

二 三 九 一 至 二 二 九 一

華 到 教 主 總 剛

集 文 論 念 紀 週 十

學 大 部 信 傳 瑪 羅
輯 編 會 生 學 國 中

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二

剛總主教到華

十週紀念論文集

羅馬傳信部大學
中國學生會編輯

CUM APPROBATIONE ECCLESIASTICA

每册定價國幣五角

代售處：
公教圖書館
北平酒茲府甲六號

剛總主教到華十週紀念論文集

卷頭語

「我大主教，

遠涉重洋，廣敷教化！

蒞我華土，於茲十年：

無畛無域，樹立中華教區；

至大至剛，提倡進行之會；

處教案以和平；

十週紀念論文集

接國際以仁義；

揚其休風，

沐我黎庶，

今日者，

大地齊輝，

普天同慶；

父老扶藜，作金宇玉堂之宴；

士女聯袂，晉千秋萬歲之觴；

期道履之常綏！

希德旌之永駐！

竭誠祝禱，信衆同心；

瞻望鴻猷，不盡雀躍。」

上列一文，乃本年慶祝剛總主教蒞華十年紀念，公教進行會總部同人，代表全國信友，所進頌辭也。節錄於此，以誌同情。剛公於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二日，榮膺當今教宗比約第十一世簡命，爲駐華代表；同年十一月八日，到達中國。自是即秉承教宗意旨，執行代表職責；中華全國教務，得其指導提掖，有蒸蒸日上之勢；以今日之教務狀況，與剛公到華前之情形，作一簡單比較，即可略悉梗概。本年值剛公到華第十週年，信友之懽欣祝頌，誠有以也。祝辭所云，固我華信友人人所欲言者。際此慶辰，國內信友等，既於本年十一月八日，進呈旗傘匾額，以爲紀念；留學羅馬傳信大學院之中國學生，亦思有以表以其熱忱，乃有發刊紀念論文之議。干斌司鐸，時爲傳大華文教授，指導中華同學，利用暑假餘暇，爲論文若干首，凡有關剛公之種種，分門別類，詳加敘述，共成一帙，以資紀念；實不啻爲剛公工作成績作

一紀錄，爲其進行意旨作一說明；是則此論文集爲物雖微，實有其重要意義存焉。

剛總主教，於是日答復信友訓辭中，曾云：「宗座代表之駐中華，實出教宗慈愛；當今教宗，比約十一世，其眷愛中華，情意懇摯，深欲中華人民，胥入聖教；祇以未克親臨華土，故特委代表，來駐中華。是故今日慶辰，對當今教宗，首宜表示感謝慶祝」云云。

再者，當今教宗，當選於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加冕於同年二月十二日，本年亦值第十週年，我華教衆，似宜雙十並慶；特宗座代表，既係代表教宗，則信友之慶祝代表者，即謂爲慶祝教宗也可；而此小冊之紀念剛總主教，亦即所以紀念教宗也。用是略述原委，以爲介紹。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

趙文南識於北平

編輯大意

今年爲剛代表蒞華十週紀念，剛公謙攜異常，不肯接受大規模之慶祝。傅大修生，對剛公深爲愛戴，既不便鼓吹慶祝大典，乃衆謀僉同，爲剛公作賀文數十篇，略表微意。遂於暑假山居時期，開始工作。高張二公亦惠數篇。休假結束，特爲之編列目次，除前數篇，有普遍性質者自佔一部外，其餘有關剛公之論文，分教務行政，與指導時潮兩部，以容納之。最後兩篇文章，雖不及剛公，以其對我國教區頗有關係，而王張二公，又均在今年逝世，故亦附帶編入。至傅大同學之主要思想，不外左列各項：

(一) 將剛公在華工作，加以闡發，使國內教胞，益能認清公教會在華應走之途徑，

與應取之態度。

(二) 以教務行政方面各論文，說明教宗傳教指導已認真執行，我人今後只有積極努力，無須懷疑觀望。

(三) 以指導時潮方面各論文，闡發新時代之新要求，惟有識時務而急起直追者，始可為明日中國之救星。

編者識

剛總主教到華十週紀念論文集目次

卷頭語

趙文南

編輯大意

目次

剛總主教近影

宗座駐華代表剛總主教

剛總主教小傳

蔡任漁

十週紀念論文集

剛總主教到華第一年内訓話的鱗爪

錢守璞

剛總主教與宗座代表公署

李少虛

教務行政的剛總主教

剛總主教與上海會議

倪縉輝

剛總主教與國籍主教

喬志義

剛總主教與國籍神職的教育

段俊德

剛總主教與傳信部大學的中國修生

羅光

剛總主教與國產主徒修會

夏清穎

剛總主教與公教進行

于斌

指導時潮的剛總主教

剛總主教對中國時勢的觀查

范學淹

剛總主教與我國公教文化運動

于斌

剛總主教與輔仁大學

高思謙

剛總主教與我國公教藝術

許德

剛總主教與國語

鄧及洲

剛總主教與愛國

楊慕時

剛總主教與國民黨

田樹聲

剛總主教對我國共產黨之批評

郭藩

目次

剛總主教與拒毒運動

四

張吟貞

附加文字

王勞松樞機

蔡任漁

追憶先師張智良主教

楊瑪竇

影 近 教 主 總 剛



日八月一十年一十二國民華中
攝病扶日念紀週十華到

宗座駐華代表剛總主教

剛總主教小傳

蔡任漁

我中華二百五十三萬信友，分爲百廿餘教區；南自廣州，北止濱江，東起上海，西迄成都，何人何地未聞「剛總主教」之芳名乎？剛公人格之出衆，智勇的高超，——愛護中華，熱心教務，——已於其在華一切工作上表證之，無人或敢否認。本年十一月中，欣逢剛公抵華後十週紀念，僕不敏，謹就剛公十年前，十年中，十年後三方面之事實與希望，略加敘述，介紹國人感恩頌德，此其微意耳。

十年前的剛總主教

剛總主教號恒毅，字高偉，西名 *Celso Costantini*。一八七六年四月三日，生於

意國北部之烏地尼 (Udine) 教區。公年未弱冠，即蒙主聖召棄俗脩道，本區脩院卒業後，偕弟（彼現任意國海軍重地斯北齊亞城主教）負笈羅馬，攻讀神學，於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廿三日，晉登鐸品，學成榮返故里後，在公高爾底城 (Concordia) 爲主服務，逾期四五載。其所辦之孤兒院，至今猶膾炙人口。後任亞歸黎阿 (Agnone) 本堂成績亦頗可觀。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後，剛公不顧身家生命，毅然前往戰地，任隨營司鐸。一九一八年升公高爾底亞城副主教，越年，兼任亞歸黎阿考古學博物院主任。剛公畢生本極有心於研究考古及聖教藝術諸學；此時將該處聖殿所掘獲之嵌工古物，屢著論文，刊載各雜誌。一九二〇年打農始阿氏 (D'annunzio) 佔據阜姆 (Fiume) 當地政教紛亂，氣象惡化，前教宗本篤第十五以依那波里 (Napoli) 主教銜，委剛公爲阜姆宗座代理主教 (Administrator Apost.) 公於是年八月廿五日，在公高爾底亞本城於威尼斯城宗主教拉風歹

內樞機之手領受主教祝聖禮後，卽詣阜姆就職視事，以其敏捷的眼光，運用活潑的手段，審察當地情形，按照宗座意旨，將一切困難，均和平解決，錯置裕如。職此之故，剛公聲譽，震動意境，大受聖座注目與推重。一九二二年秋，當今教宗比約十一世，遂賜公待奧道斯亞（Theodosia）總主教銜，而特派之來此。『人口之衆，超於世界任何民族之上，文化最古，且曾有偉光榮歷史』（註一）之中國，任宗座代表之重職焉。

總之，十年前剛總主教之操作，一爲熱心教務，以盡其司鐸之使命。一研究爲聖教藝術，以發揚古代聖教之文明。一九〇八年將研究所得，曾著聖教藝術講義（Manuel of Christian art）出版後，意國各修院卽取爲教授課本。一九〇九年剛公又編著一藝術研究（Athena）將聖教藝術之來源歷史，敘述盡致，至今再版屢屢，風行各處。一九一〇年又完成一十字架與藝術，取才豐富，膾炙人口。一

九十三年剛公於公餘之暇，且提倡成立聖教藝術友誼會（Society of the Friends of Christian art）並創辦聖教藝術雜誌等偉業，故剛公在歐有藝術大家之稱！

十年中的剛總主教

傳教大教宗比約十一世於一九二二年登極之始，即極力垂念中華聖教，而思有以振興發展之，同年八月九日，爲「欲對於中國人民，愈顯朕雅愛之誼，及煎迫於朕心中之至情」（註二）特委任此才德兼全，經驗豐富之剛總主教爲中華第一任宗座代表，剛公受命之下，即日整裝棄離桑梓，解纜東渡。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八日抵香港，在港勾留一月，適堂上慈母逝世，剛公哀痛之餘，於十二月廿四日到上海，廿七詣南京，繼乘直行車至北平，訪謁黎總統元洪，及法意等國公使。一九二三年一月三日赴天津，視察該地教務，六日仍返北平，十二日至保定，十五到

正定。其後自正定經河南，而之漢口。所到之處，具受教內外官民之熱烈歡迎，剛公初本駐節漢口于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八日始移駐北平，而正式開始其在華宗座代表之工作。

十年來剛公在華之成績，本特刊上已分類討論，按篇敘述。此處爲避免重複，並侵犯他人筆權起見，僅提其大綱，述其大要：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五日，剛公召開中華聖教第一次公議會於上海；根據聖教規律，按照中國需要，制定現行法則八百六十一條，一九二六年秋，率領六位華籍主教來羅馬，受比約十一世親手祝聖於聖伯多祿大殿，自是樹立公教大同，促成中外平等，破除國人視天主教爲帝國主義之觀念，打消外人以華民爲無自立資格之夢話，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剛公爲「符合教宗之願望」，「按當今時勢特別之緊要」（註三）正式成立中華公教進行會總部於北平，以期「有補於傳教事業，復可貢獻信友個人互相

友愛之方法」 (註三)

總部一設，各處聞風響應，相繼設立支部分會，一年間計

達一百五十餘處，一九二九一月中旬，剛公自平蒞滬，謁見外交部長王正廷後，廿

一日乘特備花車到南京，晉謁國府主席蔣中正，將教宗致中華八一通電，「再行

面陳」並祝此「維新之中國於國內，於國外，皆得不安。一道同風，發揚威武，庶保國

內子民，亦萬福攸同，而爲普世太平之保障！」

(註四)

同年二月間，孫總理國葬，

剛公以宗座代表名義，被邀參加；此行極受中外長官使團之優禮招待，一九三〇

年末剛公返國，將數年來中華教務詳情，報達聖座，教宗聆悉之餘，不勝欣慰之至，

對剛公表示謝意。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剛公在傳信部講演中國教務現狀，題爲

「無希望裏還是希望」內中稱贊「中國人，概括看來，良善出乎自然，待人溫和，

禮讓彬彬，工作勤勞，生活儉樸；用孔子所教的本性孝道，作處世的標準……按

外教民族說，中國人的優點，絕不次於羅馬人。」

(註五)

五月十二日剛公因來

蘭公教大學之請，亦惠然前往演講：「學術傳教問題與今日之中國。」

剛公在意大利前後勾留五六月，于六月初諸事辦妥後，即取道美國返華，於六月十八日安抵北平。當其旅美時，在紐約等處曾發表談話，謂「自信中華前途光輝發達，深抱樂觀……」（註六）各報按語標題，視若金科玉律，中國國際地位，由是增加光彩。

綜上觀之，剛公在華十年工作，其成績既已若是；他若創辦輔仁大學，建設香港南華總修院，立主徒會於宣化，成立教育聯合會於北平，提倡中國式建築物，推重中國式藝術品，增設六十餘處傳教區，選任十餘位國籍主教，多派留羅華生……又屬留芳百世之偉舉。

對此豐功盛業，漁再三攷慮思索，實覓不得何種語言以資讚揚稱謝。今惟將前國務總理現本篤會士陸公徵祥，及前宗座巡關使現任巴黎外方傳教會總長

剛總主教對剛公之言論，摘譯於此，藉作評語。陸公於一九二九年在魯文大學傳教週演講中曾曰：『剛主教之名，已深印於吾國同胞心扉上，將永不磨滅，而垂諸中華及亞洲聖教史冊上。』（註七）

光大主教於數年前亦有下列宣言：『八年於茲，宗座駐華代表於如許困難環境中，竟能完成若此重大與確實之成績；此種偉大工作，異日史冊必將表顯其十二分敬意，而置剛主教之名於中華聖教諸祖宗諸先烈上。』（註八）

十年後的剛總主教

十年前的剛總主教，既已若彼，十年中的剛總主教，又已若此；至十年後的剛總主教，究將何若？將永充駐華宗座代表，而廣揚中華聖教歟？將榮登樞機高位，而升教皇歟？將至德備功全，而成聖人歟？凡此種種，極具可能性質；惜漁非先知，弗克預斷。然無論如何，吾人既知剛公已有過去，若其偉大驚人工作，此後『來日方

長，東升未艾，其必更有轟轟烈烈，震動歐亞之事業發顯，此可斷言而敢爲之預卜者也。謹頌曰：

剛毅且恆，旋乾轉坤；十載教澤，萬世流芬。

上主嘉許，寵錫無倫；華夏謳歌，範訓永遵。

(註一) 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教宗比約十一世致中華全國通電

(註二) 教皇庇護第十一設立駐華宗座欽使通諭

(註三) 剛總主教爲天主教進行致公教教育聯合會書

(註四) 剛總主教致國府宣言書

(註五) 于斌司鐸譯剛恆毅大主教演講

(註六) The Brooklyn Tablet N. 9 1931

(註七) Acts of the Mission week Louvain, 1929

(註八) 北平輔仁英文雜誌第三號

剛總主教到華第一年内訓話的鱗爪

錢守璞

總論

教宗庇護第十一建立駐華欽使諭中有這句話：「……使在此廣袤之中國，亦如其他國中，得欽使之率領，而聖教有優新之發展……」這句話實為剛總主教到華第一年訓話的骨幹和線索。

我國素以地大物博，民衆見稱於世界，既有悠久綿遠的歷史，復有發達很早的文明民族精神的偉大繼繼繩繩地閃耀於明智者的心目中。自辛亥革命以後，

在新舊思潮的爭鬪中，又產生了新中國的文化運動，雖外有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內有饑荒刀兵種種不景氣現象，從社會的生機，國家的榮尊看來，都發生了危機；但是新中國文化運動，却正如火上添油反而增加了莫大熊熊的趨勢，固然，中國今日的情形大有復興的希望；可是要創立一種可持久，能繁榮的文明，非有聖教學理做基礎，是不為功的。因為只有聖教學理為真理的基礎，也只有建築在直理上的文化，才可持久，才能繁榮；所以我們的大教宗，恩愛中國不遺餘力；一方面不願這樣偉大的民族彷徨於歧途之上，一方面不致使新中國文化不能啟未來的光明，就獨具隻眼，實施他真正「天下為公」的精神，把不帶時間與空間性的公教學理做中華民族的南針和中國新文明的基礎。為實現這種計劃，必要的路徑，就是使中國教務在極迅速的時間內，獲得「優新的發展」。因此，在時機成熟之下，派了剛總主教，做擴展中國教務的使者和統領；請看剛公到華第一年在

熱烈歡迎聲中，申明自己重大職任說：

「余奉命來華，爲祝福中華人民，使教務日以發達，則余職盡，余願足矣。」又說：

「余爲教宗代表，教宗對於中國人民甚願顯其慈愛，並望中國人民同歸正教。」

自然我們也不要忘掉中國教務有了發展，公教原則就流通於國內，從而經我們教中學者努力建設之功，新文化根基固定，於是新中國的文明得永久昭彰於世界。教宗在通諭上所說的：「亦如其他國土中，」不是指歐西公教優新的發展而得到新文明的國土嗎？爲何她們因公教的發展而得到新文明，中國就不能如這樣？總之我們要認識清楚，聖教爲中華民族，不特是靈魂上的救星，并且也是復興中國的必要條件，明乎此理，聽剛總主教到華第一年内訓話，就比較上惹人驚

醒了。

剛總主教到華第一年訓話的種種

聖教會最偉大的工作，就是訓話，吾主傳教三年，也惟一在訓話上下手的，聖經上，宗徒最神聖的使命，沒有別的，祇是「往訓萬民」，羅瑪為聖教永京，二千年以來常是做「往訓萬民」的總機關，剛總主教負發展中華教務的使命自然當下同樣偉大的工作就是訓話，我們本擬乘此慶祝剛公到華十週紀念的當兒，將剛公十年來的訓話，羅列在一處，以作全國關心教務者，在計劃和實施上的標準，但是一則限於篇幅，一則限於時間，所以我們只得把剛總主教到華第一年訓話的鱗爪放在這裏，以闡明剛公訓話的原則為指歸，同時使閱者洞明和體味剛公的根本觀念，我們雖一時不得把剛公的十年訓話全盤托出，然而至少可以領略些剛公訓話的初等知識罷？

如果叙述剛總主教的訓話，必須同時觀察客觀方面領受他訓話的人，因訓話的意義，實由聽衆而轉移的，依邏輯式的分段，可把剛公的聽衆判爲兩部分：即神職界與世俗界，神職界中，又可分傳教司鐸和修道者；修道者，又可分爲本籍者與外籍者，世俗界，則分爲教內者與教外者；教內者，又可分爲學校中的學生，和社會上的教友；這樣循序而下，則剛公到華第一年的訓話，都可包容在內了！不過我們根基剛公訓話的原則上着想，故爲簡明起見，凡訓話的意義相仿或重複的，概不列入。

(一) 剛總主教到華第一年給神職界的訓話

剛總主教訓話的第一目的點，就是神職界；因爲只有神職界直接在聖教的葡萄園中工作；而神職界中，尤當以傳教司鐸爲主要人物，蓋從事發展中國聖教的先鋒隊，就是他們。故以下先述給傳教司鐸的訓話，然後繼着寫給其他修道者

的訓話。

(1) 給傳教司鐸的訓話

剛公第一年給傳教司鐸的訓話，可依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公在北平珊瑚大修院授神品後，向新鐸所致的訓辭為例：

「在今天這個壯美的日期，你們該當想一想聖教對於你們勸化無量數教外人歸化的希望。你們定當拋棄小己，努力做富有宗徒精神，善於勸人歸化的司鐸。也要想一想羅瑪第一批司鐸，他們都是淵博的聖教辯護家，且是充滿熱愛基多聖火的傳教士。諸位果有志推毀惡魔的帝國，在異教世界的廢址上建築起聖教會，那末就請你們盡力以羅瑪初期的司鐸們當模範。如同他們一樣，你們也要是學者，聖人和進取家。只要你們協作，天主的聖寵就可在全中國結出救贖的妙菓……」

在這段訓話裏，傳教司鐸對於今日的中國，當懷有兩種熱忱，即抱有宗徒精神，和效法羅馬初期的司鐸：

一 中國雖有三百年傳教的歷史，然進教者仍寥若晨星；至今公教信友的統計，僅佔全國民數二百分之一；結果還是一個外教國。傳教司鐸在這時期內，惟一的目標，就是按剛公所指導的，拋棄小己，努力做富有宗徒精神的傳教者，所以切實地具有愛天主愛人的真情，以推廣吾主教贖的大恩；同時也要時時回憶着，我們的傳教區是一個外教國，與當初宗徒出外傳教，有同一的境遇，與其遭了本性上的逆境，忍耐不下，不如想想從前宗徒的意願。當問：如果他們處在這樣環境之下，將怎樣做去：灰心失志嗎？難道他們都是很順境地傳教嗎？不一定，他們都遭了我們所意想不到的難處，試閱聖保祿宗徒的書信和宗徒大事錄，我們可以稍些知道一點。最後，爲了傳教，竟受到十字架，刀鎗，釜鑊種種苦刑；然而他們臨死

的時候，還是非常愉快，不止地讚揚天主，我們如果不能發奮效法當初的宗徒，一面受了細微不愜意的事，不能忍耐，甚至滿口怨言，這是沒有拋棄小己，沒有宗徒精神的鐵証，直接辜負了剛公的訓誥，間接不配做傳教司鐸，至少不配做外教國內的傳教司鐸。

二 中國今日的情形紊亂至極，若與西史上比較，與古羅馬衰落時期有同樣的景象。無如羅馬在這種悲慘時期，幸蒙當時牠的第一批司鐸的淹博，盡力灌輸聖教文化；一面廣拓聖教，闡明聖教學理；一面精究古來文粹，開通柏拉圖和士林派的思想，啟發後來歐西各國的新文明；如聖教初期諸大聖師聖奧斯定，聖日羅尼莫，聖盎博羅削一流人物的大才德，大著作，都是光耀史冊的。現我國的衰落。既然與古羅馬相仿，啟新未來的文明，非傳教士誰能堪當其職。所以也當一面闡澈聖教學理，一面開通中國古來文粹，為建設中國新文明的先聲。要收到這種實

效，必須聯絡各公教學者，共同分工合作起來，此剛公所謂：「只要你們協作，天主的聖寵就可在全中國結出救贖的妙菓！」

(2) 給修道者的訓話

這裏所說的修道者：凡修士、修女、或入會者，或不入會者都包括在內。他們或直接輔助傳教，或預備將來作傳教士；因此他們對於教務，關係也就非常重大了；並且在剛公到華第一年的訓話裏也佔據重要部位。今按剛公訓話的意義，分爲給本籍修道者和外籍修道者的訓話：

(a) 給本籍修道者訓話

本籍修道者爲本地聖教會的發展上，按教宗比護第十一「聖教會已往的成績」的通牒上，說的異常詳明，所以剛公見本籍修道者爲他愈覺親愛，每有給他們訓話的機會，總不錯過。當剛公初到上海，首先接見公教團體，即上海大小修

院修士。剛公見修士衆多，喜悅得很，就於極忙迫之間，給他們約歷十分鐘的訓話，

——時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四日——聖教雜誌有極短的概括語如下：

「以鹽與光明爲喻，勸修士等須有聖德及學問」

再觀剛公在石門總修院舉行大禮彌撒送聖體前的訓話，——一九二三年

一月一日——聖教雜誌上也有這樣的概括語：

「修士當效法吾主耶穌聖體內之愛主愛人及謙遜聽命諸德。」

又有一次，剛公在吉林神羅學院行祭送聖體前，——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

十一日——聖教雜誌記錄出較爲詳明的扼要語：

「因耶穌聖體之愛，召我人宜以愛還愛。並舉若望宗徒，熱羅尼莫，多瑪斯三聖之熱切愛主，學問淵博，勸我等則效之，以修德勤學，庶他日晉鐸傳教，俾全國同胞出黑暗而躋光明。」

我們再看剛總主教在該院歡迎聲中的訓話：

「聖教會猶如一身，四肢百體都與首領聯合。你們讀書，修德，敬長，聽命，與你們的院長聯合，就與主教聯合；與主教聯合，即與教皇聯合，正如血脈的循環一樣：不過肢體麻木不仁，或中毒腐爛，那末就和首領相離，成爲死肢。中國未奉教人，舉目皆是，你們當精德勵學，以圖致力於福音的宣傳。尤望爲時局安靜，祖國尊榮懇切求主，使能於最近的將來，亦與聖父聯合：這是我們的大願。」

從剛總主教這幾段訓話中，我們可以結束地說，本籍修士有二種：「當務之急：即修德勤學。」

修士的目的爲將來傳教，而傳教非有聖德不可；蓋我們的天主教首當以德化人。至於其他的一切，不過爲傳教附帶的器具，比較起來總沒有比聖德

更緊要的，而於各聖德中，尤於愛德更爲切要——這是凡爲修士都知道的——既然我們捨棄世間一切，我們的目標，按剛公的訓諭，就是效法吾主聖體中的愛。這愛總括爲兩樣：愛天主，愛人。我們的愛天主，當爲天主的光榮犧牲一切；愛人，當引無量數的教外者，也到我們的愛主愛人的趨向中來。老實地說，如果我們修士，一些沒有像吾主聖體中的愛，那末我們雖放棄世上一切的一切，都成爲無意識的了。至於其他德行都從這『愛』上打根基，凡爲修士不難見到無須贅言。

二 我們既說修士的目標在乎傳教，所以今日的修士就是將來的傳教士。在我們中國的傳教士修德之外，又須有學問。至學問的重要，在上面剛公給傳教司鐸的訓話裏，大概已說過了。現在我們略加討論，修士當求什麼學問，才相對剛公訓話的意義；這種學問我們舉出三條來：第一，聖教學理；即澈底研究教中的神哲學，這就是教理的原則；爲開發宗教文化的基礎；第二，揣摩中國今古的思想，爲

創造新中國文化的門徑；第三按力之所能，勤求現代科學，或外國語言，若能於聲光化電醫藥以及社會經濟等有志推究，爲傳教上，爲開發中國新文明上，獲益非淺。固然我們要中國宗教化，另外切實的天主教化，定在倫理道德，所謂精神上着想，然我們的世界是精神和物質的世界，那末如果要在精神上建設一定，也要在物質方面設法。因此或以翻譯灌輸切要的西學，或直接做科學的發明家，都是我們所期望的。

(b) 給外籍修道者的訓話

中國傳教區既有許多外籍修道者，剛公到華第一年在南北奔走之際，爲中國教務發展起見，一定也給他們些誠懇的訓話，但是一則因爲報紙上少有紀錄，我們無從參考，二則即使有所紀錄，因我們沒有相當的參考書，所以也無法搜集，因之不能供規模較大的紀錄，不過我們找見剛公到華第一年，在上海新普育堂，

接見仁愛會修女所發一段嘉獎的言語——一九二三年七月七日——雖說仁愛會修女，不能代表全體外籍修道者，但是一面因為仁愛會也是外籍修道者之一，再一面其他的外籍修道者來中國，都和仁愛會抱有同一的仁愛宗旨，救中國人民的靈魂肉身，所以我們把以下的訓話放在全體的外籍修道者上，未始不可：

「我看見你們，我就覺得愛慕和喜悅兩種感情；因為見你們在此日行仁愛事業。你們衣食無衣無食者，醫治患病者，扶助殘廢者，訓導愚蒙者，這些仁愛工夫，天主必見而喜悅。若望宗徒——第一書四十章十六節——說：「天主者愛也，人具愛德者，與天主偕，而天主亦與彼偕焉。」那末你們在此行仁愛工夫，天主亦必與你們偕。上主日——即聖神降臨後第六主日——耶穌見隨從者甚衆，但他們沒有食物充飢，就向宗徒說：「吾憐若衆；」耶穌所以憐憫那些人衆的原因，因為他們飢而無食。你們也應當深體吾主聖心憐憫衆人，凡遇伶仃孤苦，疾病愚蒙者

加以愛護，撫恤，並多方引導，使他們認識天主，得救靈魂，你們的修會稱為「仁愛」，故「仁愛」是你們本會的牌號，深望你們揭此牌號，體味牠的意義，擴充這仁愛事業於中國，使居於黑暗中的中國人，豁然開朗，得見真光，在現世共觀天主之國。然仁愛事業很多，做這種工作者極少，正如聖經上所說「莊稼多工人少」，所以當求莊稼主多遣工人，收他的莊稼，即當求天主賜中國人進仁愛會者日益增多，使能進行這仁愛事業……」

我們既說剛公這段訓話，可加於一總外籍修道者身上，所以我們讀了這幾句話，有兩種情感：一種是感謝，一種是希望。我國開了三百餘年的教，雖說沒有多大進步，不過勸化了二百份之一的人數，然而飲水思源，這二百份之一中，那一個不是他們外籍修士跋涉重洋，櫛風沐雨的結晶品。但是我們越是感謝，越是和剛主教抱同一的希望，因為中國人中尚有二百份之一百九十九當歸化呢！我們

希望他們一面抱愛德的真精神，培植本籍的會士，在同一的仁愛事業上工作，（既然歐西各國，因人口問題，出外做這種事業的漸漸稀少，爲此不得不培植本籍會士，繼續這種工作。）一面我們也希望外籍修道者，在可若能的範圍內，多多益善的到中國來，協助本籍神職界，抱仁愛的宗旨，擴充天主之國。使剛總主教所說的：『使居於黑暗中的中國人豁然開朗，得見真光，在現世共親天主之國……』及早實現。

（二）剛總主教到華第一年給世俗界的訓話

天主教對於今日的中國，在精神，物質，國計，民生上都有極大關係，所以爲中國全體人民的利益，傳教決不能繫於少數的神職界所能了事。必須聯絡世俗界，分工合作，互相策應，爲此，剛公到華第一年對於世俗界，亦有懇切的訓話。這裏爲明析起見，我們分世俗界爲教內者與教外者於下：

(1) 給教內者的訓話

我們的聖教以愛為基礎，在個個信友的腦海裏，都刻着「愛」的訓令，要實行這訓令，最好從事傳教工作，因傳教是一切愛的工作的頂點。可是教內者有學生與教友之分，因此我們分析剛公的訓話，也有給學生的訓話和給教友的訓話的不同。

(a) 給教友的訓話

剛公到華第一年給教友的訓話，總括一句：就是希望教友亦從事傳教工作。所以剛公每至一處，當衆訓道中，總是要求教友輔助傳教，今把最顯著的羅列如下：

一 剛公巡查天津教務時——一九二三年一月六日三王來朝瞻禮——

在老西開總堂行大禮彌撒，彌撒中講道，他的扼要語如下：

『三王回頭是由明星引導的，我盼望你們教友全作了明星，把中國四萬萬人引回頭。』

剛公這段話是給一總教友說的，平常教友雖不能作出異的事業傳教，然都能作明星引導人。這裏說的明星，就是教友的善表。個個教友務使愛天主愛人的訓令，在行爲中實現出來，凡一己的持身之道，爲天主的光榮，公共的利益，聖教的進展都有關係，當盡心服務；在社會上，更當效法吾主良善，謙讓誠樸，克苦，恪守適合理性的國法以及其他關係公共利益的規則，更在相當的範圍內，指示教外者以聖教的正理，務使處處表現出我們天主教的精神來，這個就是教友，引導人的明星。

二 剛公又願教友作高尚的傳教事業，即創辦聖教刊物。請看剛公初次赴津，當主日報代表，劉少坪君致意歡迎時剛公說：

『不想天津已有教友閱看之報，好極！不然，日後還須創設，這樣我很感謝你們』

剛公重視公教報紙於此可見，實因使聖教有優新的發展，建造出新中國的宗教文化，公教報紙實爲最重要的利器；何況更能喚起教友的團結，和指示他們當走的路；又能使教外者洞明教理，打破他們仇視公教的偏見，功效更是偉大。如果教友中有聞風興起，願作這高尚事業的，那麼剛公一定格外地感謝你們哩！

三 剛公又極愛教中的慈善家，當他初到上海接見公教大慈善家陸伯鴻先生的時候，中心喜悅非凡。請看在聖教雜誌上紀錄向陸先生說的一句極親愛的話：

『教宗聞君之名，及君之事業熟矣，特命我降福於爾！』

又一次在上海新普育堂獻祭時講道說——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六日——

「凡慷慨解囊以維持此堂（普育堂）之恩人，居此也善——引伯多祿向耶穌言『吾儕居此也善』之句——因其善功得邀天主之特恩，及其代表（教宗）之優眷也」

總之教友中資產豐富，或生產能力奇大的，抱愛主愛人的義務，或聯合傳教士或聯絡政府，建立聖教式的慈善事業，以從事救人靈魂肉身的善舉。當知財物是天主賞賜的，把天主賞賜的爲天主而用，理所當然。聖經上說：爲天主而給人一杯水，在天堂上也不失去他的賞報；又說：凡給窮人哀矜，就如給吾主的一樣，如果特別創設偉大的慈善機關，那末非特將來在天堂上得到重報，就是在現世心靈上又得到多少快慰！

（七）給學生的訓話

今日的青年學生，即將來振興教國的主人翁，所以剛公對於地們表示重視；

如在到華第一年中，也給他們的極可佩服的訓話。今把剛公初次在上海徐匯公學答該校學生的歡迎辭節錄在下面：

「當我航海東來的時候，我就聽見徐家匯的聲譽；原來凡中國海內的船隻都聽徐家匯天文台的指揮，以免去一切風浪的危險。徐匯公學是你們各個人的天文台，你們該當愛護他，非特現在好好聽他的命，受他的指導，就是將來也要常常領他的教誨，以圖免去社會上惡風浪的漩渦；你們又當知道當今教宗極慈愛中國，當地掌理華楸岡圖書館時，屢次取閱中國書籍，讚嘆中國古來的文化，他說：如果不登極為教皇，一定要把中國書籍中的意義設法洞明，你們都是愛國的青年，為愛護祖國，你們當悉心研究和發揚你們的國粹；但是你們為愛護你們的祖國更當使她成為公教國，使全中國四萬萬靈魂得到吾主教贖的大恩，教宗也說過：如果全中國都歸化了，即使中國

之外無一人奉教，那末全世界中已有四分之一的天主教人得到吾主教贖之恩了！

在剛主教這番訓話裏格外教訓學生，當愛學校和愛國；而在愛國活動中，尤以擴展中國教務更屬緊要。學校是學「人」之所以爲人的地方，也是對於人道上極有關係的地點，所以當尊敬和愛護，若故意推殘學「人」之所以爲人的地方，「未免有相反人道的罪過。愛國更爲國民天職，公教爲嘉勉教友愛國，立了聖女若翰納達而克做愛國的主保。聖多瑪斯也給我們愛國的理論。總之凡不在侵犯他國主權的範圍內，愛國是一個極好的舉動。我們青年學生研究緊要學問，使國家繁榮外，更當推敲中國古來的文化，因只有發揚中國古來的文化，才能建造適合中國人的文明；實因所謂中國的文明，不是由外國舶來，而是中國古來的文化中產生出來的。但也要知道文化僅是文明的外壳，還要需一種內質，兩相并合起

來，才能算一個整個的文明，這個內質是公教不變不易的學理，因如上面已說過，只有公教學理爲真理的基礎也，只有建築在真理上的文明，才能持久，才能繁榮的真文明。故真受國的人必須使中國公教化。我們還希望青年學生們，對於這個問題再加以一番研究。

(二)給教外者的訓話

當剛公初到北平以後，曾與當時的政府要人作一番很熱鬧的酬酢，甚致款宴剛公至一而再的次數；可見中國的政府素來沒有仇教的意念的。我們不願作主觀的空談，願根基客觀的事實以明剛公對教外人的表示。據聖教雜誌的記載：

「(剛公)請曹(錕)帥宴席，設總堂內，曹帥及文武官員二十餘人俱到。席間，曹使秘書操法語演說：盛稱天主教於中國所行之善舉。剛使甚讚其言之真切，謂即教中人言之，亦不過如此。」

從「甚讚其言之真切」的一句話裏，我們可以抽出剛公給教外者幾個注意點：一天主教不作文化侵略的工具，二天主教不是宣傳帝國主義者，三天主教是實行普愛而無國界的公教。

一 原來教外人大概沒有深究我們天主教的底蘊，有見傳教士創辦各種學術上的善舉，妄從了一二不良之人的狂言，就把天主教爲文化侵略的工具信以爲實。殊不知天主教非但不侵略，反而爲提高一國文化的工具，如果是文化侵略，那末一定一面把一國素有的文化壓倒，一面取另一國的文化變換牠。天主教則絕對相反，剛主教在訓話裏講得極明：訓誨青年學生本愛國的精神，研究和發揚中國文化。近來又創辦了輔仁大學，設立了公學青年團以爲發揚文化的機關。請問：發揚中國文化的，就是侵略中國文化嗎？至天主教尙以教理教人，更不能以天主教爲文化侵略的工具，然而爲建築文化基礎的必要品。公教學理原來不是

法國、美國、德國、義國的，可是屬於惟一的天主教的；因公教學理爲真理上的原則，故能使法國、美國、德國、義國造成文化的基礎，然而不是法國、美國、德國、義國的文化，所以如果中國的文化要發展，要持久，必須基於真理的原則上；但是天主教學理爲真理惟一的原則；故中國的文化，也必須取天主教學理爲基礎。否則缺了基礎，隨便那樣的文化終不能持久地繁榮着呢！

二 天主教不是宣傳帝國主義者；因爲天主不屬於天下任何一國，而爲天下各國所公有；惟對於教內的一切事宜，隸屬於教皇權下。教皇不屬於任何一國，除一面積極小的華隸國城外，無一師一卒可供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至論傳教士，既不干涉政治，又不參與國內外的通商，更談不到作帝國主義的侵略。我國正要求天下各國以自由平等的待遇時，教皇首先以自由平等對待吾國，爲重視我開化最早，不忘我於歷史上的光榮，屢以優秀偉大等尊號加諸於我民族。又極力

設法使國內禁屬於國籍主教權下；若以天主教一片至誠之心而受宣傳帝國主義的誣謗，請問這是何種報答？

三 天主教既不作文化侵略的工具，又不是宣傳帝國主義者，而在各國專辦慈善事業，救人民的疾苦，是博愛的明證。今在中國，天主教亦作同樣善舉，是天主教博愛精神也傳到了我國，我們自當慶幸；若天主教得擴達於全國，我們整個的民族將脫去多少精神和肉體上的患難？有的教外者見天主教傳教士專為他人的利益抱莫大的犧牲，就懷疑他們：如果暗中沒有別的利益驅使，依自然性理必不能辦此，以為犧牲自己而福利不相關的人，即至愚者亦所不為。殊不知我們傳教士抱莫大的犧牲是以推廣耶穌基多的博愛為最終目標，這博愛是超乎自然性理之上，天主教偉大的真精神也就在這一點。那個外教書記恐怕也洞明了這一點，所以能受這剛公嘉獎。

結論

剛總主教到華第一年的訓話，就如播在中國聖教葡萄園中的種子，一瞬間至今已歷十年了；萌芽的固多，而尚未腐化的還不少。但無論如何，我們總須下兩層工作：一種是培植，一種是翻土。培植就是把已萌芽的輔助牠，使牠長成，如同贊助神職界，為傳教工作得到充分的發達，擴大公教進行事務，推廣公教文化機關，翻土就是把尚未腐化的種子，使牠得到土氣，及速萌芽，如同會通聖教學理，與中國古來文化，建造出新中國的文明；就是使中國澈底的公教化，以促進我民族和國家，精神與物質上的繁榮，以至於世界末日。如此可以告慰剛總主教到華第一年舌敝唇焦的訓導，同時也實現當今教宗比護第十一所懷抱的愛護中國的熱忱。

剛總主教與宗座代表公署

李少虛

一九二三，剛大主教駐華的次年春天，北平教友魏子軒等因代表尙未自建公署，遂函請大主教謂願向全國教胞勸募，好在北平建一宗座代表公署。大主教接信後，甚形滿意，即函復盛稱並照准這項請求，北平教友當即購得定府大街前清慶王之舊宅，鳩工庀材，重加修飾，作為宗座代表的臨時駐所。一九二七年，總主教赴歐前數日，又買妥東城舊府一座，價洋十萬零五千元，計房一百六十餘間，用作宗座代表正式的公署；裏面一切設備，雖不及皇宮那樣華麗，然應有儘有大主教一見，便喜出望外，感激之言，不絕於口。

閱者若看完了以上的敘述，再把題目同敘述比較一下兒，不免怨我太省墨

了；不過我還請求諸君多加原諒，因為建築公署的經過，第一一九二三年的聖教雜誌滿可作諸君的參攷，用不着我來仔細介紹。第二在這篇小言論中，我所最注意的，並不是敘述，乃是從這件事實，更是從中華信友和大主教一往一來的兩通書信裏，抽出幾個結論，作大主教駐華十週紀念的祝詞。

(一) 中華信友愛戴教宗的表現：察一九二二、三、四……數年中，洪水猛獸的軍閥，正在政治舞台上演那兄弟鬩牆的把戲，民人的脂膏，吸取殆盡，貧者固已宣告窮乏，富戶也頗感受困難，若在這時候宣傳捐募，誰不說他要失敗；倒底已往的事實，正與理想成了反比，所以我不得不說中華信友於建築宗座代表公署，一則具有同心，一如信德之一致，「共解義囊，慷慨捐助，不怕把自己日用糧的一部分，恭獻出來，為『聚中國各部之材料，以建築代表公署。』」於此可見，中華信友對於宗座代表，確含有呈請大主教書內所言：『有如家人父子』之熱忱並

「我等之家宅即彼之家宅也」的真精神。

推測中華信友對於剛大欽使的這片熱忱，無非是愛戴教宗的表現。因剛大主教既係教宗所遣，對於他的歡迎，當然就是對於教宗的愛戴，吾主不是給宗徒們說麼：「誰接待你們，就是接待我；誰接待我，就是接待打發我來的父。」

(二)剛總主教的適應精神。大主教在復中華信友函內有云：「……余尙有囑者，房屋固宜與用途相當，然須擯除一切之妄費，及種種世俗奢侈……倘不能覓一已成之屋，則工作時，余亦甚愿幫助，惟其建築及修飾，須完全依中國式。」在這段話內，大主教的適應精神，和他的高遠眼光同時披露。他十年中那驚人的成績，可以說全蘊藏在這種高尙的精神裡。這種精神實是傳教成事的關鍵。因欲勸化某國國民，頭一條當注重的，是使某國國民對於傳教士懷有一番愛慕心，無絲毫歧視態度，目傳教士猶如自己家人，確係爲自己的可利益而來者，從可

見，欲傳道於某國國民，適應精神是當具有的要素，聖保祿說的那「同猶太人，我就成猶太人，好能救猶太人」的話，也就是這個意思。大主教認清了這個目標，努力工作，十年之內，未嘗絲毫變更，謂予不信，請看他一九三〇年夏，在米郎大學學術與傳教講演內所持的論調，就可明白他說：「我們在可能範圍內，當力求中國化，」因為這樣能形成更親密的精神溝通，實現宣傳福音最適宜的條件。

(三) 剛總主教重視美術及其應用。大主教在復中華信友函內又謂：「對於建築及修飾，須完全依照中國形式，余有二故焉：一，乃美術之觀念，蓋各國各有其建築之規模；近來每見修蓋房屋，必以取法洋式為美觀，余以為是誠一大錯誤；再者，聖教會乃普世各國之公教，即以技藝論，普世各處之藝能，彼皆一一吸取之，而以普世之美好，獻與天主。」在一段內，大主教秉其藝術家的學識，說明美術的價值，本籍原來的藝術，具有保存的必要，一如聖保祿所言：「一切都要試驗

其善者，加以保存。」但對於這一條，另有專論，所以此地我不敢多提。在第二段內，大主教提出美術的關係和應用：怎能借着它發展聖教的真理，並證明他是普世的公教，決非一國一洲之私有，在何地就是何地的聖教，在何國就是何國的聖教，並不因宣傳者的國籍而變更其性質。

因着大主教這項努力，數百年來，教外人謂天主教乃洋教的謬見，於此就得了一個解答；聖教亦不再被人誤會和歧視，却得着尊奉和廣揚的機會。

說到這裏，我不得不向大主教表十二分的欽佩，蓋俯思十年內的成績，回憶十年前的大主教，恰如因果，前後互相對照。

目下剛大主教的名震全國，功歌再造，中華二百六十萬信友，幾乎無一不知，誰不一口同聲的說：這是大主教辦事賢明的賞報！

(四)我們當取的態度：看完了上列的幾個結論，剛總主教與宗座公署的

關係和大主教的賢明，我們除了欽佩讚頌外，當另有所表示，別有所貢獻，這表示和貢獻，不是建築宗座代表公署，乃是秉着愛戴聖座的熱忱，步法大主教的賢明，在任何事物上，要認清它的真正利害，而加以努力，不怕任何犧牲，這樣一人如是百人如是，不多幾年，中華四萬萬同胞全明白了公教的真理，全歸服了基多的羊棧，同在一個牧者指導之下，那時不但是剛總主教駐華十年的大慰安，也是聖而公會在中國的凱旋。

教務行政的剛總主教

剛總主教與上海會議

倪總輝

一九二十二年剛公來華，作第一任宗座代表，中國教務上遂統御有人，於一九二十四年召開全國公會議於上海，公會議開始，中國聖教之新紀元開闢矣，亦中國之新曙光也。會議迄今已八閱寒暑，然大會情形之隆盛，內容之完整，性質之重要，與夫剛公功績之偉大，覺猶歷歷在目，今特就管見所及，以實此刊。

我們試一瀏覽聖教史，覺得聖教會有無數會議橫貫於二千年的事跡裏，真如雲光之柱，把一部史事更顯得光輝燦爛了。會議目的在集思廣益的切定道理，攻斥異端，建立規律，振飭風紀，或解決疑難，平息爭執，充實和振作改革與復興事

業等等。這一點是免不了的。因為聖教會領域推廣到普世，往往因時代和環境和人的關係，在道理上，儀節上，權限上，或風紀上……免不了內外發生歧異爭執的地方，聖教會就往往用會議的方法來解決。譬如聖教初期的尼西，厄弗蘇會議把天主三位一體和聖母為天主之母的信理切定，把異端法散了。十六世紀的脫利，謙會議把鬧得一天星斗的宗教革命解決了。十九世紀的華蒂岡會議又把自由主義派及法國大革命的流弊解決了。這專就聖教會的幾個大公會議而言。聖教會裏無數的小公會議也是這樣。從宗徒親參加的日路撒會議起，聖教會裏這等的會議常綿延不絕，直到現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公會議也是這種會議。

中國公會議遲開的原因。

論理中國公會議早就要開的了。因為聖教會在這遼闊的區域裏經過數度的摧殘以後，教務上不免呈支離破碎的氣象，加以中國時代潮流的變遷和推進，

又時時感覺到教務上的遲鈍和不靈支配。所以十二分的需要輝明切定傳教的一切工作。可是何以到現在才有這會議呢？是有相當的原因。在中國聖教遭艱難時，會議不能開是顯明的一件事。但是向來和西方交通的阻梗，也是二重大困難：長城，高原，山嶺，作了中國陸地的天然屏障，東西陸路的暢便交通，那是不可能的事；就是水道往來無阻也不是前數世紀的事。但大要說先前有那種阻碍，就是一九一零年，這時中國比較說來已有相當的和平，還有一部分主教對於公會議視為時機未熟他們以為一方面無開會的必要，因為中國教務在主要的事裏已經統一，有幾點假使不能一致，只消出一通『宗座規定』就可齊一；另一方面，從未會有過這樣的大會，在些微小事上開這個，未免無益。此外還有許多不能開會的原因。所以公會議之召集真不是一樁易事。但是天主教上智的運動總是奇妙的。把這個公會議留到現在，一方面正是中國新舊文化更替的運動大時期，一方面正有

這位前無古人的教宗比約十一世，世不多觀的剛總牧來主持，那麼不是更見得大會的偉大，周密麼？

會議前：

(甲) 遠準備。

我們覺得這個會議真是開中國聖教史上新紀元。可是這樣的成績不是一時突然興起的。正如樹到了「綠葉成陰子滿枝」，是他長成的時期。但還有他的播種含苞的時期。這會議的播種，含苞時期，遠之在數十年前，近之亦在數年以前。果真，八十年前，傳信部對於公會議就已具體的規劃了。一八四八年五月，傳信部的中國事務部批准了開一個全中國主教會議的計劃。這會議將在香港要開的。一概主教已經接了這計劃的通知書并三十四個條款，在會議起首以前應把這條款加以細細的審量的。但是許多的主教却是注意到這一點以爲香港是

英國領土，做中國多少主教的一個集會地點是不配的，恐反因之增加中國教內外的疑慮。所以會議未曾實現。大會雖未實現，但當時許多地方會議是常有的，並且產生不少的效果。第二次的嘗試在一八六十年。這年二月聖座諭令主教斯不邇達（Mr. Spelta）巡閱中國教務；在這諭令上也說明這個巡閱的目的，就是想召開全國的公會議。可惜那個賞試又歸泡影！其時如果會議真開，已經有不少的成案可資借鑑。因為一八零三年，那時中國聖教正受狂風暴雨的摧殘，四川徐主教和十四位司鐸不避風雨的開展史上的四川會議，並且所議十項經傳信部修整，准定後，一八二二年發回，推行於中國內地並越南、高麗等處。這致命血所漬之會議產了很不少的成績哩！其後傳信部感覺到中國徘徊不定的環境，就在一八七九年六月的諭令上令中國各省劃分為五六傳教區，並令各按時開會議，這就是中國聖教史上五六傳教區域會議。那教區果然都遵了部令召開會議：第一

區在北京開了三次會，第二區在山西開了三次會，第三區在漢口開了三次會，第五區也在香港開會一次；到了一九十一年會議時機似乎更見成熟，於是傳信部重續這種籌備的工作；但又給萬惡的世界戰爭打消了！

(乙) 近準備

歐戰風雲平息，光主教奉命巡閱中國教務，其第一任務就在把全國教務情形彙集編纂，回歸報告聖部；所以光主教的工作實是預備未來大會材料的第一步出發。傳信部接到光主教之報告後，就擬一方案，於一九二十二年訓令中國北京，天津，西安，漢口，芝罘，上海，香港七區的主教各開會議，更作进一步的準備。所以剛總牧在一九二十二年底到中國，正找到這熱勃勃的準備工作。但是公會議的籌備和召集可是一件容易事麼？剛公煞費苦心，不知損失了多少精力，才能實現呢！他到了中國，就先在各省傳教區域召集主教，司鐸等對教務仔細的磋商。同時

一九二十三年五月又在武昌召集五大傳教區裏各國籍，各修會的司鐸二十二位（華籍七人）組織籌備會由剛公親自主席。內分七部，照一九二十二年七區會議的議案劃分，每部三人，都不同區。每部各担任自己應討論的材料，精密討論；以後再集各部的議案共同討論。這籌備會在把七區會議的議案彙集一起；同時把中國歷來的會議議案作為參考材料；對於教務前途及中國因新文化潮流所興起之各問題也都提議討論，並使與聖教法律及傳信部最近新規定相適合。故這會議之任務在把各問題，各方案草成法案以便提交大會。籌備會之精詳也可見一斑了。剛公更把籌備會的草案分發給各省的主教，讓他們把各項問題再私自的先加一番討論，那麼到大會的時候，更能熹微了。收集材料照羅馬的定章而齊一之，纂成最後的系統和程式以便提交大會……這些都得剛公去幹，真是一件易事麼？所以一九二三年這一年全犧牲在籌備大會的工作上。

公會議時人物，組織，威儀。

辛苦到這裏，可謂一切都已成熟，也就鷄既鳴矣，明星爛兮了。一九二十四年二月二十日聖父比約十一世詔剛公召開大會，自華帶岡頒發綸音，給與切實之新信任的證據。這年五月十五也就大會開幕了。這已往汗血的結晶，將來希望的基柱，一旦完成，真多麼的快慰！所以聖父說「這次的集會是中華正式的會議，并且自福音傳入那地以來第一次的公會議，這事必將光著於聖教史冊，流傳於後人紀念的。這會的實踐，我們如見這輩曩昔竭盡辛苦，甘傾熱血，引領華民皈依基利斯多的遺骸，也歡欣踴躍。但另外事之滿含欣慰的，就是這樣盛舉明示聖而公教會的信德已廣播到這遼闊之區，且足以希望從此傳教事業將吸收豐盛的裨益……」

(甲) 人物。

全國主教自接到剛公的通知書後，都不遠梯山航海而來，在萬中熱烈歡迎中如期蒞止。參與大會的人物有四十六位主教，四位監牧，內二位是華籍，一位監理，三十六位參議司鐸，內一半是華籍。其中最主要的是剛公，因為他奉了聖父命令召集會議，是宗座的代表，大會的議長。其次就是主教監牧，因為他們在會裏可自由發表意見，還有投票權。其次是修會的省長，會長，他們是在顧問的地位，無投票權。其次是會議的一批職員，例如勸議員，秘書員，證案員，神學顧問員；他們在精神上和會議亦是很有密切關係的。別的如糾察員，尚儀，門衛，幹事，唱經各員不過作形式，儀節上的輔佐人；但實際他們也是很緊要的。因為大會可比人身，宗座代表是首腦，主教和監牧是軀幹，省長，會長，顧問員是手足，其他多少職員是扶助運動的五官百肢，所以缺一不可。

(乙) 組織

大會之組織可分三部：一盛禮會議，二公共會議，三委員會。委員會在公共會議的前。委員會先由議長徵求列席主教的意見後選派，共分五組，每組有主教和列席會議之司鐸，每組有一位主教主席，委員會為商議公會會議中的議案作公共會議的準備。五月十六號起，除瞻禮五及主日外，每日上下午各組均集合會議，到三十號才竣；以後就是公共會議。公共會議就是正式全體出席會議。現在我為求更明瞭起見，索性把當日會內情形略述一下。會議地點在上海洋涇濱天主堂主教大廳裏，廳中設有三檯飾，以綠氈中為宗座代表主席，右為秘書員席，左為證案員席。全體主教坐在廳的二旁，廳的盡頭處為顧問司鐸。開會時議長升寶座，主教及應參加之司鐸亦各按席就座。於是議長朗誦祈求聖神光照的經 *VENI, CREATOR SPIRITUS*。經後乃開始議事，起首宣讀員把委員會所訂定的議案朗念一過，列席會議的都肅靜敬聽，念畢繼以商確，遇有一議案未妥或可增損的地方，主教們自

由發表意見。把不同的地方及其理由，並怎樣應增改的地方都陳說明白，真的是虛懷若谷而又推敲盡致！終由秘書員和証案員徵求投票。一個議案，若未得大多數同意的，那麼發還委員會再行商改；若得大多數都同意，就算全體會議通過的議案。公共會議自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十一日始竣。盛禮會議在徐家匯大堂舉行，就是五月十五日的開幕大禮，二十二日的追思已亡主教大禮，再六月十二日的閉會大禮。這是會中組織的大概情形。

(丙) 威儀

我們讀聖教史，每見到聖教會歷來的大會，一種莊嚴隆盛的儀容，雖經過數世紀或千餘年，尚使人懸想到當日的情景，艷羨不止；那麼上海大會集全國主教於一堂，一面又得教友和地方政府的熱烈歡迎，並且就在我們的這時代，有的還是親身參加的，更如何的覺到他的一種莊嚴隆盛呢！所以剛公在上海羣衆歡迎

之中，聯想到尼西厄弗蘇的大會情景。因為厄弗蘇會議時，教友歡迎主教，張燈結綵，前呼後擁，盛極一時；尼西會議時，羅馬總王公斯當定款待與會主教。那麼上海的會議，若以小喻大，真是「二難並，衆美具」了！

會議後

會議的議案自然要寄呈羅馬聖座的。先經傳信部用四年的時間來審量放慮，少加修改增益，才於一九二八年經聖座准定，也可見鄭重周詳了！從此傳教界的大憲章屹立於這中華遼闊之區，指導有方了！

會議的動機，目的，結果。

我們要知道公會議的動機和目的並所其產的果，剛公在他的閉幕開會訓辭裏已經反覆的昭示出來。

動機，目的。

他說：「團結之統一乃生活之根本條件我僑神學上紀律上之統一鞏固純全，然我僑之各傳教區距離遼遠，交通困難，直至今日尙形隔閡各用其方，傳揚信德。今茲會議本愛德之默感與經驗之所訓誨，宜產生方法上之統一，不啻諸凡動作之標準。我僑當釐訂傳教區之法規，庶幾方法劃一，手續互應中華聖教之事務更能活潑進行結多果實誠以力合則更強也。」

歲月逼人，今蓋中華復生之時矣。當此來日正在醞釀之時，吾主耶穌之言，蓋將應驗：吾主曾曰：「凡不與余歛者，散者也，凡不與我僑者，攻我者也。」

中國變化而與基利斯多偕，則將使人類締結於天主，苟無基利斯多則維新適以淪喪耳。彼穢濁之唯物主義產生於歐美之惡劣學派者，今乃盛行於中國之大學，舉中華古昔之良風美俗，悉行推翻。東鄰日本之經驗，其可訓戒我人乎！蓋成於彼者將見復成於此也。中國方病其龐大，而趨抵新境，亦形濡緩，然現狀雖晦冥，

終將趨抵而後止。」

果真，中國區域的廣闊遼遠，交通困難，各傳教區的相互溝通是不可能的事。各傳教區又不是一個修會所管理，他們因各會規律的不同，所以傳教方法也各異其趨。再有許多一地方，一環境的特律存在，更見紛歧。果然中國向有一種彙集的傳教典章存在，可資標準；但他的法律意義往往含混可疑，有許多已早不適用。所以非常的需要訂出一致的法律來以謀統一。另外更見得這種需要的，就是因為中國現在的時勢。中國自從海禁開後，東西思想的接觸，真如長江大河之水，一瀉千里，好的成分從外面輸進來果然不少；不幸穢濁危害的成分鑽入却也很多，或者算最多些哩。同時中華民族上所受許多不平等和壓迫的痛苦，時時要求超脫出來。聖教會在這種潮流裏，能故步自封麼？他是具有極高無上訓誨萬民的神職，知孕育普世的慈懷；但他慣用的方法在先訓育傳教士的工作和教友的生活：

從他們的工作和生活來引領別人歸化，納諸懷抱。所以急需要給與中國傳教的一種穩妥的指導和訓育。故時至今日已到處聽到要緊會議的呼聲了。

結果。

剛公又說「我儕悉本教律大典之指導，共同酌議，俾自公衆之道理與經驗上釋取其更爲適宜之端以傳揚信德，整飭風俗，糾正過舉，維持而引進齊一之規律。」

教律大典係屬教會之公共法律，我儕務求其適用於傳教區，釋出傳教區之私法，俾諸傳教區之長上，暨其他傳播福音之人，咸爲同一規律所統御。」

所以這次公會議訂出來的法典不是一個學者或一個小小的彙集的結晶；這法典實是根據各傳教士和傳教區數十年所得的經驗，再依據了教律大典的指導，所推釋出來的各種結論。所以這部法典簡直可說以補教律大典之應用於

中國的不足，因為照教律公中的道理，再加添適合於中國各方面的材料，製成一個法典。怪不得試一揭其內容，覺得完滿周詳了！

會議的精神。

但若專從立法一方面來看，那麼只見得當時立法者的森嚴，冰寒，懍不可犯了。可是事實不是這樣。剛公說「我儕之集會非輝煌之學會，乃勤勞之會；非談言之譎辯，乃實施之準備。蓋基利斯多之愛德，敦促我人亟救衆靈；當此傳教區之新境遇方在成熟之際，歲月易逝，又重迫我也。」又說「我儕務宜竭誠盡志，奮勉從事，俾爲道路，爲眞光，爲生命之吾主耶穌基利斯多洪施已佑，惠此衆庶，俾爲罪王而死，寵王而藉義致生焉。」

在法典裏，開首也就提出傳教的目的說「傳教在宣布福音給萬民，並在預備由本籍神職班所組成的聖教會」（第十七條。）同時在公會議一節裏也說

「這會議的特別目的在盡力的把聖教法典所令的應用於中國，並在咨商宣傳福音最適合的方法。」（第十一條）所以需要這會議，需要法典，無非爲傳教，爲宣傳福音的緣故，但傳教，宣傳福音是多麼甘飴的一件事！這種工作純然是愛德的工作。爲愛耶穌基利斯多，愛世人，就想把基多國移植到一個民族裏；也爲這個愛，傳教士的神情熾熱，心目中只有基利斯多，沒有別的；肯犧牲一切，來謀一人，一地方，一民族的全部利益。總說一句，有了這個愛德，一切都變甘飴而熱情了，所以當日的大會裏洋溢的，不是那種立法森嚴的精神，却是傳教愛德的精神，他們因着傳教愛德的驅使來建議立法，我們直彷彿還見得洋涇濱主教大廳裏當日的一番神聖而又和藹的氣象。他們肅靜的坐着，他們的心目中都安放着剛公的一句話：「我人立法之際當以中華傳教區之公益存諸心目，熱心毅力，遙矚未來，且祇來達一目的，即中國之皈依基利斯多也。」果真，當日的會員，那一位不是老於

沙場的傳教健將？他們的傳教心苗原已種得根深蒂固的，所以一經春風的吹噓，有不又蓬蓬勃勃的愛火燃燒麼？他們平日天各一方，不相認識；但一旦聚首一堂，已不分國籍，語言，只見得和衷共濟，同心同德的咨詢磋商，真是與耶穌基利斯多締結一體了！這與基利斯多締結的一體裏，他們還見有二位華牧，這是他們汗血所灌溉的花，如今芬芳艷麗，也同樣參加高貴的席議，他們當怎樣的安慰和喜悅！所以他們就禁不住這一致的呼聲說：「並且中國會議極端要求越快越好的實現這中國司鐸升舉作主教的一日」（第一百三十二條）

那些精神的充分表現，也不足怪：剛公從羅馬跑來，那邊是耶穌所建的聖教會的策源地，他自然把聖教會超性的一腔純愛滿載的來傾注給大會了！

會議裏的剛公

上面已經說過，剛公對於大會算勤勞之至；但他對於大會的關係却亦密切

之至。我們往往見古來的聖教會會議裏，產生一位，二位聖師鶴立鷄羣作全會的柱石；現在的剛公真有這種情景。他對於大會始終居主動的地位，其餘別的都不過是被動的。就是聖父比約十一世，他果然對中國有一懷特別情愫，恩澤深溥，且他主派了剛公；但他不能跑來中國主持大會，只是遙領。所以剛公是和大會關係最密切的一人了。另外剛公的地位是什麼地位？他是遠東洋洋大國的一個宗座代表，他在全國主教裏算是「大開明堂受朝賀」的，所以他的地位算中國聖教界最尊貴的了。那麼照他的地位來說，他的關心全國教務，是居高臨下，顯指氣使，豈不相宜？可是他負命東來，征裝甫卸，就在這大家庭裏，非曰親操替他的無數黃種兒女謀豐衣足食了。真是何等的精神！聖父比約十一世在他的寫給剛公召開大會的詔書裏有這幾句話「可敬兄弟！先前我選你使肩任中華的教務，我看來已明徵我重視你的德行和敏慧了；可是現在我再願以這信給與我對於你新信

任的證據。因為我現在詔你依法召集中華傳教區的代牧，司牧，暨宗座監牧在上海開會，並用我的名義任會議議長。那個會議須有品級尊顯，學問和智見宏淵，並具有我的職權的人來主持。這固是會議性質之重要和特別創舉所要求的……」

聖父深深的賞識了剛公的德行，學問和智見。果真，他的光輝事業，無非這三點的吐焰罷了！

會議以後的八年

我寫這篇的時候是剛公來華的第十年了，去大會也已有八年了。這八年裏，單就湧現在眼前的大事跡來指說一點，我們見到本籍主教像雨後春筍般出來；在國內的本籍神職班的培植，自不消說，就是在國外的傳信部大學的華生已由四位添至四十多位了，司鐸留學也已添至五六位了；專為本籍修士新創立的修會裏，也已桃李盈門；各種重要聯合會也都相繼成立；就是極不容易的公教大學

也成立好幾年了，並且有凌駕全國之勢，這都是在大會的議案裏間接，直接有的，並且都是剛公親自參加的工作。所以他說：「此次公會之完美，我實賞嘆不已，爲我終身之好紀念！」真是值得他的紀念！

結論

剛公在他的大會閉幕辭裏又說：「我等至大之喜，尤在會議之完美告終。此次之會議，將來在中國聖教史上當留爲一紀念。是何故也？蓋有耶穌基利斯多爲之磐石，由彼而全屋構成，以至增長發展，成爲聖殿於主。可愛神昆！今日我與諸公同爲歡樂。蓋諸公所構者非鐵石之紀念碑而有毀滅之虞者也。」又說：「我儕有一極大之依靠理由，卽聖母瑪利亞，蓋我儕曾以我儕之所作所爲托其屏庇，且以中華全國奉獻於彼。聖母前以無玷童貞之足踏破邪魔之首，今我儕望彼在此滿天雲霧之邦，宛如聖母發顯之時，有人親見一婦，光耀如日，明潔如月，威嚴如軍親

來保護中國，改化中國也。」大會早已開完，建立在耶穌基利斯多的磐石上的屋子，算已構成；聖母當時也接受了這個奉獻，置諸懷抱。從此會議裏的傳教英雄，各持了葡萄新秧，各得了維護妙術歸去，殷勤培植。這新秧自然格外的蚤夜滋長，碩大肥茂，以至鮮實纍纍，變成佳釀。那麼這個爲耶穌聖血救贖的偉大民族，不久就都要邀赴這主之聖筵了！灌園主人的滿心喜慰，自不消說。但那時我覺得中國四萬萬兄弟，安和瑞祥，歡欣踴躍，齊心展手，前面有他們的司鐸，主教，剛宗座代表，來致敬華蒂岡的聖父，同聲贊頌天主，那是多麼的盛呀！多麼的美呀！

一九三十二年十月於傳大避暑山莊

剛總主教與國籍主教

喬志義

三千四百九十餘萬方里的中國，聖教會的老葡萄園，經千百外來的工人，三百年不斷的開墾培植，所有的成績，雖不能說「田禾已潔白可割……」（聖若望經四章三十五節）但那璨爛豐美的花菓，却也「星羅棋佈的隨着工人的努力勤勞種植灌溉和上主使生長的旨令，漸漸的長大起來。因為一時代和一時代之工人的努力勤勞種植灌溉的程度高低不同，所以產物的價值，也就有了等級。利瑪竇瑪竇若望南懷仁的時代，在我國學術史上，曾有一極光彩的貢獻，後來的傳教士，在他們的遺業上，繼續努力工作，都有一番斐然可觀的成績。不過數千百工人的意志——且是極忠誠的——沒有總領袖團結支配牠們，結果雖然大家都辛辛苦苦

苦，日夜的幹，思想的活動，創造的空氣，總覺得不靈通不濃厚，即便幾個區部成色好點，但總是片散的，不均勻的。

高高的聖父，葡萄園主人的世上代權，握訓導不謬的權能，眼見千萬頃的稼禾，收割了的不過二百分之一，隨起了「稼禾多而工人少」的思念，計劃着除增加外籍工人外，還任用本地工人，不但外來的工人，資格好的，統率支配收割某區的莊稼，就是本地工人，有才能的也有同樣的權能，簡明的說來，不但外國人能作主教，就是中國人也不例外。

為達到這個目標，聖座曾公佈「夫至大……」和「聖教已往的成績」兩件不朽的通諭，傳教界神聖的憲章，堅定的準則。聖父在「夫至大……」有以下鄭重的訓話：「惜乎尚有多處，迄今已數百年，為公教信光所朗照，而求本地之鐸曹，非名次較低者不可得也，且間有數國人民，早被福音之光化，步趨人道而棄獠，

俗馴致各種文明之藝術，皆有超衆之人材；又有閱多世紀，爲福音與教會超生之道力所薰陶者，然尙不能自供統治之司牧，與典型足以感格國人之司鐸！」

教宗比佑第十一在他「聖教會已往之成績」通諭裏也有相同的訓詞：「你們當盡心陶成他們，鐸品適宜的聖德，又叫他們有救出同胞靈魂的專誠和宗徒傳教的精神……將來他們不單在本國的桴紳光生前，要備受尊崇，自可以擢升他們掌管本堂，一旦天主聖意到來，還可掌管新建立的主教區，順利無阻。」爲叫這新計劃，腳踏實地，聖座於一九二二年特派剛大主教來華準備，大主教理想活潑，手腕伶俐，不數年，浩大的理想計劃，竟實體的擺在眼前，剛主教真是人類的豪傑呀！

今年適逢大主教蒞華第十週年的大慶典，在這慶期裡，他的一切燦爛的工作，輝煌成績，都到他台前，歌唱，舞蹈，歡呼，講述主教的功績偉大。我讀書傳大，也是

大主教腦海的波浪，手掌上的十指激動撥成的，當這佳辰，理當和大家舉行同一的慶禮，奈聖京北平，天懸地隔，距離竟發生問題。幸我肉體以外，還有空間打不倒的心神，我却陪牠，行動自由，如意的去參加，在一片歡呼喧闐人山人海聲浪裡，只聽得剛大主教萬歲！國籍主教萬歲的口號，又在飄揚蔽天千萬的旗幟上，大書和口號相同的標語，這種口號和標語，足以指點大主教與國籍主教的密切關係，同時也增高我作這篇文章的興味。

上邊已竟說了：「大主教思想活潑，手腕靈轉，且有愛德，肯犧牲，能忍耐，富勇氣，以肉體的明智爲死，聖神的明智爲生，熱心祈禱，努力工作，一切傳教事業上的難關，都不能叫他敗興失望，反被他本性和超性的戰器打破。祝聖國籍主教，便是這戰器銳利的一個明證。

國籍主教的實現

一切反對本籍天主教的悲觀論調，經大主教本性和超性戰器的痛擊漸漸的雲消霧散，「夫至大……」通諭的指令，成立「華治教區」，祝聖「國籍主教」，漸趨青天白日光明的大路上。一九二四年，便有兩位國籍監牧正式參加上海我國公教第一次全體大會議，并有以下光明磊落的定案：中華第一次公會議甘心服從聖教法典上三零五款的一切訓導，且極力企圖華籍司鐸被選陞主教之日，及早趨於光明。（一三二款）開中華聖教有史以來未有的光彩記錄。

果然一九二六年，正在我國爲取消不平等條約奮鬥難苦時期，聖父以完全平等對待我國民族，親手祝聖了六位華籍主教，教宗這堅決偉大的舉動，一方面提高了我國公教信友的地位，他方面在中國外交界和知識階級也引起許多好感。從此我國的教務，賴基利司督在世代表的直接祝聖，根深蒂固的建設在伯多祿攻不破的盤石上。

這種偉大思想，教宗在祝聖國籍主教行大禮時用以下的話講明：「我擬定邀諸位榮登聖京基利斯督聖教的中心地，在這神聖莊嚴伯多祿的大堂裡受祝聖禮，你們是中華主教班的鮮花嫩芽，從這一切宗徒聖職的策源地裏，領受神權，佩帶聖飾，榮歸你們的貴鄉。」「諸位可敬的神昆，你們來到了却也看見伯多祿并且從他得了權杖，希望你們善用牠走宗徒聖職的途徑，收斂綿羊。」「你們領受了主教尊位，并容納和牠連帶的辛苦，希望你們爲聖教會產出一層鮮明叢茂的嫩芽，用副我和貴民族的渴望。」末了教宗結束道：「基利斯督的代表，把基督親說的話，恰好在這莊嚴的一會兒指出：『仰起你們的頭，瞻望本鄉——瞻望你們那無邊際的本鄉——早已潔白可割』又：『連你們也到我葡萄園來吧！』又：『你們去宣講，教道，付洗，降福；我揀選了你們也派了你們去結菓子又叫你們的菓子常存在。』及早成功！及早成功！」

六位國籍主教，經教宗這番愛護獎勵，充滿熱火，在無邊際的葡萄園裏，拚命的幹，祈禱，吃苦，看土性播種，查天時灌溉，又善服從工頭的指引，利用學術工具，一切工作活動自如，會自己發展，自己加大；所以收割的稼禾，栽培的花菓，成色不次外來工人所得的。

因為本籍主教收割稼禾，栽培花菓的成績完好，葡萄園的主人，信任他們倍加摯懇，外籍主教按家庭制度，見子弟既達成年，能以自立，便自請劃分本籍教區。假設新教區因經濟困難不得成立，母教區本公教愛德精神，慈母心腸，扶助充實新教區基金，使他完全成立。現今本籍教區，正步驟安祥，有組織有計劃的，向前進行，聖教會的常態漸漸表現於中國。外國教士，竭力栽培訓導本地神職班人，在相當時期，讓位與他們。本籍神職班力量達不到的地方，便本愛德犧牲的精神，扶助他們，不是一般時髦青年所幻想的那『收回傳教權』的論調。也不是若干過於

樂觀派的見解，他們以爲既有中國主教，中國就立刻向化，大主教在「無希望裏，還是希望」的講演裏會教訓這派人說：「豈知教外感化非易，雖中國主教也須努力奮鬥……」有外國教士的重要，不減於前，或且較前加甚，中國教外同胞四萬萬，我們現在傳教士的數目，算個什麼，所以外國教士來華，我們儘量歡迎。」

國籍主教的將來

現今中國只有了國籍主教不夠，爲實現「爾國臨格」於華土，還要熱心祈禱，努力工作採一種有效力的工具。

剛大主教不但是實現國籍主教的扶助者，且是中西神職班傳教先鋒的總指揮。他主張堅持在今日之中國要緊提倡一種大規模學術傳教運動，征服智識階級，勸導民衆歸化。這種偉大思想，他在米郎大學「學術傳教問題和今日之中國」的講演上，發揮的很透徹，凡學術傳教的意義，歷史，主體，方式，連牠和超性方

面的聯帶關係，全部加以討論，誠可謂中國今日傳教活動的指針，演講內有以下當注意的明言：『想和這個（中國）民族，發生接觸，要緊須創造一種思想運動，令牠自己傳播。』『我平素研究傳教問題，得以下的結論：若不接觸并光照中國的思想，就不能造成中國的大規模和堅決的歸化運動。』

于斌司鐸，在大主教這講演的小引上，請讀者對於這講演分析研究外，最好還要作綜合的觀查，說得極好，并把自己個人綜合觀查的結果，發生的印象，用以下言詞說明：大主教澈底認識今日中國的環境和趨勢，積極提倡征服知識階級，志在發起大規模的傳教運動，他的標語可歸納為以下兩句：——

『促成公教思潮』

『創造公教空氣』

我本着于教授的指導，分析研究外也作了一番綜合的觀查，所有的印象與

于教授同，但沒有于斌司鐸那文采手筆用一樣漂亮的詞句，簡雅的標語把同樣的印象發表出來。

全國教胞，中西神職班，特國籍主教們，我們團結起來，把大主教這番偉大的心理建設，理想計劃，推行到傳教實際的立場上，看定宗座代表大主教的指揮刀，隨牠的轉動，定我們步法的方向，共同加倍努力，向前奮鬥。

在這大主教蒞華十週年的慶辰上，我們只把中國十年前和現今傳教的成績情況，比較着觀查一下，立刻看出剛大主的磊落，和他工作的超凡，這是我們全國教胞，中西神職班，特國籍主教們向大主教，應當竭誠致謝的！

一九卅二，九，十六號

傳大別墅

剛總主教與國籍神職班的教育

段俊德

我這篇文章共分三大段：先說剛大主教怎樣關懷本籍神職班的栽培，再說剛大主教關懷的動機，末了我要說的是中國今日神職班教育的概況。

一、剛主教對陶成本籍神職的關懷

剛大主教使華以來，對於國籍神職班教育的注意，實際上用不着什麼引證。中國今日那不少的生氣勃勃的修院，得實現於剛大主教指導之下，豈不都是宣揚他對本籍神職的教育的關心嗎？然而我們既不缺直接的考據提出幾個也不算多事。

一九卅〇八月一號，剛公會致書各教區領袖，對國籍神職的國學修養，再三

叮囑，且規定辦法，便是：（一）每個教區，若有特好文學的中國司鐸，當使他研究舊文學，精益求精，因為那正合聖教會歷代的遺傳。（二）凡是中國司鐸都當擅長白話文，以期寫作便利，文法正確，位居司鐸，在國語上，若連學識平常的本國人也比不上，豈非大可羞恥！又在同年同月同日，致書各區傳教首長，對本籍神職班的栽培問題說：「以余看來，並再三請托衆位傳教長上，照時代潮流的要求，要盡心竭力的去研究重大的學校問題，余並恭勸衆位，快些選擇本區德才出衆，前途遠大的司鐸，使他們來北平輔大或上海震大讀書，在相當考慮下，也可在其他大學內考求學位……來年在北平公教大學，還要給神職班預備相當宿舍……去年剛大主教在米朗聖心大學講演，對於國籍神職班學術上的修養，更慨乎言之：「在文藝和科學上，中國神職班也有應佔的地位，和國人並駕齊驅……晉

何驚奇呢，且較其他一切人等，稔知何法可令人輸誠服教，加以地方上，又可隨便出入，往往爲外國司鐸，欲置足而不能者矣。」從此可見栽培本籍神職，困難既少，功效又多，剛總主教怎能漠不關心？

(乙)聖教的訓令：聖教法典三百零五條上說：「爲主教的負有重大的責任，當十分的操心，去好好栽培本區修生，使他們晉陞鐸職。」此外聖教會又不斷的頒佈文書，去提撕指導，傳信部於一八四五月廿三日，論本地神職班說：「主教們當使他們備有各種德行學問，謹慎盡職。」教宗物爾巴諾第捌，曾出一重要通牒，指示培養本地鐸曹方法，依諾增爵第拾，毅然決然直逼亞洲北方本地神職班實現，一八六九，一八八三年，傳信部又兩頒訓諭，痛論之，名垂不朽的教宗本篤第十五，對於栽培本地神職班，有下列的重要訓詞：「欲本地鐸曹，克如期望而收功效，第一要務是善於陶鎔，善爲造就，但勿當以一種

初級粗淺之教課，使僅僅能行司鐸事爲已庶幾有成也，必當以充足圓滿科目，詳盡之教課，一如文明國例當施於司鐸者然，「當今教宗在他的『聖教已往成績』的通牒裡，也有下列的有關係的明令：『你們當盡心陶成他們司鐸品適宜的聖德，也叫他們有救同胞的專誠和宗徒傳教的精神，至於甘心爲其本國同胞連性命也可以犧牲然而同時要叫他們於俗學聖學，均有清晰的，合法的知識，叫他們求學不要太速，太簡單，却當按步就班的飽受實學。既然在修道院內陶成他們的品格聖德出衆，爲盡聖職綽有餘裕，在天主的法律上，亦成明師，……在本國的縉紳先主前要備受尊崇，這兩位教宗，對本地神職班教育，既有如此的熱心提倡，以『夫至大……』和『聖教已往成績』兩通諭爲大憲章的我們剛大主教，還能不積極的去興辦嗎？

(丙)時勢的要求：三百年來，聖教之在中國宣傳，可以說差不多是依「傳福音與鄉民」的標語進行，中間雖也經了不少傳教士的奮鬥努力和偉大犧牲，但在社會方面，沒什麼鴻大的影響，按人事方面說，正如陸公徵祥的觀查「是因爲沒和中國社會，知識或文人階級發生關係」的緣故，所以大主教在他米朗大學講演裡說「傳教士目前當應付的人，已不是那樸實的鄉民」，但若想和社會知識階級往來，本地神職班的學術修養，更是急務刻不容緩的，因爲「與民間之首領相周旋，或爲文人學士邀相聚會，苟格於辭之未諧，不克表銓其所見，何以保守其分位」乎，本人分位還不能保持，受人尊崇，引人同情，以推廣聖教，更談不到了，所以大主教積極的提倡勸化知識階級，以得到大規模而又較易的歸化運動，然而怎麼可勸化知識階級？當然要有德學兼優的本地神職班，要產生造就德學兼優的本地神職班，當然要去教育栽

培。

三、今日本籍神職教育的概況

我們從大主教方面去看，他對本地神職班栽培上的熱心努力，足使我們拜倒，對國籍神職前途，可抱十二分樂觀，據最近教務統計，一百一十二個傳教區的中國現有大修生一千，小修生四千，修院一百拾貳所，內中包含有大小和總修院，現在總修院，已有十二處：河北北平，山西大同，山東濟南，兗州，上海徐家匯，湖北漢口，江西九江，四川成都，浙江寧波（鄞縣），河南開封，河北宣化，香港，在組織建設中的尚有五六處，中央修院大學，也在籌辦中，今日中國的修院，正是近於春光含笑的時季，日見改良，日見加多，真是一可和歐陸大修院並駕齊驅了，而且每年留學羅馬聖京，受進一步訓練的修生，絡繹不絕，現已有四十之譜，最近將來，羅馬傳大華籍修生滿可增至六十，此外還有一

批一批的中國青年司鐸留學永城專攻聖律，他日歸國，爲本籍民人等主誠之明師救靈之先導；在全傳教區的三百七十七修院中我中國竟佔有一百數十；全傳教區修生一萬六千，我中華竟佔三分之一，懿歟盛哉！我爲中華聖教前途賀。

總之對中國今日本地神職班教育方面的成績，都是大主教的積極努力和慘淡經營的厚賜，就是將來的中華聖教能控制潮流，改造中國，也無非是大主教今日培栽澆灌，所產生的花菓啊！

剛總主教與傳信部大學的中國修生

羅光

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總主教來華已十年了！

今年是他「駐華十週年紀念」。

爲慶祝剛大主教「駐華十週年紀念」，最應作的第一件事，便是回憶默想大主教十年裏在中華的功作，對中華公教的貢獻，爲中華公教所指定的途徑；這樣，然後才得明瞭大主教十年中的犧牲，十年中的奮鬥；然後才得明瞭大主教的真正偉大點在何處，真正可慶祝點又在可處。

那麼爲傳大華生作剛大主教「駐華十週年紀念」第一件應作的事是甚麼？還不是回憶默想大主教對傳大華生所費的心力，所懷的愛待，與所抱的希望嗎？這番回憶與默想的工作，第一步足以增加我們對大主教的愛戴和感激；第二步足以促起我們在他對我們所抱的希望裏前進——這是「駐華十週年紀念」的精神慶祝！

(一) 剛大主教派送傳大華生。

培植本籍鐸曹，是羅馬公教列位教宗傳統的開教方策，聖教會已往的成績通諭上說：「由聖教會古來文學的遺跡看來，明顯任何新興的教會，宗徒所派的鐸曹首領，非由外來，都是由本籍召選的……有甚麼法子，使教會今日在外教人中，卓立不衰呢？不是得用昔日在我們這裏所由成立的，那一總方法麼？就是用各個人國內的民人，鐸曹，男女修士。」余卽位伊始公函上也說：「蓋以聖教會深信確知，捨此途徑之外，不能建立基利斯督之神國也。」但爲使本籍鐸曹能堪當司鐸的品位，并能實踐司鐸的職務，那便對本籍修生非有一番將別教育不可，聖教會已經的成績通諭也懇摯地申明了這種教育的緊要：「你們當盡心陶成他們鐸品適宜的聖德，又叫他們有救同胞靈魂的專誠和宗徒的傳教精神，至於甘心爲他們的本國同胞，連性命也可犧牲；然而要叫他們於俗學聖學均有清晰的，合

乎方法的知識，叫他們求學不要速，太簡單，却當按步就班的飽受實學。『剛大主教到中國後，對中華修生的教育，鄭重注意——對這事本特刊有專篇——他在米郎的講演上說：『傳教界一切學術或文化活動裏最寶貴，最神聖，最必要，最急不容緩要算本籍神職班的靈性和知識的陶冶。』

抱着這懷培植中華神職班的熱火，大主教遂特別著眼在派送華生留學傳大，傳大的創立，是在一六二七年，八月一號教宗吳爾巴諾第八諭立的，創立的宗旨教宗在通諭上說：『在聖京招集各國青年，授以聖學，導之晉德，俾能在世界各地或宣傳或堅固公教信仰。』各傳教區域內，對於本籍神職班的高等教育，每因環境的關係，或因經濟和人才的缺乏，障礙重疊，難於着實施行，教宗看透這層難關，特別在羅馬傳信部中創立這培植傳教人才的高等學府，叫全世界的傳教區能有造就國籍有志青年修生的可能，另外教宗也注意到旁的一點，就是留學羅

瑪，能有一種特別的，獨具的公教性靈的陶冶。羅馬爲公教歷代的京都，公教的一切前代遺跡，例如古戲場，大地窟；公教的一切大建築，例如四大聖堂，華棣剛博物院，并公教的一切內容組織，都立在羅馬，就是接伯多祿掌理聖教會的教宗，也位居羅馬，在這種充滿濃烈的公教的空氣中，呼吸六七年，心靈上就當結品成一種「羅馬精神」。這「羅馬精神」的特點是在「愛待教宗」和「犧牲一切的進取心」。

剛大主教到中華後，極力經營派送修生來羅留學，我們知道清楚，在前幾年修生留學的風氣還沒有開通的時候爲謀派送修生來羅留學，事情確實有些棘手因爲持反對論的大有人在，大主教數年的工夫，一面設法解除這些障礙，一面實行派送留羅修生，趕到了上海會議以後，全國教務的障礙，得有解除了，派送修生留羅的問題，也就得一悉解決；並且會議以後，全國教區的團結越加緊密，大主

教對於選擇修生也增加了一層便宜，故會議以後所來羅的修生，純係大主教親自指派。近兩三年來，傳信部以選擇和派送留羅修生的全副責任，盡加在大主教肩上，故近兩三年華生來羅的一切手續，全由大主教一手包辦，就是證書，也由欽使府發給。大主教對於這事辦的更高興，更起勁了；傳大的上峯們於今最害怕剛大主教，害怕他老人家甚麼呢？說是怕他派送學生超出定額過遠了！這事是真的嗎？我們親眼見過的，前年定額是十名，派送來的是十四名；去年定額也是十名，派送來的是十二名，所以剛欽使派送學生超出定額是傳大盛傳作美談的一樁事。大主教派送留羅華生全副的心火，於此可見！

現將剛大主教歷年所派送的留傳大華生，按年度寫出：

一九二三年：田稔康，常有需，陳國榮，張藍田

一九二四年：于斌，王逸塵，劉福棟，程萬惠，

一九二五年，李益博

一九二七年，朱增樸、蘇守和

一九二八年，倪秀璋、許德、趙國範、楊慕時

一九二九年，范學淹、董文龍、喬志義、田樹聲、段俊德、王寶善，

一九三十年，徐志成、李聖學、蔡通、李少虛、張吟貞、夏清穎、黃富江、汪同德、羅光，

郭藩、汪信光、王者烈、何士傑、劉光興，

一九卅一年，沈璧、鄧及洲、唐元友、錢守義、周連墀、周德震、呂永周、安科、劉國恩，

杜寶縉、馬超驊、王尙德，

(二)剛大主教對傳大華生的愛護

回憶到這一段，我們覺着心跳，感到喜悅的驕傲，因為我們知道我們自己是被宗座駐華欽使愛光的眼睛所注射的，中華民族，在政治的舞台上，受各不同種

人的輕視，野蠻的，不文明的等等徽號，被他們硬給戴到中華民族的頭上，但是中華民族在公教的基多代權眼中，却是一種偉大，優秀，可愛的民族，當今教宗對中華屢次的文件上，均加中華民族以偉大，優秀的徽號，這樣，全公教隨從基多代權的指導，對中華民族的同樣愛待，剛大主教是中華民族的一個愛待者，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個辯護者，他的一切言論，對中華民族有明瞭的認識，有深遠的同情，而且極力對外宣傳中華民族的眞精神，改正歐洲各國對中華認識的謬誤，他去年在意國的兩大講演，就是這種心理的充分表現。大主教對於華籍神職班，另有一懷的愛火，因為他對中華公教的希望，全落在這華籍神職班的肩頭上。傳大華生是他親自派送的，所以也便被認為他自己的學生，直接的間接的表現他對華大華生的愛護。大主教每次回羅馬朝謁教宗的時候，必定兩次三番來傳大看他，的學生，見面時，和顏悅色的勉勵教訓他們，發表他一腔慈父的心腸，在中國的時

候，每年聖誕瞻禮接了傳大華生的賀年信，定必親筆作覆，回環往復的勸導他們在德學上前進；又每在他給傳大校長或于斌大司鐸的信札裏，必要提起傳大華生，加以祝福和訓勉，這一切，都是表現他對傳大華生十分的關心，十分的顧念。

(三) 剛大主教對傳大華生的希望。

剛大主教對傳大華生所要求的，總括起來可以說是兩點；第一點是普通的，第二點是特殊的；這兩點都是根據傳大華生所處的地位而產生的。第一點普通的，就是剛大主教要求傳大華生同要求普通的一切中華修生一樣，這是大主教對傳大華生的「普通希望」。一位中華修生，他日是一位中華傳教司鐸，一位傳教司鐸身上該印有這三樣資格：「聖德」、「學識」、「進取精神」。剛大主教對於這樣絕對不可少的傳教資格，要求每一個中華修生都要習練成功，同樣對傳大的每一個華生，澈底的訓誡他們在這三條基本資格上注意，他每次在傳大的

訓話，每次與傳大華生的信札，沒有一次缺少了叮嚀華生對這三事努力，這是很明白的一件事：因為傳教司鐸沒有「聖德」，不成爲傳教司鐸；沒有「學識」，作不了傳教的事業，沒有「進取精神」，完成不了宣傳的工作，聖教會同每一位要作傳教司鐸的青年，天天要求他們說：「給我滿全這三個條件！」但是剛大主教要求傳大華生的不僅僅祇這一點，另外還有較這一點進步一層的，那便是所說的剛大主教對傳大華生的「特殊希望」；因傳大華生不僅是一個普通修生，却是受過特殊的培植的，大主教對傳大華生的「特殊希望」，可以說是作中華公教領導的希望，換句話說，就是希望傳大華生日後領導中華公教——傳大華生事實上能够作得到或作不到，那是另一問題，這裏祇講大主教的希望——何以見得大主教抱這種希望呢？本不難從理論上推測得出來，連就實事一方面，就大主教對傳大華生的訓話，也可以得出這個結論，大主教最敦促傳大華生的，是兩件事：一是

加心在意去研究中國白話文學；一是盡各人的力量去考取神哲兩科的博士學位。第一件事是爲養成在社會上對民衆的發表思想力；第二件事是爲養成在社會上對民衆能有的信任力。有了發表思想力纔能指使羣衆，支配羣衆，有了信任力纔能折服羣衆；同時在公教內，這種現象也是一樣，大主教去年來羅馬對傳大華生有過兩次的訓話，在兩次訓話內，都提到了研究白話文學的問題，大主教說：

「我勸你們每人都要用十二分的心火去研究中國的白話文學……你們各人對於新文學的創作與研究，要有十二分的興趣，十二分的成功，務要使你們迢過教外的那些留學生。他們用新思想家的名號，用秀麗的新文學作品，宣傳「社會主義」，「唯物主義」，「進化論」，「實驗主義」；你們所要宣傳的是「羅馬公教學理」是「基多原則」，你們更該用最文秀的白話文學作品去宣傳……」（三月十七號的訓話）

「我最後懇切的囑托你們，在白話文學上，多加努力。前次我在彌郎公教聖心大學演講時選了「聖教會與中國文化」作題目，因為中國眼前的新文化運動與中華公教有切膚的關係。你們各人對於這種新文化運動要有澈底的了解，要明白他的真相；然後再努力設法去建造「羅馬公教文明」在中國」（五月十六號的訓話）

去年五月十六號夜晚大主教離別羅馬，傳大華生舉了六位代表在車站送行，我也繳幸被選，大主教在最後快要開車的時候，對華生代表團囑托了幾句話說：

「回去告訴各位同學，每人要盡自己的才力和體力，去考取神哲兩科博士學位；不然，就沒滿全我送你們來羅馬留學的希望，並且白費了我一番心火，你們要知道博士學位眼前在中國社會裏的重要性！」

說到這裡我們不免自覺叨愧大主教費了這許的心力，用了這許的愛情，爲培植傳大的華生，他的目的，就是在要求傳大華生按照他的希望前進，能於中華公教有所貢獻，有所成就；但我們閉着眼睛，默想一下傳大華生的成績，我們自己要用手遮着臉，自己要承認對不起剛大主教，因爲傳大華生可說是忘記了大主教的希望；不然，爲怎的沒有相當的成績發現？

但我們不必喪氣，反倒該提起精神，一氣的往前做去，先前沒有看清楚大主教對我們的希望，現今看清楚了，我們全腦筋的力量要捉住這個希望，每天拿牠平鋪在眼睛前面，用目光箭直的，並堅定的射住牠，撩起衣襟邁開大步，踏過一總的障礙物，務必要有一天我們可以向自己說：「算沒有白費了剛大主教送我來羅馬的一番苦心！」

剛大主教來中國已十年了，今年我們作他的「駐華十週年紀念」十年的

駐華生活，大主教在中華公教史上，已留下了一頁很光榮的史蹟，恆毅代表的名號已佔了中華公教史的最高篇幅。這十年裏中華公教的進步和發展，是中華公教可喜悅可慶幸的，而且也是全中華民族，可喜悅可慶幸的，公教在中華有一步的進展，中華民族便離自救，自強的目標近一步。這樣為中華民族的福利，我們喜歡大主教再駐中華十年以足成新中國的建設，以造成全公教化的新中華。若說為我們傳大華生，我們多祝禱大主教再在中國住十年，使傳大華生的人數得加多，求學和自修得前進……到做他「駐華廿週年紀念」時，更有一篇輝煌的史事敘述！

我們感謝仁慈天主賜與中華諸般恩寵，也懇禱他常常仁慈待中國，並護祐創造中華民族福利的剛大主教！

一九三二，八月廿九號別墅

剛總主教與國產主徒修會

夏清額

國產修會的重要

聖教會宛如一廣大美麗之花園，充滿各種鮮艷芬芳之花果，幹練勤勞之園工，然其中大部分皆係修會，修會從靜的方面看，便是花，從動的方面看，便是園工。而修會中適合土脈，熟識地性，因之生長肥茂，治園得方者，却係國產修會。

降生後數百年，艱難締造中的公教，在歐洲漸漸有了生氣，得着相當的位置，那末，爲保持已往成績，擴充將來領域，各修會就自然的陸續產生出來，時至今日，大會數十，小會數百，蓬蓬勃勃，勢展五洲，專門造就修士終女，消滅異端邪說，闡發純正哲學，宣揚公教真理，使基督十字旗號，遍地飄揚，這些轟轟烈烈，驚天動地的

雄績，固然當歸功於上主的全能妙運，和會友們的同心戮力，但同時尤當分功於修會初期的國產色彩，因為欲進行順利，收效圓滿，國產修會，畢竟是很關緊要的，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外國修會的規章，在本國雖然是很適用的，但到了他國，就屢次不能或不

足應付特殊的環境，

二。外國修會，散佈他國，雙方無論遭了任何變動，就能受立時瓦解的影響，

三。外國會士，雖然抱着滿腹救人的熱心，然因膚色的差異，種族的不同，最易被不明公教真象者忌恨，

四。外國會士，一受政治或黨派的激烈壓迫，便無容身之餘地，

五。外國會士，學習他國語言文字，精通他國風俗人情，感着萬分困難，甚有數十年莫明其妙者，

六。許多極有關係的善事，外國會士不能充分去作，或竟無責過問，如愛國，外國會士固宜指導或至少不阻止本國人正當愛國的行動，而他們自身，却無絲毫愛他國的義務。

至論到本國修會，則上述種種困難與危險，即不完全擺脫，亦必減輕百倍，其重要性，可謂癡如指掌，明如觀火，不言而喻了，而當今教宗比約第十一世，猶恐教中人奉行不力，復用其提倡本地神職班的通牒，「聖教已往成績，一鼓吹，勸導，並諭令創立本國修會，」創立與本國人的品性，事務，和地方，事勢適宜的修會，是合式的。」

剛主教創立主徒會的大功

中國近代的傳教史，已三百餘年了，按照一九二七年的統計，信友已增至二百餘萬，國籍大小修士數千，司鐸千餘，主教六位，請問有沒有國產修會呢？可憐！

國聖教前途！國產修會在中國遠不過烏托邦的資格，還是夢想不到的名詞，幸天主上智眷顧中國，特賜德學兼備，智勇雙全的欽使剛公恆毅，統理全國教務，以羅馬教宗之心爲心，以宗徒之精神爲精神，能爲人之所不敢想，想人之所不能知，於是乎霹靂一聲，國產修會忽然出現，放東西千載當放而未放之曙光，破中國百年當破而未破之天荒，爲聖教史上增一華頁，爲公教大同覓一鐵証，爲二萬萬方里之廣大國土謀久安，爲四萬萬五千萬之優秀民族圖永福，剛大王教萬歲！！！！

主徒會創立史

剛大主教遠承當今教宗提倡本地神職班之旨，近察我國教務急需開墾之情，乃決計劃立輔助傳教之中國修會，早與其得心祕書，趙景方主教，籌劃有年，一切進行手續，完密規定，不幸趙公於一九二七年，忽而逝世，一九二八年，程有猷主教繼任，在宣化城外購得負山帶河，清靜遠俗之地百畝，大興土木，遂於同年秋主

徒會院正式成立。

主徒會內容

此會定名主徒，取義耶穌復活後，二位宗徒赴厄馬烏，路遇耶穌，挽留耶穌，及耶穌分餅與二位宗徒歸，日路撒冷宗徒聚會處之全段故事。此會暫屬下於本教區主教，及辦有成效將直隸於教宗及傳信部。會長、教授及監理等職，暫由西班牙救世主會士擔任，及基礎穩定，將完全由中國人管理。會規會章，亦暫從救世主會規章，及歷有經驗將按中國的時地風俗，加以修改增補。

今將主徒會宗旨標識，方法和特別注意點，少事發揮：

甲。宗旨

一、首宗旨即會友本身的道德修養。凡有靈動物，必須崇尚道德，因道德即靈明之發現，背棄道德，便失掉人格而近於禽獸；故道德為人類諸事之前提；無道德

雖有極深之學識，至高之才能，亦不過助其放僻邪侈而已。路齊弗爾之光明，竟作了判離造物主的媒介，路得之聰慧，恰當了離棄聖教會的護符。無道德之人，不能自治，更不配治人，此即吾國古儒所謂正人必先正己的格言。更進一層，即或其能救人，而不能自救，亦云可憐，此即耶穌所謂雖得了天下而失己靈，何益之有的大道。神職班人，如聖保祿所說，當作一切人的一切，如耶穌所說，當給世界帶神光。這樣超越的使命，倘無聖德作武器，立根蒂，無異妄用聖召，危害教會，自尋敗亡！『這修會既然立於超性基礎之上，所以在乎好守聖願，習練聖教的美德，即聖召所需要的及各修會必有的聖德』

二。特殊宗旨即在中國傳揚聖教。傳教是把聖三的肖像，從魔鬼手內奪出，交還天主，是把尊貴的靈魂，從地獄永火裏救出，送到永福天堂，是兼行愛主愛人兩大誠命，是成全救世大功，還有比這事更高大的麼？耶穌三年的社會生活，不是

爲顯聖跡，却是爲宣福音，宗徒們的首要任務，不是付聖事，却是實行「你們去訓誨萬民，」隱修士克慾苦身，默想祈禱，只限於救一己的靈魂，慈善家建工廠，設醫院，只限於救人的肉身，那能比傳教哩！請看我國多少親愛的同胞，尙在魔鬼手下，渡那黑暗的險路，我們得了信德真光的，怎能泯滅天良，怒目硬口的向他們說：「你們皆濁我獨清，你們皆醉我獨醒，下地獄，受永刑，與我何干！以我身的潔白，不能與你們周旋！」務使本身的聖德，有利於傳教，求文學不是爲虛榮，但是用他作傳教於文明人的利器。」

乙。標識

一。熱愛聖體 天主全能，全知，全善，化合的結晶，天上人間始終莫明的奧妙，聖教至尊無對，至高無上，惟一無二的典禮，不是耶穌聖體麼？他是活愛，願與人懷抱；他是神糧妙藥，能使人神化；他是道路，生命，真理，誰不從他，必定失迷，喪亡，沉誤。

可憐世人愚盲，不認識他，冷落他，甚且窮凶極惡的得罪他！至少我們耶穌的選民，當全心，全靈，全力，全意愛慕他，賠補他受的侮辱，引導他人也恭敬他。「吾主弟子，當愛聖體內的耶穌，熱切勉勵在外教人中傳揚他。」

二。親仰教宗 「那裏有伯多祿，那裏有聖教會」這句話將教宗神聖不可侵犯的權位，形容盡致，教宗是聖教會有形的元首；藉聖神永不能錯的默啟，維持天下公理，好像光明的海星，照引世海行路之人，凡不向他注目的，必定迷失方向，走入萬里霧中；稟大公無私的精神，把持天門鎖鑰，恰似最高的律師，審斷現世全數人民，凡不遵守律法，或不服從信條者，不分時間空間，同在被罰之列；以慈父仁愛的胸懷，牧放羣羊，不特盡心竭力，護守棧內之羊，且冒險衝危，尋覓棧外之羊，信友們，對於羅馬教宗，果作如何感想？「吾主弟子，心目中該常注意聖伯多祿聖座，與伯多祿相聯合，以他為先導，奉他為師表，在本國人中作這神聖豐

美的傳教事業

丙方法

一、修德 欲達到本會首要的目的（會友本身的聖德）必須修德，理由十分顯明，如同欲身體強健，必須講衛生，欲致富，必須積財，是不必細說的。為達到本會特殊的目的（在中國傳教）還須修德，理由也不很難了解，因為按哲學定理，自己沒有的，不能給人——傳教，本是靈魂肉身互助的工作，所以當具有犧牲的精神，祈禱的能力和善表的感化，才能奏效——向無德行的人要這三種特異無異緣木求魚，想入非非，徒勞無益。一不惟須使爾衆各處學生人數增多，尤當陶成之，栽培之，使之皆有鐸曹生活所應有之聖德，傳教及救助同胞的熱心，雖為之犧牲性命，亦所不惜。

二、求學 文學，是人類獨有，共有且必有的寶藏，根本理由，即人是有靈動物，特注

重明悟的修養，是以古今中外，盡管一切文物制度，禮儀風尚，滄海變遷，洶湧澎湃，文學的價值，是常存不朽的。中國人器重文人的心理，日甚一日。古時連一丁不識的力士，猶可僥倖作一介武夫，統率三軍，立功戰場，現今却大不其然，文人盡可盲然武事，武夫却不能不通文學，推之各行各業，同循一律。所以生在今日的中國人，想作些偉大事業，文學是必有的利器。至論到傳教，我們固不當屏除超性思想，純以世俗眼光斷事，以爲非賴學問，公教就沒有傳開的可能性；但是，世衰道微，人心不古，西洋文明空氣，輸入我國，一班熱血青年，冒然盲從，醉心物質文明，高唱科學萬能，繼以哲學神學的謬論層出，反教仇教的風潮蜂起，處在這種混亂狀況之下，想作大規模的歸化運動，必須澈底，發揮公教真理，根本推翻荒誕學說，對內團結全國公教同胞，對外聯絡上等社會人士，然而若缺少足用學識，怎能成辦這大的業事？結果沐雨櫛風，披星戴月，亦止於勸化些農夫鄉

民雄飛猛進，是談不到的問題。幸聖教會受聖神啟迪，善於應付世界環境，利用人爲工具，達到佈道目標。傳教教宗比約第十一既用服人的上諭督吹傳教士學術的修養，傳教樞機王老松復再三鼓勵傳大華生研究本國新舊文學，傳教欽使剛大主教更以電線比學問的用功。足見中國已到了學術傳教時期，我輩後生，何敢因循苟且，不求深造，辜負聖教乳養的恩愛呢？「吾主弟子當各按個人的天分，研究中國文學」。「會友們，至少司鐸和教員，當學一種外國語，不致於落到普通文明人之後」。「盼望哲學神學諸生，肄業於北平的本篤大學，或其他的類似的優良學校，神長各按己智，選擇數人，派赴羅馬，在那裏完成他們的學業，因爲羅馬是公教的中心」。

丁·特別注意點

一·愛國 愛國是服從性律，遵守第四誡，效法耶穌哭泣日路撒冷地城的表率，故

處在現今天災人禍，內憂外患，國運垂危的中國公教人，除了感覺痛苦，熱切祈禱外，還當將愛國的熱誠，表現於外：參加和平運動，拒毒協會，致力新中國建設，促進國際地位平等，遇有必要，毅然爲國犧牲性命。『本會會友，當以言行敬禮國家的權柄，也用教育教導青年，敬重國權，顧全祖國的利益』

二、親善他會 聖教會包羅一切的基本條律，就是愛德；真愛德是具有普遍性的，因爲人人既是聖三的肖像，人人可作聖神的宮殿，人人都可是天主的兒女，自然就打滅了當愛不當愛，可愛不可愛的區別。所以一會友與他會友，一修會與他修會若不能互相親善，互相援助，甚且立於敵對的地位，實是失去基督的記號，使公教名譽掃地，罪不容誅。『會友對於會友，並對於別的傳教會，當十分用心，遵守弟兄的友愛』

三、扶助傳教區 公教自有唐傳入中國，歷時不爲不久，然而至今尙未將這生性

溫良的大好民族多數向化者，其中最大緣因，是缺少傳教司鐸，以現在說：中華國民約計四萬萬五千萬，公教人約計二百五十萬，中外司鐸合計約三千五百八十位，平均每司鐸當轄七百信友，歸化十二萬五千萬教外同胞，再除去三分之一病、老及專任他職，不能直接傳教者外，平均約十八萬七千餘位教外同胞，一千餘位信友，僅得一位司鐸。這些司鐸的分配，又很不平均：往往一教區司鐸，寥寥晨星，致教友多有不能滿四規者，他教區，則司鐸雲集，致有無所事事者。這種病，若不疾速補救，高談中國聖教廣揚，不知有何根據！『本會爲宗座監牧區，和代收區，特是新立的教區，缺少本國司鐸的，派遣會友，爲管理靈魂，或盡講解要理之職』

四、辦理學校 教育爲興教救國之大本，然而興辦不正，足以醞釀成破教亡國之禍根。近年來，我國教育的腐敗，真是達到極點，無可復加了：教外學校，一味維新，

拋棄中國一切固有文化，將西洋什麼唯物史觀啦，無神論啦，共產論啦……等不經不悖的學說，拿來奉爲至寶；至於學風學規，更是墮落千丈，不足齒及了；教內學校，徒知守舊，不特課程不知改良，即教授法亦過於死板，再加上教育部無理的限制和壓迫，頓覺寸步難行。欲挽救這種危局，公教有志青年，宜迅速奮起，趨一致的步驅，向政府爭得教會教育權，網羅人才，增設學校，改良教育，使教內學校，成爲中國模範學校。「吾主弟子，當切切的愛護青年，開設學校，管理學校，或管理別的教區已開設的學校，乃本會的職任」。

以上種種，不過是主徒會主要的工作，其實，主徒會是當仁不讓，見義勇爲的新興機關，他的工作，何止於此？凡祭主救靈，福國利民等善事無不在直接，間接，積極，消極工作範圍之內。

總之：主徒會最近目的，是在中國栽培羅馬第一批司鐸——學者，聖人，進取

家——最終目的是使中國聖教廣揚，使公教文化中國化，使天國臨格於中國。

主徒會的前途

我們對主徒會這班誠摯熱烈遠大的希望，是不是理想話？主徒會能不能將他實現？這也須是關心教務者當解答的問題。對於這點的觀察者，可分三派：一派抱樂觀，一派抱悲觀，一派作壁上觀，我們可堅決的固執的毫不遲疑的，深信主徒會必能滿我們的厚望；試用下列理由證明：

- 一、天主助佑 天主無窮美善，無限仁慈，吾人視為極細微極無關輕重的一善念善言，善行，都可得他的歡心，討他的降福。主徒會是皇皇堂堂，開天闢地的聖事業，又在中國首次創辦，天主豈肯令他半途而廢，遺笑後人，而不特加助佑麼？
- 二、聖人代禱 一人求則受人，尋則得人，叩門則開。這是耶穌向世人說的話，天上聖人祈禱的能力，不用提，定要加大數倍，且是他們生時在某事上特別立了功，

死後便格外在那事上爲人代禱，主徒會的主保，是在中國爲信德流血，獲得致命榮冠的聖人，他們能不爲主徒會代禱麼？他們的祈禱，能不發生極大效力麼！

三。剛大主教的肯定 最初管理主徒會的司鐸中，有一位德才兼備，年富力強，持從羅馬選派者，一九二八年夏，至宣化參與程主教祝聖典禮。（當時主徒會正在動工）事畢返平，因水土不服，忽染重病，臨死，向程主教道：「主教！我死生一般，生必爲宣化效力，死亦甘心爲宣化死去。」言簡意深，充滿羅馬精神的至首激起動剛大主教對程教主寶貴的勸慰：「萬事當以犧牲立基礎，宣化第一任主教就職甫及半載，即去了世；今宣化主徒會第一位司鐸，尙未任職，亦去了世，將來這種事業，必大放光明！」

四。主徒會成績 主徒會草創僅四載，成績斐然，大有可觀。現在有小修士七十餘名，大修士十餘名，弟兄六名，新昇司鐸四名，司鐸入會者一名；今年學生半數開

始赴北平輔仁大學肄業，且將有留學羅馬者，若照此繼續下去，前途實不可限量。

剛主教關心主徒會

上面似乎單着眼於主徒會，忘却了剛主教，其實，敘述主徒會，便是讚頌剛主教，因為剛主教是主徒會的創立者，不過剛主教愛護主徒會，超人意想之外，因此，再將剛主教重視主徒會的事實，信意提出一二，以示關係的親密：主徒會未正式成立前，剛主教每年只去宣化一次，及成立後，雖百務纏身，每年亦必數次，每次少則逗留一星期，多則兩星期，去歲且招主徒會生至北平迺茲府耳提面命，親密有加；每向主徒弟子訓話，或主發願禮，則欣慰慈愛的情緒，滿面發露……

一言以蔽之：剛主教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一時一刻，一舉一動，無不發顯主徒會是他的眼珠心尖。

作剛主教讚以終吾篇

剛公理華 功勳彪炳

有目共見 有耳共聞

主徒會院 受恩獨隆

滿腔熱忱 五內奔騰

恨不能效堯民 擊壤而歌 表自得於田畝

復不能法詩人 叶音協韻 訴情感於紙書

更不能躡牧童 且步且呼 寄樂意於山谷

盤繞慈父膝前 自知係五齡童子

因事生情 借情發真

成韻不成韻 成句不成句 在所不計

一花開放 萬花爭榮

一工效勞 衆工爭從

石泉鑿開 水自流奔

一日千里 將無止境

主徒會院 一手造成

成績如花 遍開國中

勤勵似工 普救沈淪

同歌剛公之大功 同頌上主之聖名

剛總主教與公教進行

于斌

有公教進行的教宗，就有公教進行的教宗代表：這似乎是理所當然，不過實際上，聖父比佑第十一計劃指導，積極求公教進行的發達，滿可稱打破記錄的「公進大教宗」，剛總主教也當得起這個偉大教宗的代表，因為剛大代表親為轄境教友頒發公進章程，指授公進方略；且自一九廿八就擔任我國公教進行總監督總指揮的重責。再接再厲，百折不回地，提倡。據北平公教教育聯合會最近的統計表，全國信友進行會，青年會的數目，已經大有可觀，今後的進展當然更不可限量。那麼「公教進行大代表」的特號，剛總主教可說是當之無愧了。

今年是剛總主教到華十週；那麼作一篇東西把總主教與我國公教進行的關係述說一下，自然是「義不容辭」的，不過總主教公進方面的成績和工作是轟轟烈烈，無人不知的，眼前事實。只要上他一個「公進大代表」的徽號，人們就可「一目了然」。為紀念總主教到華十週，倒不如把公進的實質加以解釋，更能切

合教胞需要，同時許也更能仰體總主教組織發達我國公進的誠意。以下所講的，就是實現這個思想。

一

「公教進行」西文本爲「公教動作」。其實也是以大指小的名詞：公教動作本不限於信友們的公教進行；神長們的傳教又何嘗不是？不過「公教動作」這個名詞因教宗們，尤其是比佑十一在公文或訓話內始終應用，已術語化，範圍固定，用不着我們去「按圖索驥」。「拘文牽義」。我國把「動作」譯爲「進行」，「推敲起來，似乎較有積極精神，更能表現這種傳教活動的方向。好在字面問題，究竟關係不大。我國教胞當注意的却在把「公教進行」「公教進行會」兩個名詞分別清楚。「公進」指活動或工作；「公進會」指組織或團體；從寬說來，「公進」與「公進會」兩名詞有時通用，因爲這種傳教，本來就是以會的方式

進行。

二

上節所講的不外乎訓話的正名問題；現在要給「公教進行」下個實質的定義。請許我介紹幾個界說如下：

(甲)公教進行大教宗比佑第十一的定義可概分爲二：

(一)具體的：「那些以公教信友爲主要維持人與提倡人的事業」

(二)抽象的：「信友們對聖教統序的傳教職務之分擔，其工作在維護宗教

與道德的原則，推進一種健全而濟世的社會活動，受聖教會統序指導，對一切黨政取超然態度，以建設公教生活於家庭及社會」

(乙)義國公進章程第一條的定義如下：

「公教進行是把有組織的公教實力聯合起來，去在個人、家庭、社會各種

生活上肯定，宣佈實現並維護公教原則。」

(丙)剛總主教一九廿八年批准的中華公教信友進行會簡章第八條說：「信友於聖教會權力管理節制之下，宣揚耶穌之聖名以盡傳教之職務。」這話雖指的是公進宗旨，實際也就是公認的公進定義。

我在各處看到的公進定義還很多，不過大同小異，都標準着聖父比佑十一位的訓示。實在，公教進行真如比佑第十所說「外形與實施手段因環境之需要而不同，指導原則和所標的高尙的却常是一定。」下定義正是講牠組成的基本部分，自然也不能人各一說。我爲便於解釋起見，根據上述各定義，規定公進界說如下：「有資格的教友們組織起來，在神長監導之下，分擔聖教會傳教工作」以後幾節就是這個定義的說明。

「分担聖教會傳教工作。」亞里斯多德有言：「凡是關於目的者皆以目的爲其存在之理由與活動之範圍。」那麼爲了解公進的方法和牠工作的範圍，自然要先弄清牠的目的。「分担聖教會傳教工作」正是說公進神聖的目的，所以我把這句話「後者居先」來解釋一下。

（甲）聖教會傳教工作的對象，總說起來，是聖保祿唱的「因基利斯督建設一切。」分析看來，直接方面，是宣佈福音以拯救人靈；間接方面，是實用公教原則以孕育文化。一爲使人得超性永福，一爲使教友得本性暫福，前者是聖教會本來對象，後者則因上主的妙運，在聖教會本有對象順利發達的時期連帶產生。換言之，公教是向誰宣講福音呢？還不是向着有靈魂又有肉身的人嗎？靈魂與肉身組成一性一位，其相關密切可想而知。那麼聖教會引導人的靈魂走入正軌，肉身因共同關係自然也受惠不淺。聖教史上，公教廣揚，信友熱心的時代，一切政治，法律，

哲學、文藝，都斐然可觀；而民衆安居樂業，經濟生活上亦少有破綻。無非是聖教會傳揚工作充分發展，間接影響文化的實證。從事公教進行的信友既以分担聖教會傳教工作爲職志，自然不可忽略這二重使命。況且教宗八一通電已經給我們指示明白。「使聖經中神聖救世之原則益得流傳，並襄助主教神父廣揚基利斯督之思想。」這是指傳教工作直接和本有的對象，「以其祈禱善言及善工，於其祖國之和平、繁榮與強大亦有其應有之貢獻。並廣揚因基利斯督愛德而得之個人與社會幸福。這還不是命我們努力於祖國暫福的促進嗎？總之，我希望讀者注意公教進行也是救國運動。我國國難重重。又加上舊文化動搖破裂，社會生活，人生理想失其平衡和標準，真演成「泣涕之谷」的大慘劇，教胞們要尋個救國福民的健全途徑，只有加入公教進行。因爲只有分担聖教會神聖的二重使命，以福音流傳，爲新文化建設，因果先後，步驟安詳，那才能使風雨飄搖，四面楚歌的祖國

轉危爲安漸臻上理呢。

(乙)公進的對象既是傳教，那麼牠自然是精神的，不是物質的；是來自天主的，不是屬於世俗的，是宗教的，不是政治的。剛主教批准的信友進行會章程第九條言有：「公教進行絕非政治之會集，根本且爲不干政治之聚會。」其理由就在這點。所以公教進行對絕不許和黨的政治或政黨相牽連。只要合乎正理，任何政體，公進都可接受。不過會員們滿可自有政治主張或好尚，以個人公民資格加入與聖教會不相衝突的政黨。按我國的情勢說來，爲救國福民，信友們在可能範圍內，固然都有責任從事公教進，行而公進究竟不以衛護純粹人間利益爲目的，要想在純粹政治上，推行個人因公教原則而擬定的政治計劃，那就非同時加入或組織政黨不可。義法兩國的公進領袖因各該國特殊的環境，由神長禁其入黨我國信友進行會章程却無此禁例，反在第十一條有以下的話：「……不阻止會中信

友，以其公民資格，參加欲入之黨籍……」總之我很希望會員個人盡力參加公務，學友聯合會某君最近在益世主日報上喊出「到政治上去」的口號，在上述的範圍內是值得大家注意，且努力實現的。不過，「到政治上去」須有相當的訓練。公教進行把信友的生活聖化，使善盡教友本分。正是提高他們公民服務的資格為國家培植優良的國民和最忠廉的官吏。「遵照聖教會之道理注意己身及會友社會與公民之訓練」我國信友進行會章程第八條乙項的規定也就是「公進不從政，却導人善於從政」的徵意。還有一點請讀者留意，公進不只為國家訓練從政的人才，凡可以保障社會的和平與安全，而為民衆幸福和生存的基本條件的，如良善風化，純潔家庭，職務的忠實，正義仁愛的履行，和相因而生之社會各階級間的敦睦與聯絡，公進都令會員們努力去衛護與發展，從此可見公進以不從政而實現國家現世繁榮的目的，這種神奇現象正是公進分擔聖教會工作的結

果。說到這裡難免有人要發出疑問：「保護聖教會（信教自由，施行敬禮，教會財產）之權利，並衛護其他輔助，即關於公教信友權利之各端，如信友家庭之組織，設立學校，公教敬禮等項。」我國信友進行會章程第八條戊項的規定，不簡直是要公進加入政治運動嗎？請聽教宗比佑第十一，一九廿五年九月廿日的訓話，當可渙然冰釋：「幾時聖座，主教們或公教進行會出來護救聖教，人們不要議他們爲干政。多咎政治接觸祭台，理當反對政治以維護祭台。這不但是他們的權利，也是他們的義務。」這段我已經講的不少了。現在總起來說：公進是傳教，本有目的是救人靈魂，所以不是政治。這並不是說「政教分離」，因爲公進爲國家培養從政勝任愉快的人才；又多方輔助政府達到現世幸福的目的。雖有時反對政治施設，無非出於自衛，行使天主賦與的神聖權利。

（丙）上段說明公進與政治的關係，現在要談一談經濟組織在公進中有無

地位。經濟組織的本有對象是現世與個人的利益，例如某行工人的職業利益因工會而得其保障和促進；因合作組織而得廉價之購買或善價之出售；因互助組合而意外不幸得到救濟。這些組織的領袖其選用標準當看企圖的性質和牠本有的對象。若這些組織是由公教人興辦，自然當準乎公教對各該方面所有的原則，和工廠或銀行當遵循福音原則與聖教指導有同樣的情形。不過却與公教進行有別，因公進團體的組織，本就受宗教目的和宗教對象所支配。一定，經濟團體也不妨兼顧傳教工作。工會，合作社滿可請人向會員或社員作宗教講演或供給他們宗教讀物。同樣公進組織附帶担負點世俗或物質方面的事務，也並非勢不可行。一個公教青年會固然是為傳教目的而組織，然而附設一個職業指導並介紹所，在必要時，又何嘗欠妥。不過我還說，經濟組織之得名，實因他成立的主要目的是經濟的。況說，經濟組織在公進中無相當位置。不但因為二者的本有對象各

別，還因為各種經濟組織的自身利益，有時也難免衝突。例如工人組合與場主團體，合作組織與私人商業，互助社與醫藥協會。他們的利益固屬正常，却互相對立，若令加入公進，統一勢必破壞。義大利平民聯合會本是義國公進的總機關，經營工會，合作組織，與互助社直到一九一九。那是因為公進的概念和組織尚未達到釐清確定的境地，也是因為那時公教人的社會活動並未大見發展。到一九一九年底，公進的趨向既達到較精確的程度，教友們的經濟組織也大有進步，於是聖座遂宣佈工會，合作與互助社對公教進行的獨立，（一九一九年九月廿五日教庭國務樞機致平民聯合會函）我以上急力說明經濟組織非公教進行，並不是小看公教人的經濟活動，反竭誠主張經濟方面的組織，如農村合作，押款銀行，互助儲蓄，種種有益的事業，實在有積極在我國提倡創辦的必要；與以公教意識參加或組織政黨，都是貢獻祖國，實現中國公教文化，非走不可的途徑。然而「張冠

不可李戴，「指鹿爲馬」隨便在什麼環境，都不是忠於真理的態度。經濟組織儘管倡辦，政治活動儘管參加，只要不用公進旗幟號召，就對了。教宗比佑第十一去年在他四十年通牒裡，討論理想經濟秩序之建設。會有以下的話：「這種貢獻，我們不希望牠從公教進行會得到，（因爲公進不作純粹經濟組合或政治活動，）是希望那些爲公教進行會以公教原則所培植訓練，能在聖教會指導下去努力作宗徒的神子們」那麼教宗實在是希望有充分預備的教友們，去從事經濟組織，以促進物質生活，助人救靈，不過總是把他們劃在公進以外，也正因爲公教進行是分担聖教會傳教工作，其性質別有所在的緣故。最後請讀者注意公進並非與經濟社會事業漠不相關，除上述公進爲經濟界培植活動健將外，一切公教經濟社會原則的宣傳，農工勞動者的道德提高，靈性修養，公進都認爲自己分內事，努力工作，以間接輔助經濟事業的進展。「還有那些加入公進的可愛神子們，他

們在聖教會受自天主的權利義務範圍內，同我們努力作社會運動，也是大可嘉獎的。」——四十年通牒——從此可見，只要在聖教會所有之權利義務範圍內，社會運動，公進是不能袖手旁觀的。

（丁）說也希奇，公進不單和政黨及經濟組合有別，與聖教會為教友立的各種熱心善會，如第三會，玫瑰會，祈禱會，聖母會等，亦不相同。請從三方面說明其理由。（1）按目的說，熱心善會「可由聖教會創立，成為促進會員們的信友生活，或為作幾種熱心與慈善事項，或為提倡公開敬禮的進步」——聖律六百八十五條，至於公教進行雖然不忽略熱心的宗教善工，牠活動的範圍却較為廣大，以社會的傳教為目的。一定，公進會員須有相當的靈性修養，所以熱心事項也極端注意，不過他們的內修成己正是為救世淑人；他們的獨善其身，正所以兼善天下。所謂「塔內點燈，求光線外射」和各善會以會員自修為中心，當然不同。

(2) 按方法說，各善會所用方法，只宗教所供給，使靈魂改善或成聖者，如聽道理，望彌撒，領聖事等。公進固然也應用這些極寶貴的方法，不過為在家庭裏，社會上實現公教各種原則，非純粹宗教的方法亦加以採用，如辦報紙，立學校，公開講演，向政府請願……(3) 按指導人說，各種善會，是由司鐸管理，司鐸們亦可報名入會。至於公進各會，司鐸受有主教委派，只處輔導地位，領袖人物與會員都是教友。所以發起精神，負責習慣，活動能力，從事公進的教友當盡量發展，善會內的教友則不感需要，或需要較小。公進雖與善會有別，而善會却不因此失其效用。善會以其宗教活動，使個人敦品勵行，修德成聖，實在為公進增加生氣與熱力。所以對公教進行的組織說，各種善會非但不當取消，且要助之昌盛，好能多得適合公進目的的優良份子。當今教宗在他致伯爾德郎樞機的公函裏，曾略提公進與善會的關係：「公進對各善會有扶助，促進的義務，維持相互友善，開誠諒解，彼此合作的關

係，「一九卅年三月三十日巴黎立國務樞機以教宗名義訓令義大利公進總會長的話，把二者的地位劃得越加清楚：「聖教善會和附帶的組織真是天主賞賜公進的助手。」最後聖父對這方面的思想可以下文概括：「將來公進既盡力提倡這些善會，這些善會也必要繼續供給公進以上主特為亭毒的助力，或用最有神效，永堪希望的祈禱，或宣傳公進的美善，必要利益，以相機勸導會員加入服務。」公進既當與熱心善會和衷共濟，那麼「分工易事，」兩俱無猜，實在為兩方面領袖最低限度應有的態度了。

我在這第三大段裏，討論公進既是以「分擔聖教會傳教工作」為任務，那麼牠「斷非俗務，實為聖事，非為今世，為為天國。」所以在（乙）小段裏，說牠不是政治，在（丙）小段裏，說牠不是經濟活動，因為政治與經濟其本有對象都是現世繁榮，人間幸福，不過公進既是一「分擔傳教工作，」那麼修身成己的各種善會，自

然也要獨具眉目，我在（丁）小段裏對善會的研究，就是本着這個意思。現在我們也認清公進的目的和性質。進一步去研究牠的主動人，似乎就比較容易了。

四

我上述公進的定義，第一句說「有資格的教友們組織起來」，那就是指的辦理公進的主力軍，原動人，負責者。不過這句話包含三項，因為每項與公進都極有關係，所以下邊把牠們分成三小段討論。

（甲）「教友們」按字面說，「教友」是指一切信教的朋友，神品班與世俗人都應在內，好在這「教友」二字因已成的習慣，專指無神品的信友，那麼公進是教友們分担傳教工作，自然有神品的，成不了公進的主持人了，我說有神品的人，不一定是有大品的，只要領過剪髮禮，正式加入神品班，雖尙無一品，已經按天主規定，神俗分途，與普通信友有別；因之，既無領袖公進資格，又無充當會員名分，

這並不是輕分軒輊，實在是理應如此。公進既是教友傳教，那麼究竟教友有無傳教的必要，也當加以說明。「概括說來，一總教友都有拯救人靈的義務，這是天主的安排。」不過參加公進，特別的理由有二：一「補充司鐸，因為尤其是現代，司鐸的數目實在不敷分配，」我國連傳教士在內，每位司鐸，平均管八百多教友以外，還當勸化十五六萬教外同胞。若把這個數目編成軍隊，那麼這位司鐸總司令，單管師長，一天十二點辦公，已經應接不暇，教友若袖手旁觀，我國的歸化豈不是「河清難俟？」二是「到特種環境裡去活動；因為有些地方，就令司鐸够分配，實際上也不能涉足。」我國教外特殊環境，司鐸不能涉足的地方非常之多，例如教外學校，尤其是中學大學，反宗教的偏見極深，教士們少能前往講說宗教。公教學生，就有加入青年會，預備到學校裡直接間接宣傳公教的義務。總之，我國正當文化過渡，千鈞一髮，稍縱即逝，全國二百六十萬教胞，在可能範圍內，都有從事公進的

重大義務；其因充足理由——注意「充足」二字——不能加入活動，至少也當以祈禱金錢援助。這並不是我個人的空論，實在是聖父屢次作的訓話，我不過向中國教胞提出罷了。

(乙)「有資格的。」上邊已說明，教友是組織公教的原動要素，又知凡是教友都應當直接或間接加入公進。不過這種分擔聖教會傳教工作的光榮豈同小可？隨便什麼教友都可濫竽充數嗎？濫竽充數一定是不許的。公進要理小問答上說：「須有實在的優良資格。另外是領袖們，這種高尚的使命，要他們從堅挺聖事裏多得神益……公教進行要他們有堅定的熱心，教理的正確知識；對教宗和主教要完全服從，絕對矢忠；心火熱烈，作事殷勤；待人有活潑的愛德，毫無偏情，確合傳教人的身分。簡單說來，心知要經過完全的公教訓練，把公教進行看成一個最高尚的事體；同時又要理會自己聖召的美大。因為天主用這個聖召，把他們提

到司鐸的職務」我國公教信友進行會章程第十二條告誡會員「不當僅爲一中常的信友，必須懷基多的精神，切願勉力成一齊全之信友」用意也在指示加入公進者應有的資格。我國公進正在開始組織，招募會員千萬要注意此點，某人社會上的地位很高，財力雄厚，而奉教冷淡，忽略齋期主日，不必請他入會，更不必舉他作會長，以壯公教聲勢；某人文筆矯健，善於詞令，而教理知識頗淺，又愛出風頭，憤於壟斷，雖似傳教健將，實在缺乏資格。總之，公進既係傳教的超性事業，選拔會員一定不許採取自然主義。「寧缺勿濫」「因上主佑助我輩以少許可以勝多許」這些格言都是從事組織公進者所當切記的。

(丙)「組織起來」熱心而有傳教志願的教友們若是如一盤散沙，毫無聯絡，不過是烏合之衆，仍無濟於事。所以公進的傳教，以組織爲主要因素。必有整齊劃一，系統井然的團結，才能提起教外同胞的注意，取得政府方面的尊重，提倡善

舉發揮教義保護教權，才有奏效的可能。至於組織的標準，不外按性別，年齡，職業或歷史去區別。例如義大利組織，本按性別，年齡分成人，婦女，男女青年，四大部；然爲優待已有組織起見，又添入男女大學生兩部，六大部領袖共組中央執行會，有監理司鐸一位，其下有主教區執行會。每部又自有分割，如公教女子青年會復分爲教員，事務員，農工等組。我國公進尙在試辦時期，自然不能求全責備，然按剛公批准的章程，全國進行會，教區進行會，總堂進行會，本堂進行會，已經分割的條理整齊，上下一貫。設若各地都能順利實施，次第舉辦，那麼我國的公進統一組織，比先進國更有可觀。既有統一的組織，則牽一髮動全身，一切矛盾的努力或失當似的企圖都可避免。人人都有共歸一組織，共屬一團體的意識，精神自然充足，能力也隨之增進。堂堂之陣，整齊之旗，萬衆一心，所向無敵了！

公進的主動原素爲有資格，有組織的教友，上段已解釋明瞭，現在請把公進的模式原素，加以分析，換言之，「在神長監導之下，」這幾個字，究竟有什麼意義，也必要說明。

(甲)「神長」就是聖教統序。按統治權說，本只有教宗與主教是天主親立管理公教會的領袖，不過司鐸們，在教宗和主教們指揮之下，也擔任傳教工作，稱爲「神長」，在相當範圍內也未嘗不可，我國公進組織，中央屬宗座代表，地方屬主教神父，就是把神父也認爲神長。然監導公進的正身，在各教區總是各位主教，當今教宗，無論訓話或文書，每說到公進監導問題，常提出「主教們」一詞，只舉「司鐸們」簡直未曾一見。從此可知，司鐸們雖亦可爲公進神長，竟不過承命執行。教宗與主教們一經規定辦理公進，本堂或總堂神父，按理只有努力組織，設法促進，絕沒有自裁行止的餘地。教友們既有從事公進的義務，那麼也不能因神父

懈怠或冷靜而自卸仔肩，假如有本堂神父的反對，不妨婉言諫諍，力請提倡。遇必要時，當稟明主教：因為組織公進，輔助傳教的任務是良心問題。只有主教斟酌時地環境，可以暫且豁免這種責任。本堂神父按地方特殊情形，滿可對公進某部份從緩辦理，一概拒棄反對，不願上峯旨意，却實在無法理根據。

(乙)神長們對公進的監督和指導是直接的，與公進聯帶負責。和別種公教組織的監督，很有不同。例如公教工人為自身職業利益組織工會，神長對該會有關信仰或道德的舉措，固然有監督之權；然而一切會務行政與得失，神長概不負責。這叫作間接的指導，自然不如對公進的密切。神長對公進的監督且是絕對的，講到此處，或有人要懷疑到「一國二君」的流弊：公進既有世俗人作領袖，神長又怎好橫加干涉？這個疑問是因為誤認從屬為對立，世俗領袖並非和神長對立，實在以下從上，故雖與神長共同監督公進，却無互相衝突的理由。每個教區都有

主教管理，同時又受教宗支配。不過因主教屬於教宗，故二重管理，却名正言順，同樣公進受世俗領袖指導，又可承神長監理。然而公進究係世俗人的傳教組織，一切發起，推進，都由世俗人作主角，神長當爲之多留活動餘地，非遇必要絕不輕於過問。正如教宗對各位主教雖有支配教區的全權，不但不取而代之，且處處推重他們的地位，任其自由。神長們直接的絕對的監導權，不只關於公進的活動，且進而影響到公進的存廢。換言之，同爲公教人慈善或傳教組織，如無神長的承認，却不得看作公進，反之，已爲公進機關者，亦可因神長明令除外，而取消其公進資格。

一九二七年義國黑衫黨政府，欲壟斷青年體育組織，下令取締各小城的公教童子軍，同時又限制二萬居民以上各城市的同類組織；有形無形的迫着牠們加入黑衫黨青年體育團。教宗爲對付那種無理干涉，訓令自動解散各小城的公教童子軍。大城市的同樣組織，雖未下令解散，却撤消其公教資格。這正是因爲公進之

存在，來自神長，所以一道命令就能取消公教童子軍——義國的——的公進性。

(丙)神長監導公進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公進所擔負或參加的傳教工作是吾主耶穌交給聖教會神長們主持的。聖經上說：「聖神安排了主教們管治天主教會，」所以因耶穌的名義發言，行事，只有正當神長們才完全有寵佑和權柄，教友既因招集或委派來進行公教，那麼聽指揮，從命令，自然是不容推諉！我國自共和以來，實際上雖不見得民衆自由平等，輿論方面的宣傳，却鬧得一天星斗，於是誤解自由平等的不幸事件層見叠出，聖教會既提倡教友組織，何不任其自治？我國教胞雖無人發此疑問，教外人或難免代抱不平。我請他們注意，一、公教進行的尊貴，正因為牠是「聽指揮的服務」二、公教活動雖有神長監導，主角却是教友，也很有自治精神，所以神長監導，所取消的不是教友的自治，而是他們的獨立，三、神長也是天主的臣僕，教宗且自稱「天主衆僕之僕。」監導公進，只是職務所在，

爲教友指途徑，使他們妥盡傳教責任，絕無一毫駕御或權利思想，總之，參加公進的教友，因受神長監導，而成聖教會的助理人，差不多像似領受了鐸德神品，地位真不知提高了多少！振作精神，努力前進罷了，什麼「自由平等」，什麼「神長專制」，非但是不足齒的濫調，實在也沒開工夫去設想。

(丁)上邊把神長監導公進法理上的關係，已約略提過。然而神長們監導公進平常都借助於監理司鐸，那麼監理司鐸的地位與職權自然不能不說上幾句，當今教宗每次接見公進監理司鐸們，最好發揮的有兩句話。一是：「公進的成就，看監理們的工作。」或粗譯爲「監理要公進成什麼，公進就成什麼。」二是聖咏上的話：「我的命運都在你手裏，」從可見監理司鐸的地位非常關係重大。確是積極的，絕非消極的，監理地位，不但是消極的監視，還當是積極的助理，那自然是聖父的訓誡，普世公進監理共應遵循的途徑。我國公教信友進行會章程第十七條

——公青會章第十八條亦大同小異——規定「監理司鐸普通之職務，爲遵照聖教會神長之意，提倡，引導，節制入會信友公教進行之工作，其專責，爲以計劃，避靜，講道，及其他熱心進修之神工，相幫進行會會員，」若願意挈其綱領，可把「提倡，引導，節制」三項分別詳述，就要看出監理的職務何等廣泛，監理司鐸的修養應如何策進，不過本文限於篇幅，不能多說，讀者欲知其詳，可以參考專著，最後，監理司鐸既是代表聖教會神長，有組織的教友，自然當本着他們愛聖教會愛神長的至誠，去愛戴監理司鐸，遇事請他指導，有所勸告，必敬謹順從，要看他做天主給公進派遣的護守天神，和教外人對待上峰的態度，要迥不相同，我說這話，並不是怕我國教胞，尤其是公進會員，犯上不敬；反倒是特別爲我極可愛敬的同胞們，聽命美德的寫照，不過聽命既是美德，德業無疆，竿頭直上，善於服從，與神長和衷共濟的我國教胞也沒有畫地自限的理由。

以上這五大段，僅只說明什麼是公教進行，已經到了一萬多字，其實回頭一讀，當說的話還多，無怪乎有關公進的刊物，層出不窮；歐洲各神學院，多設研究專課；而我剛總主教，在米郎講演也說：「公教進行並非簡易事，」囑咐中國傳教士都要「研究牠的根本原理。學會怎樣組織，」無論如何，爲免讀者疲乏，我絕不能繼續下去，不過結尾要向教胞們說些什麼呢？想了許久，很覺着對於善作公進的條件有討論的必要，所以我來提出幾條請大家指正。（甲）公進既是傳教，所以成功的條件（一）當有深摯的超性精神，因之振起救人淑世的熱忱，把一切自私的念頭，出風頭的野心，掃除淨盡。（二）當有確信勝利的精神，因天主的呵護，要擺脫一切阻人進取的悲觀思想，雖一時無顯著的成績，仍努力求前，絕不灰心。（三）當有犧牲精神，勞而不苦，何以追隨吾主耶穌，衆位宗徒的芳型？且唯有茹苦含辛的工作，才能播救世種子，實現地上天國。

(乙)公進又是聖教會的軍隊，所以(一)當有奮鬥精神，善於發起，勇於執行，(二)當遵守紀律，萬衆一心，因為這是殺敵致果的秘訣，(三)要訓練有素，會員的道德學識當有充分準備，因為德學是會員們的雙鋒劍，運用起來，才能衝鋒陷陣，所向無敵。

上述各條，如公進成員，都能注意滿全或履行，我國公進前途實在不可限量。「提高良心，增大公教生活」人人成宣傳福音的宗徒，衛護教權的健將，贊襄祖國建設，促成公進文化，大聖若瑟！聖方濟各沙勿略！求你們自天助佑，以完成我中華教胞們的絕大希望！

一九卅二年九月於羅馬傳大新宿舍二層樓六十三號

指導時潮的剛總主教

剛總主教對中國時勢的觀查

范學淹

九一八事後一般愛國之士莫不憂心如焚，心亂如麻，在外形上雖說尙能保持鎮靜態度，然終以國事前途的杳茫，黯然神傷，欲明中國明日的究竟以作努力的標準，奈皆苦於無處問津，蓋對時勢的見解，本國同胞則言人人殊；外籍人則議論紛紜，加以彼此的立場不同，所有的企冀互異，而所發表的言論，標榜的理由，自然別有會心；如此焉能得人的信仰，示人以明路呢！且海禁大開以來國際間的關係大變，自然一國之形勢，無論好壞絕非一國單獨所造成；既非一國單獨所造成，則欲審查某國之明日，必須明瞭現今世界之大勢，尤須認識某國今日之內蘊，與夫昨日之歷史；不然，坐井觀天，作片面的鼓吹運動則可，欲作負責任，起信仰的言

論則勢所不能。

剛大主教來華十載，一切言行皆以榮主爲動機，以佈道爲己任，以博愛爲歸宿；所佔的立場爲超然的，所懷的希圖爲神聖的，對世界有宇宙的眼光，對中國有深刻的認識，欲尋明路愛國的青年，對他的中國時勢觀，幸留意焉！

中國目下的時局，說者謂外交與內政互相有因果的關係，我們若展開剛大主教前後的言論，方知造成目下這般時局的，不獨外交，內政；中國一切的一切皆與有分焉，蓋擁有四千年文化的中國，不幸渡到滿清一代，不但沒與時俱進，反叫他摧殘了不少，及至與歐美一經接觸，才大露其骨；中國固有的文化既不敷時代的需求，則必須採取歐美的新文化，以補其不足；歐美的新文化既不盡副中國的現狀，則必須大加淘汰，以求適應；若是興革之間，便激成了目下這種烏烟瘴氣，瀰漫全國的大變化，這種大變化便是剛大主教屢次所講的「中國大改革」，「中國

「大改革」的範圍，非僅限於政治學術；却包括中國四千餘年全部的文化，試一讀剛主教之言，便知剛主教去春（一九卅一）在傳信部講演中說：「中國現在所渡過的政治和社會的難關，是別一個更廣泛，更深遠，人心久靜思動所形成難關的表現，所以並不是政體變更的難關，實在是幾千年文化逐漸分解，要求再生或復興的難關，『全羅馬帝國崩潰』與發現了許多恐怖的事件：殺人，放火，掠奪，時有所聞；令人悲哀痛哭，絕少慰藉」這些對羅馬大帝國解紐時代的敘，彷彿為中國現在的難關寫照」同年又在米郎聖心大學講演中說：「……其實這個革命的範圍較廣，意義較深：是一種無限醞釀，精神的運動，牠的趨向是在革新世上人數最多的民族幾千年固有的文明，光大主教最近有言：『亞細亞為各種大革命所震撼，然而這些革命，無非是一個絕大演化的零碎事實；將來地球上人民半數的生活，要受那個演化的支配』」中國革命與其說牠是個外界事實，更好先說牠是

個思想的表現，或歐式中國新文化的產物」以上引到的剛大主教的言論，固然是去年春天發表的；但他這種觀查不只在中國革命成功以後稍露曙光時的見解；就連遠在革命成功以前也是如此，並九一八事後危機四伏的現代也未嘗稍變，請看下面他兩個時代的談話可知，一九二四，三，廿五以宗座名義召集公會議通知書內附帶說：「今茲中華將以前世代之文化，改之，革之，誕出一新紀元之次序，上主降福於此浩大民族」又今年六月間對輔大公教學生演講中說：「……凡同情於中國的人士，對於今日的現像不能不感然心憂；然而不應失望應當在這偉大工作之中，將力求中國的振興，我堅信那班只見中國弱點而冒加批評的人們，不免有極大的錯誤，固為天主造的民族是可醫治的，他的聖意，決不以日常瑣事為標準，但是根據緩進而莊嚴的大道，當今教宗比約第十一在一九二八年，八一致中國教友的通牒中說：「中國人口之衆，超於世界任何民族之上，文化最

古，且曾有偉大光榮的歷史，若按公理及秩序努力前進，則來日發展誠未可限量。『中國現在的恐慌，歐洲已有同樣的經過；羅馬帝國時代雖有雄厚的兵力和森嚴的法律……歸根也不免於滅亡……但是有一個加利肋亞的漁人去到羅馬下了永久復興的種子，果然在歐洲各外教民族中，不久發現了公教的新文明……』

由上邊剛大主教的幾段話裏，可見剛大主教對中國的觀查實如上邊我們所述，無須乎再為解釋，惟就中大主教引羅馬與中國比較的幾節，如不明其取譬之注意處，很易發生誤會，錯解他的觀查，因此願與讀者研究之，考大主教之取譬羅馬，原是抱着斷章取義的態度，決無心以羅馬的全部命運寫照今後的中國前途，此點可以下兩事看出：第一從其講演全文，即通觀其講演全文，審其用譬範圍，蓋剛公之講演（以上所引）如傳信，如米郎，如輔仁等，通篇對中國皆是樂觀語調；全文既是樂觀，中間決不致突出一段絕對悲劇來；不然，自相矛盾，於文章為不

通，於理論爲不邏輯，剛大主教以文學家兼哲學家的資格絕不至作成不通不邏輯的文章，第二從其取譬動機，卽考其取譬心理，窺其取譬用意，蓋剛大主教身爲意籍，飽受意國教育，自不免腦海中充滿着古羅馬觀念，此種心理一遇機會輒流於言表；試看他蒞華以來歷此次的演講，十之九皆有提及羅馬的話說，茲略述一二以資確証：

一九二四，參觀徐匯主心修院中云：「……曩者古羅馬借其金戈之力，鐵馬之力所不及者，今新羅馬以和平之時雨，教士之熱血，濺之濡之，而成被化矣。」同年上海公議會後姚主教宴剛主教及衆主教席間剛主教答耶穌會會長萬司鐸致辭云：「……今日蒙姚大司牧與萬會長之邀請設筵相餉，與中華各大司牧共聚一堂，不勝感戴之至，憶昔公司定當大皇在公會議時，設盛饌以餉各主教，席間衆主教中有當聖教艱難受刑而病……至余非敢以公司當定大皇自擬，蓋今日

設筵餉公等者，乃姚大司牧也……此外剛大主教話語中，言及中國教友時，則以古羅馬教友獎勵之；談及中國司鐸時，則舉古羅馬司鐸勗勉之；談及中國古文學時，則以拉丁文比擬之，凡此種種不一而足，足証剛大主教之心理無時不繫繫於古羅馬，今談中國而舉羅馬豈是偶然！

總之，剛大主教對今日全部的中國確有全盤與分析的觀查，如對社會，經濟，政治，文學，倫理，宗教，民族等無一遺漏。觀查的結果，已如上述，一言以蔽之曰：「方今中國正在改造」那末今日一切混亂可哭的狀態，如內政不修，軍閥作祟，共黨倒亂，外交棘手，邊疆日蹙，確是改造程中當然的現象，在人類演進史上，每一演進過程都可遇到，固然這種目前惡劣的現象，不能否認爲今日一時的失敗，但明日永久最後的勝利，決不可以眼前的形勢而失望，寒翁失馬，人所共喻，暴風急雨一過，則青天白日當空，中國的改造程渡盡，則一切三民的好建設，立當應時而現，雖

然，中國的前途，也不是絕對黃金坦途，棘手之處尚多，在這種環境中我們務要認清我們環境中責無旁貸的兩種國民天職（一）順應時需努力中國的改造（二）努力縮短改造的過程，促進改造的完成，為這兩種愛國天職的進行，請務遵守剛大主教指示的以下愛國原則和步驟：「欲求物質的進步，非先圖精神的革新不可」，「真正的愛國不在有激烈的舉動……真正的愛國完全根本在一個『愛』字上，由家庭而宗族而國家因為有愛就有愛的犧牲和責任」，「公教教友們當身先立表，絕對的尊重法律，長權及教規」，「為你們本身及國家的利益，應如古時羅馬的教友，用你們的善言善行及公教的精神，力求社會的革新」，「愛國的同志們，盡興乎來！」

剛總主教與我國公教文化運動

于斌

我國公教文化運動，如同任何別一個國家的公教文化運動，都是內容複雜，耐人尋思的一個偉大問題，按「理想爲事實之母」的諺語，若想這種運動旗幟鮮明，步法整齊，那麼牠的理論，實在有從長討論的必要，可惜我國公教作家對這方面的系統文字尙少發表，雖報章雜誌上有時登幾篇文化論文，所指者又都是狹義的文化，不能代表運動的全體，我在今年暑假會屢向傳大中國同志作文化運動的談話，今乘紀念剛代表到華十週專刊的機會，把那些談話的綱要，整理發表自知簡陋平凡，無富高深，不過「拋磚可以引玉」，國內外同道因本文的發表，多惠明教，那才是作者的熱切希望！

一、文化是什麼

「文化」與「文明」兩個名詞，是否同義，中西學者主張各別，據我參考和研究所得，總以主張同義的居多數，張崧年先生在他批評適胡論西洋文化的一篇文章上說：「我意文化與文明在中國文字語言中，只可看成差不多與算學與數學一樣，只是一物之二名，或一學名一俗名，不必強爲之區異。」這種論調似乎總算靠得住，所以我這篇東西裡對這個名詞，不加分別，同樣應用，不過，文化的實質定義，也能因觀點不同而生紛歧；爲避免偏執起見，我的界說要從兩方面下手：

- 一、以活動說，文化是民族生活的進展，
- 二、以結果說，文化就是上述進展的成績，

澈底看來，不過是一物的兩面，若不是有人無事生波，本沒有分述的必要，現在再把牠這個定義引申一下，文化就是民族精神與物質生活的進展：一切科學，

文藝，哲學，宗教，社會制度，風俗習慣，和衣食住行的經濟生活，都不出文化範圍。按民種學去講，無論野蠻或開化民族，均有其生活的進展，所以都有其文化。按價值論，民族文化才有高低的不同。張崧年駁梁漱溟說：「無時無生活，即無時無『生活的樣法』，那便仍是無時無文化，當然是不對的。」我以為按價值說，梁先生的文化界說固然是太泛，若按民種學去講，張先生的批評却真「當然是不對的。」好在這些區別和本文無大關係，以下因定義得到的幾個推演，却是要緊的思想。

(甲)文化既包括精神與物質兩方面生活的進展，所以本文所討論的文化，非專指學藝而言。近年來因庚款退還，有所謂「文化基金」之成立；商務印書館唐敬臬先生名其所著「新知識百科字典」曰「新文化辭書」這些用法都把文化的外延縮小。連我國十幾年前開始的新文化運動，起首不過指文藝和思想的革新，慢慢才推廣到人生各方面，同本文所指的文化內容一致。

(乙)人爲有理性的動物，所以人羣生活的進展免不掉理性的支配。自然的征服，學藝的發達，道德的提高，風化的改進，無非是知，意兩個理性機能的努力；那麼文化看作理性的產物，實在是應有的結論。再進一步推論，文化既是理性的作品，所以也必是自然的。我不是說文化是自然而不煩人爲的；是說牠雖需要理性的認真研究，意志的恆久修養，却總是適合理性自然的要求。盧梭等說文化是相反自然，他們不是誤解自然，就是輕視理性，二者都不能成立。

(丙)文化既是理性產物，所以屬於本性，在超性範圍以外。這個結論不但可從動因方面——理性——推得，論及目的，文化的直接企圖也出不了現世的繁榮，和超性界的幸福，天地懸隔。一定，好信友的各種生活，充滿超性意味，然而所支配的對象，仍不外乎自然界。飲食起居，好教友按聖愛精神從事，可立超性大功；不過充飢解渴與健康，還是本性界的現象，公教學者分動作與結果兩方面去解釋。

教友們根據聖寵的各種生活，因可納入超性界，然而生活的成績——即文化，却與本性有關。此理說來很長，這裡無細講的必要。

(丁)文化既屬本性，而本性界無不朽的價值，無絕對的美善，亦無全同的人物，因之文化也有時朽滅，因比較而分高低，又隨時代和環境而各有其本來面目，換言之，文化的性質是暫時的，相對的，個別的。

二、公教與文化。

按上述的文化界說，宗教本包括在內，而為文化要素之一，今乃以公教與文化並列，似乎不相從屬，難道有些特別理由麼？那是自然，請讀者注意。

(甲)公教與文化的關係。文化是生活的進展，所需要，所能有的宗教，只求在本性範圍內溝通神人，已屬不壞，本無須超越己性，別有所求，所謂哲學上的宗教論即止於此。然而事實與理論多不一致，吾人何幸而於宗教問題上，得見事實

的遠超理論！天主初造人的時候，即付以超性目的，使原祖亞當與厄娃帶着聖寵入世，開始營超性生活，在地堂作天主兒女，將來面對面地享見天主，那是何等造化，何等尊榮！誰想福高一尺，魔有千丈，可詛咒的蛇種竟使原祖犯命，失掉寵恩！所幸主仁慈，並未取消人類的超性目的，而且親許降凡，以廣拯救，到了良時圓滿，聖子降生，重整古訓，創立新教，不但推行當時，且欲傳之久遠。天主公教會，就是救世主不朽的工程，超性的傑作，完全獨立，以繼續耶穌使命，拯救人靈為己任。「帝王的給帝王，天主的歸天主。」從此，人類宗教生活，脫離執政方面的一切羈絆；與文化的關係自然也不是部份與全體的從屬，而一登龍門，聲價十倍。法國現代公教哲學家馬利旦氏用他清析的語法，肯定公教與文化的關係說：「是內在的，又是超越的。」人生活動，具體說來，或善或惡，絕無漠不相關者，所以直接或間接受宗教的支配。公教既為唯一的真宗教，支配人生，當然是牠的權利，人生的進展既

是文化，那麼文化亦必不能脫離公教。這種公教啟發、孕育、支配文化的關係，就是內在的。譬如創立公教的天主，無所不在，萬有的存在與活動都賴他的保持和協助，不過，公教既是天主為全人類所立，其本質是超性的，又是普遍的；既不是文化，更不是某種文化，正如天主在萬物，而非萬物，公教與文化有超性本性的不同，亦正如天主與萬物，有無限、有限的各別。這種公教對文化完全自由的關係，就是超越的。內在與超越兩種公教的特性是同時共存，並行不悖的。認公教為私人事，是否認公教的內在性，與前世紀偽哲學家主張天主不願世事的謬論相彷彿；以公教為某國教，是忽視公教的超越性，和汎神派視神即萬物的亂調相呼應。總之文化脫離公教，則失其義意，滅其色彩；公教沒入文化，則喪其超然，淪為本性。我們傳教若顧及超越關係，那麼法國文化、德國文化都無張冠李戴，加意向外教民族灌輸的必要，我們創造文化，若瞭解內在關係，那麼一切有關係的公教原則，都按部

就班，有竭力引用和履行的價值，所以和大家談談。

(乙)什麼是公教文化。上節說公教不是文化，却有支配文化的特性，那麼因公教原則支配而進展的民族生活，自然可叫做公教文化了。良十三有言：「基多教重建的主要與直接的對象，固然是聖寵超性界的人，不過牠所結寶貴而救世的菓實，却也很有益於本性界……公教對一切有益社會的事，都注意與策劃，真如聖奧斯定所說，就令聖教目的純為謀現世幸福，也不能使人生更加順利。」這「不能使人生更加順利的現世幸福」就是所謂公教文化，正因為先推行因基多重建一切的原則，以指導人生，才有這種光明燦爛的結果，我們為瞭解公教文化的真象，這樣概括說，終嫌無濟於事，請和讀者更進一步，去討論牠的幾個特點。

(1) 公教文化是以天主為中心的。「先要尋求天主的國和他的義德。」

這句話滿可代表公教文化的精神。駕御自然，發揚學術，促進政治，改善法律，一切利用厚生的手段，滿可儘量應用，努力推行，而「愛天主在萬有之上」的思想却常爲倫理活動的絕對規範。

(2) 公教文化完全接受甚多的統治。「聖保祿告訴我們說：「因爲安放的根基，就是耶穌基多。除此以外沒有人能安放別的根基。」唯有他自己是「聖父所祝聖並遣到世上來的。」「他是天主光榮的輝耀，又是天主本體的肖像」真天主，真人，非他誰也不能正式認識天主，因爲「除了子，及子所願意啟示的人，沒有人認得父。」比佑第十第一次通牒的言論，很可使我們知道以天主爲中心，就是接受甚多的統治，所以公教文化完全是福音實踐的產物。

(3) 公教文化絕對服從聖教會的指導。「然而使人接近基多的途徑在那裡呢？就在目前，就是聖教會，聖若望金口說的好：「聖教會是你的希望，救星和避

難所。三（比佑第十）公教文化既因實施公教原則而產生那麼聖教會爲天主耶穌所親立，據訓誨不錯的特權，自然是一位當受人絕對服從的導師。

（3）公教文化不是普遍的。公教文化是超性原則支配本性成分的產物。按超性原則說，自然普遍性出現；不過只是普遍的公教，而非普遍的公教文化。按本性成分說，則因環境關係，難免有東方的公教文化，西方的公教文化；而西方的公教文化，又要有法蘭西的，德意志的，義大利的，種種大同小異的公教文化，這也難怪，因爲超性公教，並不破壞本性，反倒是本性的完美者；性本或自然界事物，既各有其本來面目，經公教陶冶之後，當然還保存牠們的個性；例如政治生活，公教承認權自主來，所以官吏當善用之以造福民衆；人民當敬重長權，服從法令；這是不變的原則，普世共當信仰。實行，至於政體之爲專制，共和，則可因各國的歷史遺傳，時代環境，自由處理，無須一致。再如經濟生活，只求正義，仁愛的原則完全實現。

施行無論工業，農業，手工業，機器工業，工銀制，合作制，都可孕育公教文化，可知那個「公教文化」的用語，西文雖是單數，研究起來，並非實有其物，只因着眼在支配公教文化的原則，或取各種公教文化的大同而棄其小異，才有這種習而不查的發表方式罷了。

以上四種公教文化的特點，不求完備，只希望讀者因着牠們，對公教文化的意義，有進一步的瞭解。明白了什麼是公教文化，我們還要問公教文化，是否最優良的文化。

(丙)公教文化就是理想文化。這個肯定的答案，是根據以下的推論：

理想文化(1)助人趨赴生活的終極目的；(2)含真，善，美的成分較多。而公教文化適足以滿足這兩個條件。請進而說明之。

(1)公教文化助人趨赴生活的終極目的。人生在世以救靈魂為終極目

的。故民族生活之進展，亦必遵此準繩。否則物質上的享受，雖極豐足，仍難免「徒得普世」的浩歎。公教文化以天主為中心，有基多的統治，受聖教會指導，努力實現公教原則，以現生幸福為永福的預備，先後輕重，有條不紊。沐浴這種文化的人，自然趨向明，脚步穩，修德立功，困難較少。反之，現代歐美文化，極利用厚生之能事，科學藝術亦燦然可觀，然而人本主義，否認基多之統治，蔑棄聖教會的指導；縮小人生範圍，失掉仰首看天的習慣，行善最難，從惡較易，承認人生有終極目的的人，誰敢把牠看作理想文化？

(2) 公教文化含真、善、美的成分較多。文化是民族生活的進展，也就是理知、意志、創造想像等，本性能力動作的結晶。所以真、善、美三種成分含有之多少，可以定文化程度的高低；論理，公教道理乃天主所嘿示，有一新天地的實力，對於自然或本性界所能見之真、善、美，必與以極大的促進和振發，因為公教把一切現

世能有的優點都奉獻給天主，而天主爲眞善美之淵泉，自不能不多。多惠賜若就以往的成績說，公教道理爲哲學，科學擴大研究範圍，且爲之開闢正當的探索途徑。公教倫理，提高婦女地位，取消奴隸羈絆，調和各級民衆以提倡正義秩序；爭得良心自由；爲家庭，國家維持安寧。公教敬禮，抬高美術工藝，用之以築造聖堂，文飾大典，成立所謂聖教藝術，至今仍爲普通藝術所景仰則効。總之公教文化所表現之眞善美，遠非外教文化所可及，全部歐洲文化史可供參考，不必多說。

公教文化，既助人善走永福正路，又可實現眞善美分量最多的現世繁榮，那麼說牠是理想文化，誰能反對？既看定公教文化是理想文化，我國公教文化運動問題就聯帶發生。

三、我國的公教文化運動

(甲)解題。我不用「宣傳」而用「運動」因爲「宣傳」是就已有的，宣佈

之，傳揚之，「運動」是一個事物自儲能到現實的過渡。我國公教文化本未完全成立，所以只有努力去促進——運動，說不到宣傳，詳言之，定型或統一的公教文化，我們已說過，是本無其物；曇花一現的近東公教文化和尙待恢復的西方，或更好說歐洲各國的公教文化，既各有本來面目，我們絕不能，亦不必照樣移植；同時公教傳入我國爲時不久，切乎國情，民性和歷史遺傳的公教文化，自然也說不到實現；那麼我們只有作促成運動的工夫。公教原則超時空關係，我們滿可盡力宣傳；若主張宣傳公教文化，則教胞要說「時機尙未成熟」；外教人或懷疑我們是「文化侵略」。

(乙)運動的重要。我國近年來的騷擾不安，本是民族全部生活變化的總合，舉凡思想、禮教、經濟、政治，無不失其重心，在這文化的過渡，無所適從的關頭，有心人無不運思絞腦爲祖國策久遠。我們公教同胞蒙主寵恩，得識正路，知公教文化

即理想文化，豈可不急起直追，有所貢獻，况孕育公教文化，不但是國民愛國的義務，又是教友促臨主國的責任。從另一方面看來，我國明日的文化不入正軌，則入歧路，「入主出奴」勢所難免，我們今日「懷寶迷邦」，「玩愒時日」最近將來，誰敢保守陣地！我國今日正如火炎熊熊地洪爐，金銀銅鐵錫鉛，兼收並蓄。我們要想明日鑄成的大鐘金聲鏗鏘，那麼現在盡力多投公教的真金是刻不容緩，從這些理由想來我國公教文化運動的重要，豈不顯而易見了？

（丙）運動應取的態度， 我國的公教文化運動家對我國固有文化應取的態度要以真理為標準，正是聖保祿所說：「要試驗一切，存其善者」。所以既不可如盲目的國故家，凡我所有，雖牛溲馬渤，都是精金美玉，一概保守，這叫戀骸骨，不問是非，單從好惡，然而也不要效法過於洋化，或好出風頭的青年學者，主張凡我所有都是腐敗陳舊，不可保留，我們公教知道，雖外教文化也有天主的亭毒運

善，其能持久存在，必有積極理由，因為純消極的惡和虛無相等，而善常雜於不善之中，我國固有之生活方式，無論道德、學藝、政教、風俗，其可觀處，雖與我文化不同的外國人，尚極口稱贊，我們「生於斯，長於斯，衣食於斯」的黃炎子孫，怎好自暴自棄，數典忘祖！況「擇善而從」，「因故啟新」的態度是聖教對待各種文化的遺傳，極合我教「天下為公」的精神，恰對「超性不滅本性」的教義。我把傳信聖部一千六百五十九年訓令遠方傳教士的一段話譯在下面，以見一斑：「那些民族的文物制度習慣風俗，只要不公然和聖教及良善風化相衝突，我們無論怎樣，不要加意使他們改變；想把法，班，義，或其他歐洲之任何國向中國移植，豈不是愚不可及的事嗎？這不是你們的事，你們當把信德輸入。信德對任何民族的禮教風俗，只求不背道亂德，絕不拒斥或損害，反欲其完整保存。」公教文化既以信德作原則作標準，那麼對我國固有文化的精華，必然也要留意保存。進一步說，若無中國

固有的成分，怎能產生中國式的公教文化？

(丁)從事運動者當有之修養。「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從事我國公教文化運動者亦必有相當準備，才能左右逢源，勝任愉快。我現在把運動者應有的修養，根據公教文化的兩方面，分兩項敘述：

(1)公教原則方面。創造公教文化，就是「因基多重建一切」，所以基多真教對個人、家庭、國家、國際各方面的根本原則，必須研究清楚。此地我請讀者注意二事。

一、普通說來，人們對修身淑己的公教原則，尙知研究推致；對社會生活，如經濟、公民、國際各方面的教理，則很少過問。這種態度的流弊是忽略整個的基多教，把耶穌全部救贖的面目抹殺，使外教人益信我教是私人所有事，無補於社會、國家，更談不到影響國際。

二，有些教友，效法教外人的膚泛觀查，多以宗教與道德混視，而所謂道德，又只指行善避惡，於是主張恢復固有道德的人，固然不過問公教；就是同情公教道德的人，也難免「不過如是」的思想；認公教爲治本的良藥，却無補於當前的建設，豈不知我教道德基乎「因聖愛而動作的信德」？所以天主默啟的道理，實是我教的精華。領洗入教，即以求篤信聖愛的特恩，聖道既明，就用牠支配全部生活，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根本原則都完備無缺，豈單正心修身有所標準嗎？

從以上兩項看來，運動家要注意研究整個的公教。又要確認道德外，公教還有別的許多貢獻，至於實際上的研究對象，公教神學哲學外，要

一，玩味近代各位教宗的通牒，尤其是自良十三以來，一切振興公教，重造文化的文件。舉其著者，如良十三，比佑第十，本篤十五，和當今教宗的御基通

牒，把現代文化癥結所在，抉發無遺，投以極正當的方藥。就單論當今教宗，婚姻，教育，經濟，各種生活，無不有他極詳切的指導，我們有志在現代的繁劇中，認識對症下藥的公教理論，研究各教宗有關文化的通牒，實在是事半功倍，捷徑獨開。北平教育聯合會努力繙譯教宗文書，大家千萬不要等閒視之。

二，研究聖教史和歐洲公教文化史。我國有「讀書不看鑑，學問去大半」的諺語，其實何止「去大半」，所有學問都有閉門造車的危險。聖教史告訴我們聖教會應付環境的成績，乃基多過去的寫照。使我們對聖教會信心因之越發堅固。歐洲公教文化史，把歐洲公教人依公教原則創造文化的事實，陳列眼前，看他們的成功或失敗，好定我們從事文化運動的去取標準。總之，無論聖教史或歐洲公教文明史都是教理在應用方面表演的記錄，研究有得，則於實際立場上多幾分把握，不過正是這門知識是我國教同胞所素少注意！

攻究神哲學和教宗各種通牒以儲蓄公教文化的基本原則；流覽聖俗史乘以見公教原則實踐的過程，參加我國公教文化運動的資格已具備一半或竟至一大半，不過還算不了完全，請再講

(2) 自然或本性成分方面。把公教觀念透入人生，把本超兩界的觀念情感融合起來，才可產生公教文化，換言之，公教文化是人類知識和天主神光，本性和能力和上主聖寵連結的成績；所以只有宗教知識與超性德能不夠，還要有轉世的原因。只有廣博的神學素養，絕不足稱爲文學家。藝術家，實業家，理財家或政治家，還要有各該科的技術或專門訓練與閱歷。那麼爲孕育，促成中國公教文化，公教原則取得後，還要有本性方面的陶冶研究國故，留心時潮，自然是當務之急。

一，研究國故。按曹聚仁幾年前在東方雜誌上講：「國故者，五千年間，中

華民族，以文字表達之結晶思想也。〔例如（一）哲人創立之學說（如孔孟之仁義，墨子之兼愛）（二）各家傳授之學說，如儒家，道家，宋明理學家（三）含有民族性，時代性之藝術作品（如離騷，駢文，古文章，回小說，詞，曲，八股文，靡刻，繪畫）（四）關於記載典章制度及民族生活之文字（如禮記，廿四史）〕把這些先民文化的表現物，加以整理，探討，庶乎應興應革，何去何存，可以了然於心，一定這種工作異常繁雜，可是為應付我們的需要，又不許見難思退。好在近年來我國文化史一類的刊物，也陸續出世。雖多載研究者的主觀見解，究竟尚可供我人的參攷，助我人搜求。不過史的探究只求得古人生活進展的成績，我們的目标既在創造中國的新文化，那麼博古而不達今，必難免時代錯誤，偶開倒車，所以

二、時代潮流的注意也算理有必然。自新文化運動發生以來關於時潮

的出版物，如雨後春筍，不愁無所取汲。例如十年前全國馳名的學者十有餘位所參加的人生觀論戰，已有人搜集當時各家文學，發刊了一部萬數十言的專書，其他學者或名流論經濟，法制，教育，文藝等的大作，國內各大書局隨處可見，只要有有心人加意觀察，推究，就可得系統的認識。不過我說「注意時代潮流」，并非要人專門在思想理論上作工夫，實際生活的調查，也是不可缺少。澈底說來，文化本就是實際生活的進展，最漂亮的，高尚的理想，未必曾一度實現。所以我國現代個人與社會各方面的生活，都當認真訪查，沒到過平民窟，未參觀過上海大工場的，對我國同胞的疾苦，感覺不深，經濟生活的建設上，因之就少一番對照，未住過農村的，對我國家族生活的優點，里人守望相助的特色，總是少一點實際經驗，因之規劃仍革時，就缺幾分把握。他如各省居民的性格，嗜好，風俗習慣，都非真知確見，不能使公教原則盡量

實現，以產生人地時三方兼顧的公教文化。

對我國古今文化，思想與事實兩方面都有成竹在胸；又加上公教各種原則的認識，和歐洲公教理論實現過程的領略，那才算「考查成績及格」，准與參加文化運動。最后，我要聲明一句，這雙方兼顧的準備，是不可分離的，尤其是運動的領袖，不可取分工的途徑，因為只有超性方面的修養，是具備了宣傳公教的資格，對公教文化，不過間接促進；只有本性和本國文化方面訓練，或許是參加我國文化運動的健將，「公教的」這個形容詞却不准引用。這個聲明，似乎是無關輕重。其實展開近三百年我國的傳教史，公教文化運動的有無，盛衰，都和牠有聯帶。

(戊)我國公教文化運動應採的幾個具體辦法。最先我要請讀者注意：聖教會傳教的基本工作是灌輸公教原則，為公教文化立基礎，所以也可說是文化運動，不過嚴格說來，文化的宗向是在現世生活的進步，聖教的目的是在永遠

生命的獲得，傳教士的使命，直接方面，只求救人靈魂，間接方面，才談到造福肉身。所以我要述的幾個辦法，有時是聖教會在我國已定的方案，有時是不在傳教範圍內的組織或工作。

(1) 我國神長們已定的方案。我以為最與促成我國公教文化有關係的，要算北平公教教育聯合會所負擔的三種任務：

一，辦理學校。劃一全國公教學校的系統：完整，擴充，改善牠們的課程，以造就公教領導社會的人才。

二，發刊書報，集中全國公教作家，創造優良讀物，介紹繙譯上品，兩年來且進而計劃公教文化大辭書的編譯。

三，組織公教進行，根據聖父教友總動員的口號，把全國教友按年歲，性別或職業編練起來，輔佐神長傳教，自試辦以來頗有可觀。

這三種，都是文化運動極有效的辦法，我們只有懇求上主降福助佑，使他們盡量發展，日新月異。

(2) 傳教範圍外的辦法。

一、組織公教人的職業團體，如農，工，商，各會，文學家，藝術家，律師，醫生，工程師公會，合作社，互助團，甚至公教政黨，一方面求各該業本身的利益和進步。一方面實施公教原則。這種本超調和的工作，正是產生公教文化的直接法門。

二、創立文化研究社。社員不必限於信友，教外學者也要盡量聯絡，和他們公共研究我民族各種生活的改進。根據我教學理製成建設方案，以文化社名義向社會用口頭或紙面宣傳，又可向政府建議或請愿。我國教外學者，心地純正的大有其人，既見我教人推誠置腹，又接觸我教重建人生的系統理

論與具體計劃，必有善意輔助，羣起提倡的一天。那裏利用教外人才以促進公教文化運動，也未嘗不是一個妙法。

我所提的兩個傳教範圍以外的辦法，並不是說神長不能參加，更不是說可以完全脫離聖教會指導，不過以爲中堅人物負全責的，當是世俗人而聖教會指導外，並無統轄的職權。文化社與外教人合辦，神長當然不能普施指導；就是教友所組織的職業團體，也和公教進行會以傳教爲宗旨者不同，所以神長不居監理地位，只充當教理和道德顧問罷了。

於上述各法外，我還希望向我國辦理大小修院的教育家們進一言，就是要提起修生們的文化意識。「文化意識」這個用語是我個人的杜撰，讀者幸勿以辭害意，瞭解我國公教文化運動的意義，重要和途徑，而努力修養，預備參加這種心態，就是我講的「文化意識」。今日的修生，就是他日的司鐸主教，聖教代表，民

衆導師，必求他們先有了文化意識，我國公教文化運動才有成功的希望。爲達到提起修生文化意識的辦法，深植聖學基礎外，最要改良修院的國學課，多請人在修院作文化講演或談話，又要令修生自動組織公教文化研究會，以團體能力，培養文化意識。

以上所講的幾種辦法，若細加發揮，每個的範圍都非常廣大，無數工作可由之推出，只有在實際上去隨機應變，本文不暇多贅。

四 團代表與我國文化運動

以上既把文化、公教與文化，我國公教文化運動，分別解釋，現在要看一看團代表關於這方面的言論，爲本文作個結束。其實總主教在我國十年來的奮鬥和工作，都可說是爲促成公教文化。去年在米郎大學講演，主張促成公教思潮，創造公教空氣，幾乎把他全部文化計劃發表清楚，我因爲一時無參考書，只舉公以下

幾段，言論以概其餘。

一，剛公確認我國文化發生劇變。在議講演屢次提到：「中國教友在這全國民衆盡量活動，改造本國文化的漩渦裏。」中國革命的範圍較廣，意義較深，是一種無限的醞釀，精神的運動，牠的趨向是在革新世上人數最多的民族幾千年固有的文明。」中國現在所過渡的政治和社會的難關，實在是幾千年文化逐漸分解，要求再生或復興的難關。」剛公看清大勢，不但不悲觀，反說：「這或許是歷史上最有趣，最寶貴的時代。」因為根據聖教會過去經驗，深知公教對文化的關係與貢獻，所以

二，剛公毅然主張以公教促成中國新文化。「風潮平息以後，我很希望這良善的中國民族，尋求他的立足基礎，並承認天主聖教是那個立足基礎的唯一供給者。」因為「公教不但是個敬神的儀式，又是個人和社會生活健全而整肅

的規範。」「公教的拯救是整個的，不止在超性意義上，人事方面也是一樣。」公教既有創造中國新文化的資格，那麼教會對中國固有文化應如何處置呢？請看

三，剛公促進公教文化的態度，「我們常在可能範圍內，力求中國化，很尊重這個民族文化的特殊天才。」所以他勸傳教士們努力研究中國的語言文字，爲「明瞭中國的民族精神，對他們的文化得到一個正確觀念，並會欣賞他們的文學和藝術作品。」他也以身作則，提倡中國美術，建築，繪畫，連書法都受他推重和愛護。不過他並不盲從，看他對繪畫聖像的態度，就可明瞭。

四，剛公對參加文化運動口號。既知只有公教文化是中國將來的救星，又標示從事中國公教文化運動的態度，那麼全國二百六十萬教友振作精神，努力運動的口號自然接着發出。「教友是耶穌帶到地上的那個偉大的燦爛新文明的寄托者。」所以「中國教友也當是圖謀祖國偉大，最熱心，最真誠的協作者，又

是中國復興公教化的負責人。」又囑咐我國信友効法聖教初興期的教友人數雖少，却「自知是天主的人民，新歷史的中心……歡天喜地底，懷抱着真道，起來傳教。」參加我國公教文化運動，最后剛大主教肯定說：「若中國真如此，第十一所說在愛德和正義途經上行走，那前途只有偉大。」不過，希望中國教友不落人後，又不自餒，反當站在前線，和第一流國民，並駕齊驅」罷了！

全國二百六十萬可敬愛的教胞們！我國正在興亡盛衰，千鈞一髮，稍縱即逝的關係，我們這「聖教會超人能力，偉大，勝利，種種光榮的繼承者，」怎能不勇氣倍加，在總主教和賢明神長的指導下，努力工作呵！

一九卅二，九，卅。

於傳大新寄宿舍

剛總主教與輔仁大學

高思謙

宗徒們自奉了主耶穌託咐「訓誨萬民」的命令，便分行天下，努力傳揚福音，光照在黑暗死影中生活的百姓，以真正的學問，超性的知識，教導普世萬民，播種了真文化永久的種子。聖教會繼續宗徒的事業，奉行吾主耶穌這條重大的使命，已經努力幾乎二千年了，在教化上有偉大的成績。聖教會到天地終窮的時候，還是要奉行這條神聖不可侵犯的使命！

什麼文化事業咧，教育咧，設立學校咧，都包括在這「訓誨萬民」的命令裏，聖教會在初年，就注意這些事業，這是有史可證的，當第二三諸世紀，便有出名的道理學院如亞利三德道學院，安地約克經解學院，和愛德撒學院等。由這幾個學

院中產生過偉大的學者，對於聖教道理發展和廣揚發生很大的効力。如亞利三德學院之克來孟氏 (Clemens) 因時代的需要以哲學和文學證明聖教道理的真實合理。其高足弟子奧利若乃氏 (Origenes) 好學樂道，博聞強識，相傳其生平著書六千卷，雖不能如此之多，然著述之洪富，無人能及之者。其著作特色，在給與聖經以確切的考據和穩妥解釋。並為吸引知識階級奉教，奧氏以希臘哲學系統的發揮聖教道理。以後此學院改稱新亞立三德學院，其中出類拔萃的人才有 Basilus Magnus, Gregorius Nazianzenus, Gregorius Niennus Cirillus Alexandrinus 等道德文章卓越千古的大教父。

與亞立三德學院並立的有安地約克經解學院，以歷史的科學的方法詮解聖經著名，其全盛時代曾有許多的學者，深秉宗徒神火，勇氣百倍，雄辯偉大的演說家金口聖望若就是代表。

愛德撒學院是當時波斯司鐸之生產地，公教思想之中心，以西利亞國語發揮聖教道理。

其他教父如聖喜辣略聖盎博羅削，聖若羅宜，莫，聖奧斯定等都有廣博的學問，堅固的道德，以其高尚的思想發爲文章，對於世道人心有極大的影響。

及至羅馬帝國崩裂，北蠻侵入，匈奴來寇，回教徒攻伐，歐洲局勢爲之大變，社會情形最爲痛苦，人民流離失所，那裏有讀書求學的機會，一切文化的事業都已停頓，所幸當時有本篤會隱修院，修士在苦修之餘，收藏古籍並繕寫多本，流傳各修院；多數名著得免兵燹而能保存至今，都是修士之功。

其後歐洲社會情形稍定，主教神父及各修院提倡教育，除王宮的貴族學校外，平民百姓得享受教育幸福的都是在主教座堂及修院學校。到了中世紀，歐洲社會安定之後，各處因聖教會的提倡和督策，紛紛設立大學如英國的牛津○*

(xford)劍橋(Candabridge)法國的巴黎意國的鮑老宜(Bologna)等大學都是赫赫有名並產生過神哲學界經院兩大學派之宗師，如大亞爾伯聖多瑪氏，聖文都辣，亞立三德亞蘭氏，童氏高德，羅知禮培根等大聖大賢造成公教神哲的巨觀，凡研究神哲學的莫不奉為師導，這是中世紀公教大學的偉大成績。

及至路得反叛聖教，法國革命，並因物質文明的進步，世道因而大壞，邪說橫流，如唯物主義，無神說，自由平等說，共產主義，自利主義都恂恂然大肆其毒，遺害人心實在不淺，於是政府與教會分離，侵佔聖教財產，掠奪聖教大學，侵犯聖教教育權，離經叛道，種種罪惡都在近世陸續的演映出來了。聖教會及其忠誠的子女，見世道人心江河日下，背棄聖教，輕蔑神靈，重視物質，貪求肉體的快樂，深為憫惜，更激發救世的慈心，要挽回既倒的狂瀾，於是重整旗鼓，多方提倡教育，設立大學，攻斥邪說，指示正道，教育青年，培養德學兼全的人才，衛護聖教，改良社會，計現在

全球公教大學數十座，是都發揚聖教真理的機關，攻斥邪說的敵機，光照人心的明星。北平輔仁大學就是其中的一個。

輔仁大學是應時代的需要創立的，這種需要有兩層：（一）因高等學府能發揚公教文化，造成公教思潮，征服知識階級，演成大規模的傳教運動；（二）培養道德學問有根柢的公教人才，在上等社會中活動，擁護聖教權利名分，實現公教生活，並以公教原則建設新中國。

第一層需要有許多重大的理由，剛大主教在他米郎大學「學術傳教問題與今之中國」的講演中把這層需要發揮的十分透闢精到，剛公說：「中國正是改革，所以現在的時代，非常有義意，又非常嚴重，我們若不自甘暴棄或情願被拒於中國新生運動以外，思想界，事業上必當有一番孟晉的新努力，這是時代的要求」，我們若不會瞭解中國時代的特徵，不用健全有把握的學識，充分的訓練，一

定要有落後的危險。」……我所要說的，無非平素研究傳教問題的結果，所得以下的結論，若不是接觸光照中國思想，不就能造成中國大規模和堅決的歸化運動……」……要緊造成一種思想運動，令牠自己傳播……「因為」……學術能引人注意，能在最難透入的地方，闢一途徑，能開啟明悟，誘導意志，助人接受信德的恩惠……」以上的話是何等的中肯明白！造成思想運動，就是要藉文化的事業征服上流社會的知識階級，幾時征服了上等社會，下等社會自然容易歸化，上行下效，古今中外同是一理，而我民族爲尤甚，論語中有一句恰當的格言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這句格言把我民族的心理形容的十分真切。聖教重入中國以來已經三百五十年了，然而教化未能大行，識者以爲聖教除入中國初年以外，少與中上流社會知識階級接觸的緣故。上流社會的人本來免不了自尊自大的心，若我傳教的人無德無學，但不能引起他們奉教，反要惹他

們輕視，這是人的常情，因此傳教的人覺着上流社會格格不能相容，便以「驕傲」二字概括之，殊不知傳教的方法不合式。剛大主教說：「然而學術却引人注意，能在最難透入的地方，闢一途徑，能開啟明悟，誘導意志，助人接受信德的恩惠……」這話十分有見地。當明末清初聖教入中國時，幸各位傳教士俱都是德學兼優的，以他們高尚的人格，尤其他們淵博的學問引起了縉紳先生們的注意和同情，而且歸化奉教作宣揚福音的健將。這就是學術能開闢傳教的途徑的明證。所以創辦大學發揚公教文化吸引上等社會歸化，是一件極重大的事。

我國自海禁大開與西洋交通以來，歐西的學說思想不論真假好歹，都介紹到了我國，我國思想界大受影響，舊日的文物制度大受打擊和改革，使一般青年處此青黃不接的時代，茫然無所適從，惑於邪說謬論的不知有多少，今日共產黨的猖獗就是左證，若常此以往中國思想界不知要落到什麼田地，我聖教會在這

中國根本改革的時候，亟宜設立大學發揚公教文化事業，創造公教思潮，以福音的真光指導中國思想界，否則，中國思想界被唯物主義，無神主義，共產主義……霸佔以後，將將傳教是要多麼困難呢！剛大主教說：「我們若不會瞭解中國時代的特徵，不用健全的有把握的學識充分的訓練，一定要有落後的危險！」這是何等高明的見識！凡有眼光的人都能看得到的，由此言之，輔仁大學的創立實是聖教會高妙的措置，為應付時代的需要的，就是要造成公教思潮，挽救中國思想界的恐慌，吸收知識階級發起大規模的歸化運動的。我想輔仁大學將來定能完成這樣重大的使命。

我在上邊說創立公教大學的第二種需要是要培養公教道德學問有根柢的人才，在上等社會活動，擁護聖教權利名分，並以公教的原則建設新中國，這種需要的理由是最顯明的。

聖教會本來是天主的工程，具超性精神的事業，也但是信人的集合體，人事也佔了一大半，在社會上有常享受的權利名分。但若是公教人才缺乏，不能在上級社會中活動，社會國家的領袖皆非公教人，而公教人莫肯出頭露面的機會，自然許多權利名分便不能保持，免不了被非公教人獨擅，聖教會因而感受許多的困難，在聖教已經傳開的國家，政府便剝奪聖教會的權利，防礙聖教會的自由，在聖教未廣揚的地方，政府便生出許多難關，阻止教務的進行；若公教人材濟濟能在社會活動，參與政事，便能免以上的困難。

有時因公教人士放棄政權，一般奸黨便乘機得勢，「慢神虐民」無所不爲，不但社會國家得不到他們的利益，聖教會反要受他們殘害，所以公教人士對於政治切勿忽視，當設法培養品行端潔，學識淵博堪作國家領袖的公教人材，以公教原則建設國家，這是很重大的事。

我國公教人才很缺乏，這是不可諱言的，因此政治及社會一切重大的事業皆在外教人手中掌握，公教人士不得染指，使公教的權利名分——如信仰自由，教育權，教區財產——無形中（直接的或間接的）受損失。這是近年來彰明昭著的情形，不必申說的。

至論公教信友是國家的份子，有愛護祖國，光大祖國的天職，對於祖國的建設應有相當的貢獻，尤其我中華信友對於今日內亂頻仍，外患壓迫，朝不保夕，萬分危殆的祖國，負有重大的責任，人人當竭力盡智，挽救中國的危局，組織善良政府，改良社會，救正人心，以公教的原則建設新中國。然而這樣偉大的事業若莫有勇敢，勤敏，大公無私，愛主愛人學識淵博的仁人君子，絕對是辦不到的，這樣的人材，唯有公教學校才能培養出來。輔仁大學所以創立的原故，就是要為我中華造成這樣的人材。

剛大主教在他爲輔大新校舍奠基演說詞上，把輔大的使命發揮的很清晰並表示他對於輔大無限的希望，剛公說：「該大學的目的就是作成完善文化的工具，並希望——案教宗比約第十一的話——對於中國一切的新建設有相當的貢獻！」又說：「本校……是一個中西學者共發展舊文化，及介紹世界新科學之學府。」……「學生來到本校，不但在學業上有相當的訓練，而於生活上亦有相當的訓練，使我結果皆爲中國有貢獻之國民，故一般青年須有熱烈的愛國心，有相當的知識與學問，尤其須有高尙的道德的觀念，那時方才能爲中國之進步與發展有所貢獻……」我盼望本校成一個精神的觀象台不但由科學上指導青年，並按公教道德上指導青年，是所至望也。」從上邊的話可以看出剛大主教把輔大的使命看的如何重大，並他如何熱烈的希望輔大前途的成功。因爲對於輔大希望的熱烈遠大，所以愛護輔大也是熱切。這話並不是我憑空捏造出

來的，凡深知剛公十年來傳教的計劃並他關心公教文化事業的熱心的人都明白這話是真的。我記得我還能聽見剛公說他特別關心輔大的話，去年（一九三一）剛公在羅馬，我同留羅的華鐸一齊去拜見他，他說：「我很關心輔仁大學，因輔大的成功對於聖教前途比一座教區的關係還大；我不久要去美國，會見本篤會總長商榷輔大的事務，請多籌經濟，以備立案云云。」剛公果然不嫌長途的跋涉，往美國去了一遭。這足見剛公如何愛輔大了。案輔仁大學是以羅馬聖座的命令成立的，美國本篤會士熱心慷慨經營的，創立的動機是因中華公教學者英欽之，馬相伯二位先生的鼓吹贊助，又有剛大主教熱心的提倡愛護，校內組織頗為完善，有中西著名的學者努力教授，對於中華聖教前途定有無限的希望；將同上海震旦並天津工商等大學促成公教思潮，創造公教空氣，使公教思想因着文化的事業自己擴大，自己傳佈，以至貫注到中國四萬萬同胞的心理，着他們都認識

在天大父，愛慕之，恭敬之，這是剛公十年來傳教，日夜思維祝禱的計劃。

最後鄙人謹以虔誠的心神祈求，上主降福輔仁大學前途順利，在公教文化事業上能收完滿的效果，將來能與聖教初年產生過大教父及大辯教學家各道學院，並中世紀產生過經院神哲學師祖的大學院先後媲美，並希望中外，公教人士都明瞭輔仁使命的重大，大家竭力輔助之，使之昌盛鞏固，能作中華思想界之明星，精神的觀象台，以滿剛大主教之希望。

剛總主教與我國公教藝術

許德

中國自從剛主教來後，教務上得了新生命，可是中國真造化，剛主教不僅是教務上的偉人，還是藝術家哩！他向在義大利以藝術家馳名，至我國後，雖肩負宗

座代表重任，然對我國藝術的精雅每有餘暇即加研究，故已有深確的認識，中國傳教士往往以建築聖堂和雕刻繪畫等聖教藝術問題徵求他的意見，剛公也就指給他們應取的態度。本年五月剛主教更想系統的解決這個中國聖教藝術的問題，隨收集歷年中國公教藝術成績，在教育聯合會出一特刊，名「中國聖教美術」。收羅極富，並載有剛主教為中國公教藝術創造的標準宣言，現在我正想對剛主教與我國藝術說幾句話，特地把他宣言裏的幾個綱領來介紹一下。

建築標準

剛主教走遍了全中國，根據他個人所得的印象說：由廣東至北平，各大城聖堂的建築，幾百年來一致的仿效西歐；不是峨特式，便是羅瑪式；有時在鄉下倒還可見幾個純粹中國式聖堂，不過我鄉下的傳教士，如其經濟充足，也要建築西歐式的了，近年來少數有眼光的傳教士，始稍稍懷疑，是否應當這樣繼續進行，剛主

教對這疑案毅然決然的答覆一個「否」。他主張以中國式來建築，所引理由極其真確顯明。

第一，有一六五九年傳信聖部頒給傳教主教的訓命上說：「只要一個民族的風化不直接與聖教道理和道德相衝突的，無論如何，你們不可勉強這民族捨棄他固有的風化，實際上若將法國，義國，班國或西歐任何一國移植於中國，這不是無理麼？你們應遷去的不是本國的風化，應是聖教會的信德，這個信德不僅不吐棄任何民族的風化，却還保障，敬仰他們一切合理的進展。」再於一九二二年傳信聖部又質問各傳教修會之會長，於傳教區建築聖堂主教府是只採用外國藝術，抑或在可能範圍內，應用各地方特產之美術。可見，那種模仿西歐式辦法是不適合傳信原則的，第二，就建築形式說，在中國用西歐式，亦是一個錯誤，因為每個民族在他歷史的記念碑墓宮殿之建築上，都顯出這民族的本色及優長，譬如

小亞西亞的建築形式與埃及的不同，埃及的與希拉不同，希拉的又和羅馬式峨特式差異，這些區別是由個個民族的風化嗜好，史事，宗教，氣候，建築的質料等各種不同點自然而生，由此即不難了解爲何一個峨特式或羅馬式的建築物，在西歐看來是藝術的結晶，會發生活潑的興趣，在中國却當作僻怪的堆積，失去了一切的意味，這就是因爲中國和西歐民族的風化嗜好等思想點不同的關係，此外建築還要順應地方的風景，氣候，峨特式的房屋，頂斜而立，在使積滯屋頂的厚雪容易墮落；塔角又高入雲霄，在使配合北歐的天然景緻，互相輝映，然而這種房屋建在中國長江以南，就完全失掉他的用意了，反之中國式的建築，方線用意雖與峨特式或羅馬式大不相同，然却能滿足中國人美感的要求，能配合中國天然的風景。

第三，把外國建築輸進中國來，會連累傳教的順利，由歷史觀察，最障礙開教

者爲把天主教看做外國宗教，傳教士看做帝國走狗，種種偏見，因此公教的傳教士要破除這偏見，一到中國飲食服裝完全求中國化。論到聖堂，爲何不用中國民衆所寶貴的建築來求同一的中國化？固然傳教士建築中國式聖堂時，感覺一種「不自然」的反抗，看中國式聖堂不僅不和他自幼慣看的聖堂相似，反更彷彿神廟一樣，真不如採取西歐式的好。但這種西歐式的建築，在中國教友心理上發生同樣「不自然」的反抗，使他們看到聖堂就感到一種舶來品，「不自然」的印象，傳教士的寬洪，能犧牲一切，屈己就人，談到藝術自然也會犧牲私見，應付環境了，這也是一個民族愛國精神自然的要求，傳教士對這種要求當然取敬重態度。況說聖堂的形式，只要能在教友腦筋裏生一個天主聖殿的觀念就算達到目的了，建築形式儘可隨時隨地的變遷。如此更證明公教之「大同」性。

第四，本聖教會的遺傳：聖教會從公斯當定時，脫離了窘難，就不怕把羅馬萬

神廟聖作天主堂。及到了君士坦丁堡，即應用那方建築法建立聖堂，也漸漸的形
成一種君士坦丁堡即東都式的建築。就是羅馬式建築亦祇在最初保持他的原
狀，不久隨著聖教遍傳各地，與其他建築相雜混，僅看歐洲，英國式已與法國式不
同，由聖教美術史可見，聖教美術世世進展，本聖教會之大同性，不受任何畛域之
限制，能利用各處各種藝術，表出他的宗教思想，來到中國，這聖教美術的進展，當
然不可止步；且更要本著同樣的原則，應用中國美術之質料創造一種新的聖教
美術，

第五，反對派以中國建築法不配建造聖堂；這種意見是完全無根據，無建築
智識的，須知要建設中國式聖堂，並非主張把某某大廟照樣的繪來就造做聖堂；
我們主張是要採取中國建築之種種優點特色，表出我們宗教的思想來，換言之
即利用中國建築的美點形成一種適合聖教禮儀的建築，故此除掉大廟尚有無

數宮殿，紀念坊，樓閣可以利用，這些材料滿可建築一座滿注聖教精神的聖堂。果然爲完成這種斟酌損益的工作要一個藝術家，但這個希望我們可放在天主上智的亭毒。不過在這過渡時代，我們滿可本着以上的原則去共同努力。

這就是剛公對建築上的指導，以下再略談談總主教對

雕刻與繪畫聖像的標準

本地的建築法純係裝飾品美術，牠本身並不含有異端，因此其特具的美麗可盡量的採取應用，論到雕刻及繪畫聖像的工作可是不容取同樣自由的態度，因爲製造聖像有聖教會傳下的定律，即必須製造的端正，尊高，此外還須與代表的事實符合。不過聖像的寫真，主要的並非形態的或史事的，因爲這樣的寫真祇能適應學者的要求，未必能滿足教友之熱心。能啟發及滿足教友熱心的特特征是聖人之聖像的寫真；這種寫真同時適合聖人歷史的事實，論到吾主耶穌和聖母

的像，則當尊重聖教會相傳的形態，在衣服上或可稍容自由；然最好亦守自古傳下來的服裝。除此以外其繪畫筆法和精緻則滿可以中國繪畫的精彩去表現，因爲此類表現又不反聖教遺傳，又不變其實質，僅在形式上流露出中國美術的特色，爲啟發中國教友的熱心，適應中國教友的心理，自然極其合理，這也是中國美術特有的精巧，能中國化其形式而留其實質，聖教會對於藝術並不限定任何形式，因爲藝術的形式如人用的語言祇是表現思想的一種工具。故此爲製造聖像應取的藝術形式，除了尊重聖教會遺傳，只求其充滿端正，尊高，並能適合聖教敬禮聖像的目的，即啟發教友之熱心及孝愛就夠了。

結 論

中國幾千年文明產生的藝術，幾百年來不爲一班傳教士認識，殊爲可惜！剛大主教以藝術家的眼光，却把他的身分提高，且更要給他天然的美上加一種聖

教的色彩，用牠來啟發教友的信仰和虔誠，導引教外者認識真光，這實是應付中國美術復興新潮流的偉舉！爲達到這幾層目標，剛主教即主張創造中國公教藝術；創造的標準，據以上所述，即用中國藝術的美麗表現我們聖教的思想，剛公這種主張及其用意的偉大，自然不言而喻，可是理論方面的標準指導是如此，其創造的實現則還在全國教友上下一致的努力，逐漸推進，特特有藝術天才者，更當加以研究修養，勉力成一個創造家。一旦這種藝術創造成功，則可謂吾國傳教上又得一新途徑，美術上又放一新光明。我想到這裏，不覺希望橫生，向提倡指導的宗座代表連呼萬歲！

一九三二年九月寫於傳大別墅

「後補」

自「中國公教藝術」專刊出版後，傳信部特別注意。羅馬觀察報十月十九

日且披露重要公函一封，把傳信部或更好說聖座對我國公教藝術的態度明白表示，謹譯其梗概如下：

「貴專刊已呈獻聖父，聖父嘉獎異常，深喜以公教精神支配中國公教藝術之進步。總主教擅長聖教藝術，著作宏富，所擬各種標準很合聖座的觀點與希望，所以謹祝其漸漸普遍實現於中國。閣下說：「藝術雖是附帶問題，却異常主要，因為牠可表現普遍觀念，避免西方色彩」這話十分有理，的確要緊。把公教會以同情的方式表現，不可帶反對中國的意味，對當勸化的外教人，此點更是重要。從另一面看，若中國想逼迫歐洲採用牠的，建築式或繪畫式，人必認為怪僻可笑；那麼異地則皆然，為什麼必把歐西藝術形式運植中國？歐西術藝形式勢必給聖教會加一層舶來品痕跡，以東方人的心態與嗜好，自然難使他們滿意。實在公教會真如閣下所言無帝國主義歧圖，對任何文化的優點都加以教重。」果然能按閣下

所指示的光明途徑，往前進行，宗教和藝術都要沾得實惠。」我們看了這封公函，對我國公教藝術的原則問題，發生以下的感想：「羅馬說了話，案子已決定了！」

剛總主教與國語

鄧及洲

爲叫這個題說得透澈明白，爲叫念的人覺着不是一團糊塗，要緊把這個題，大概的段落預先聲明：

- (1) 國語的定義，
- (2) 國語的歷史。
- (3) 國語的優良。
- (4) 國語的效用。

(5) 國語的運動。

(6) 國語的公教態度。

(7) 結論。

1. 國語的定義——「國語」與「白話」這兩個名詞，有沒有區別呢？

爲解決這個問題的難處，我們該當知道，「國語」和「白話」都有廣狹兩種意義；在廣義方面說，兩個名詞沒區別；在狹義方面看來，卻各有專義。「國語」照廣義方面說，就是現刻的「白話」；照狹義方面說，那麼，牠還沒有誕生，還正在胚胎之中，廣義的「白話」就是各鄉村的「土白」；狹義的「白話」就是「國語」的胚胎。趕這胚胎到了成熟的時期，燦爛光明的「國語」就誕生了。到此我可給「國語」下個定義：叫着「受過鍛鍊，經過淘汰，而比較優良的」白話，「此刻所說的是「國語」的本身及牠的定義；至於牠有歷史的價值，或者沒有

有久遠的歷史，也應當說幾句。

2. 國語的歷史：——有些人對於「國語」懷疑，有的人不但懷疑，且敢大胆地說：「『國語』是什麼東西呵！」「古人所謂『文以載道』，『國語』也可載道嗎？」我們既是新中國的新青年，對於將產生的新「國語」應盡幾分天職，來述說牠的歷史。

國語歷史的久遠，說來不只那些懷疑「國語」的人們要驚訝，即我自己也免不了驚訝，因為「國語」在廣義方面——如上所說的——就是「白話」。上古的人沒有不說話的，也沒有不說當時最流行的話，而去說古文的；而每個時期最流行的話，就是「白話」。從此看來，我們就知道「白話」與人說話的歷史，同其久遠了。

大凡研究文字學的人們，都知道言語易變，文字則呆板不化，一般的人因着

牠容易變更，所以到後來，都不歡喜用「白話」來著書，因此「白話」逐日地失卻牠一部分的效用，從戰國時起，直到有清末葉，「白話」除在人們口舌上往來外，在書籍上，幾乎沒牠的立足地了。雖然「白話」遭了文人學士的輕視，到底在每個時期裏，終有一兩個，天賦特別的人，作了牠的知己，在高興時，拿着筆寫幾封「白話」信，作幾首「白話」詩，和「白話」的筆記等。陶淵明，李白，朱熹，及元明，清的一位小說作家，都是「白話」的知己，他們的天賦，也就與人大不相同了。到現在我們有了敦煌俗文學的發現，更可證明，世世代代，都有不少天賦特別的人，利用「白話」著書立說，不過當世的人不注重牠罷了。「白話」的歷史說明了，但「白話」的優良，我們也應當討論一下。

3. 國語的優良：——我們該知道，「國語」是活文詞，「文言」是死文詞，死文詞有兩種：

甲種是曾有過一度的生命，而現刻死去了，現刻的拉丁，禪，德（波斯古代語）就是這類的；乙種是連一度的生命也未曾有過，現刻的梵語和世界語就是這類的。我們的「文言」是甲種的死文詞，因為這些「文言」是古代的「白話」；古代的活文詞，而現今不能實用了。「文言」是死文詞，「白話」是活文詞，死的已不適用，而活的正是今世達意表情的工具，死而不實用的與活而實用的比較，優良劣弱還待我說嗎？

「國語」不只在比較上佔優勝，牠的本身也有自然的優美，他的優美有兩大特點，一是分析化的，二是簡易化的。

一「白話」自古以來，不受文人的干涉，常常自然演進，從籠統渾沌的黑暗中漸漸走進分析化的光明的道上，說到這裏，不妨舉個例：「文言」裏的「道」字，意思很含糊，但在「白話」裏當着「道」指「途徑」時，人們就說「道路」；當着牠指「玄理」

時，人們就說『道理』……白話這類的分析工作屈指難計；文言裏的含糊字經過『白話』鍋爐的鍛鍊，都明白好懂了。

二『白話』的演進，不只在分析化方面，在簡易方面，也有同樣的進步，推倒一切無意的繁冗區別。表示說話的第一位，所用的字，不過一個『我』字，於是就推倒『予』取『子』求』的『子』字，『祇』台』德先』的『台』字，『吾』浩然之氣』的『吾』字，在疑問方面，用一個『誰』來問人，用『什麼』來問事物，也打倒了不少的『何』『曷』『安』『胡』的繁冗，至於文言的麻煩及『白話』的簡易，能舉的例子還多得很，在這裏不便多舉了，心機活潑的隨便注意一下便可了然。

4. 國語的效用：——我們的『白話』文學，累世受『貴族性文學』的壓迫，在牠過去的歷程，尋不出什麼驚人的效用，爲知道『白話』的效用，我們不要看牠的本身，更好把眼光放遠一點，看一看歐洲，那麼，我們不得不承認『白話』前途光明

遠大，

歐洲的文明，一直到中古的末葉，受着深奧難學的拉丁的阻攔，發達甚遲，進步亦不決，在這個時候，有卓見的人，都起來提倡廢除已死的拉丁文，我以本國的活潑的土語。於是英國的趙叟 Chaucer 威克列夫 Wycliff 諸人，把倫敦附近的土白用了著書寫詩。在義國，有但丁 Dante 及阿爾伯狄 Alberti 等大文學家，利用脫斯克尼，Truscolo 的土話，來作他們的「白話文學」。當時德，法，諸國，在文字改革上，皆有同樣的努力。現在燦爛光明，男女老幼，能念書看報的歐洲，豈不是文藝復興，利用「白話」的效用結果嗎？我國「國語」成立後，牠的貢獻和前途的樂觀，正與歐洲相同，且有有過之無不及的趨勢。

5. 國語的運動：——「白話」的運動，滿可說發端於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一九一五「五四運動」後，就是牠鼎盛之期，那時「白話」寫成的，各種定期刊物，

遍如全國，到現在「白話」的書籍報章，小說詩歌，逐日增加，真有一日千里之勢，「國語」運動的發起人，自然就是胡適，陳獨秀，然而進行中的大部分工作，錢玄同，周作人，魯迅，劉復諸位，亦担任了許多，但「白話」雖則進步很速，然而在進行的道上，亦經過無數的阻擋與反動。反動方面，首先出頭非難而惹人注意的，就是古文大家林紓，嚴復了。林紓曾責胡，陳二位先生說：「不知救世之道，侈爲不經之談。」

「廢孔孟，劇倫常，而盡棄古書。」時或寫幾篇小說，登載報紙上痛罵，如荆生妖夢等。且寫了好幾篇論文，來給已死的「古文」保駕，如論古文之不當廢，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嚴復則深信「古文」不會亡，「白話」不能爲文學；即用「白話」以普及教育亦是退化，他相信「優勝劣弱」天演的道理，因此定斷，千萬胡亦無能爲力；所以他說林紓出頭爭辯爲多事可笑。

此外，學衡派的胡先驥和章炳麟，章士釗二位老學者，也曾作過「國語」運動的勁敵，「國語」運動，引起了全國的震動，有贊同的，有反對的；在此輿論紛然中，我們公教取了什麼態度，也得說幾句才好。

6. 國語的公教態度：——說到公教在「國語文學」上所有的態度問題，最好是該把剛大主教對「國語」所有的態度說一說；如同教宗在羅馬的一切舉動，能代表全世界公教的舉動，這樣，宗座駐華代表剛大主教，在「國語文學」所有的態度，自然也能代表全中華民國公教信友對「國語」的態度。剛大主教他對於「國語」抱什麼態度，可以從兩個地方看來：（1）從他（一九三〇，五，十二）在米郎大學的講演裏，剛大主教是位飽學的人，是位深具歷史知識的人，是位明眼而能觀大勢的人，這是衆人所公認，不須我多嘴來說。早看明了中國文學的情形，古文的衰頹和新體文的興盛，所以在他這次的講演上，屢次申明他對

「白話」所抱的「歡迎」的態度和「贊同」的實情。他不但向新時代的「國語」表示滿意的贊同，且無論何時的「白話」，他都具同樣的歡迎態度。在這——中國傳教的文化或學術遺傳——段講演上，讚美方濟各會士，孟高未諾說：「他把聖詠用方言譯出。」從這句話看出，他不但讚美孟高未諾把聖詠譯出，他更願意且更高興說的，就是這「用方言譯出」五個字。在「本籍神職班的學術修養」的講演上，他用羨慕「白話」的口氣說：「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拋棄古文體，採用語體文以作宣傳。」接着又說：「我情愿這種民衆化的文字，在各教堂裏佔有應得地位，和義大利但丁及聖方濟各時代一樣；我很喜歡把河間府的耶穌會士和聖言會傳教士提出，他們早就用「白話」出版了許多有價值的護教作品。」這些話明明白白，把他對白文所有的贊同態度表示出來了，她怕我們把他的心意懂差，以為司鐸學會了「白話」，不必學別的，在應用上已就盈

盈有餘了；爲打消這個糊塗觀念，曾說了以下的話：「這個（指他歡迎「白話」和「白話的書籍」等）並不禁止那些天資較好的司鐸去繼續在古文上努力，因爲聖教會曾把希臘羅馬古文學的寶庫周密保存，研究古文學自然也合乎牠最高尙的遺傳。」（2）從他致各區傳教領袖「論採用白話」的公函上（一九三〇年，七百零一號）剛大主教是位抱實踐主義者，不只在講演裡，空口說空話把他歡迎「白話」的態度說明就算完事；卻作了一翻有效的提倡。爲說明這一層，不需我絞腦汁，將他那道論「採用白話」的公函錄出，讀者細念一遍，便可得相當的瞭解。

主教尊鑒

人都知道中國政府在公文和學校裏已採用一種改良白話最近中國政府還下明令提倡這種改良的文字，這個新體文流傳已廣，學校用書，報章

雜誌，宣傳品等幾乎全用牠作成。古文言的探討，似已成文學研究家的專業。中國現代，正是中古義法班各國拉丁文退讓，新拉丁系語言代起，詩人著作都採用新體的時期請看但丁（不必多提別人）曾有論普通話的大著；他的神曲本用拉丁文開始，後來也改成了普通話。

聖教會不但在遠古野蠻和黑暗的時代，用心保存過文藝的寶藏，應用或推行普通話，以訓誨民衆，也是牠的提倡和主張，我們是聖教會忠實的信徒，也當竭誠歡迎這種改良的中國話，這個有效的工具，是天造地設我們，何不用牠著書刊報，廣傳公教真理。公產黨和別的聖教會仇敵用這個新體文去盡力傳播他們的謬論。我們自然也當振作精神，孜孜不息地去用牠宣傳福音聖道。

茲規定辦法如下

一、每個教區，若有特好文學的中國司鐸，當使他研究舊文學，精益求精，因為那正合聖教會歷代的遺傳。

二、凡是中國司鐸都當擅長白話文，以期寫作便利，文法正確，位居司鐸，在國語上，若連學識平常的本國人也比不上，豈不大可羞恥！

三、最後，外國傳教士，也當按力之所能，學習語體文，好能繼承從前的傳教士們，首先以華文繙譯西籍的遺傳。

中西司鐸過去現在，在文學上所有的貢獻，也可在此提念一下，因為，在古文上有幾位司鐸曾立過大功；還有些司鐸用白話發刊了多少神修書籍，聖人行傳，對於國語文，自然也很不落後。此外上海公會規定新要理當用淺近文言寫成，似乎較政府命令還在以先，對於經文又有以下的決議：「經言的文字，固然要有幾分雅緻，不過同時要簡易，明瞭，好叫人人都懂，

連粗淺人也不例外。」（上海公會決議案四十六款）所以我們當盡力遵守聖教會遺傳，奉行政府改良語言的法令，這事很有利益，因為按聖保祿說：「天主主的聖言活潑有效」（希伯來書四章十二節）。

不但剛大主教，在國語上所抱的態度，足以代表中華公教，就是中華各大修院，也具有代表中華公教的資格，在這段說話上，我本擬從祖國內，各大修院觀查上來立說，只是，祖國各大修院，國文講堂的情形，我沒有相當的調查，為這個緣故，只好「坐井觀天」地，就傳信部大學，中國國文講堂所有的半面情形，略說一二，況且中國各大修院，幾乎都有他們在此留學的代表，把傳大國文講堂，對於國語的態度說明，也可代表國內各大修院了。

自己故張大主教，離去傳大中文講席，榮歸祖國，起來繼續主講的于斌神父，他雖一度受過古文的麻醉，但早服了解毒劑，把他受的毒打消了，他用歷史的眼

光（指歐洲）看「白話」所有的好結果，又看見中國文學的趨勢；主講以來，無日不舉起「白話」的旗子，引着我們中國全體同學，向「白話」光明的道上進行。我們同學，因着他的指導，大部改頭換面，除研究古書的道理外，章句詞藻，探討推敲的工夫再也沒人掛心了。因此大凡作日記、寫書信，以及一切投稿的文字，幾乎沒有不用「白話」作表情達意惟一的工具的。這就是傅大中國國文講席的半面情形。

7. 結論——可敬的諸位讀者！說到此刻，「國語」本身的一切我們看明了牠的歷史很久遠，牠的優良很多，牠的效用偉大；不但學界起來運動，就是政府也頗令學習；公教既有推行普通語以訓民衆的良好習慣，又加上剛大主教的勉勵；深望大家以後，對於國語不再懷疑歧視；並進一步，加以相當的研究，如果大家這樣努力作法，那麼，我們將來在「國語」上收的效果，必定十倍多於「古文」這

是很可預料的。

以上的一切，是我對於「國語」區區的意見；此刻拉雜地把牠寫將出來，爲作宗座代表剛大主教駐華十週年，慶祝大會的禮物。及他通諭中國神職班採用「白話」的紀念，

一九三二，聖母升天後第八日

寫於羅馬傳信部大學，

剛總主教與愛國

楊慕時

「可愛的青年們你們應當愛國！」如今我們是在慶祝剛總主教來華的十週紀念。在這十年內，也許是剛總主教的不幸，正遇到了我國的不景氣內憂外患，

紛至沓來；天災人禍，悚目驚心；四萬萬民衆皆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但同時也正是這些可憐的民衆因被痛苦束縛的太甚了，起來要求解脫的時候，所謂民族運動已達於最高潮。人民隨着這種潮流的起伏，忽上忽下，忽東忽西，生活沒有一定的標準，一切皆入於無秩序狀況。剛總主教却在這種暴風急流之下，絲毫不知畏縮的，以他做神牧的資格，督促公教青年去做愛國運動。「你們應當愛國」這是他屢次發出來的呼聲。他在米郎大學講演時曾說：「論到愛國我們希望中國教育不落人後。又不自餒，反當站在前線，和第一流的國民並駕齊驅……」五卅慘案時，致中華公教青年函中也說：「愛國及希望國家的利益，不但爲人民之權利，亦爲一種天賦之責任……宗教不但不妨礙愛國，且提倡愛國是隱合於救世主耶穌，痛哭日路撒冷城傾覆之遺範，把愛國看作神聖事。」這幾年來他發表之關於愛國的宣言很多，最近對輔大學生的講演詞是更堪得我們記憶的。其中發揮了

他的「愛國觀」非常精細，指示給公教青年愛國應走的途徑也甚詳明。中國目下的情形，讓敵軍在國內縱橫馳騁，搶殺擄掠，地方不堪蹂躪，正與歐戰時之比國處於同樣的苦境。當時比國被德意志的大軍侵入，幾乎半壁淪亡了，國人咆哮若狂，無不義憤填胸，同仇敵愾，那時打着「公教救國」的旗幟大呼「愛國」！口號的，却是公教份子的最高領袖樞機主教麥而些。他鼓吹教友們，應堅忍持重，長期抵抗，在德國的兵威下不可擅慄。他說：「比國民衆沒有屈服；賴天主的寵佑，以後也不要屈服的，直到艱難困苦的盡頭，我們總要以不變的鎮靜去安慰那些在外的同胞，去感謝我們的慈善家，去給兵士們歡樂祝福，給我們的聯邦，伏首在亞伯而特王的陛下；至到盡頭，我們的鎮靜是給與敵人的挑戰，是我們每日的愛國行爲，是比利時貢獻於智，仁，義，及全能天主的仁慈前的敬禮。」並激勵他們不怕爲國犧牲，頭可斷，血可流，祖國的光榮不可喪。他說：「歷史的每一階級，乃天主

照顧的一頁紀錄，這個紀錄是我們來寫的，但執筆的却是全能天主的堅決而溫和的意旨。寫金字，寫血字在乎我們，但必須要寫的。到了來世，我們還要打開這本紀錄，我們每人共同努力的成績即要擺在眼前。」這位偉大的人物，後來被了國民的崇拜，在通街大衢之上有給他立的石像，呼他為民族英雄。我們的剛總主教在同一的環境內，也給了我們不少的愛國指導，他不過以外人的立場，在詔詞上當然有些不同。但實質上不外乎暴露公教的愛國觀，與麥而些樞機的精神毫無差別。因此我們在這十週紀念內，當給剛主教表現十二分的敬意。

愛國的行爲是倫理中的美德，是各個民族所崇尚的；牠的基礎完全樹於正義之上，承認正義的民族間接也就是承認天主，因為天主即正義。所以聖多馬斯曾謂愛國含有宗教性。這種愛國行爲，與公教道理是決不會衝突的，即如希拉大哲學家亞立司多德說的：「善與善不相衝突。」愛國主義是不學而知不慮而能

的，是本性教給我們的。公教不但不破壞本性，反而完成本性。因本性是造物者賜給我們是非的寶鑑，他所映照的是造物者的最高意旨。我們遵循本性去愛國，正是實行造物者在我們良心中所頒佈下的法律，公教既然是發揮光大自然法律的使者，所以提高這種愛國行爲，使他在愛人的誠命中佔爲首的地位。實在，除了天主以外，還有比家庭與國家更親近我們的嗎？我們愛天主，是因他造了我們，愛父母，是因他們生育了我們，愛國家，是因她保護我們，統治我們，天主是我們的最高根源，其次是父母，其次是國家。我們的愛即當按着這個順序往前推進。「真正的愛國。」剛主教說，「當成立於超越家庭，宗族而擁護國家的愛字上。」就是這個意思。以愛父母的愛愛國家，不祇是公教的道理，我國先賢已早明此義，我國數千年來的愛國倫理，即常把「忠」「孝」相提並論。直到入了現在，這種觀念仍然存在。如梁任公的新民說裏即有這段話：「父母之於子也，生之育之，保之教之，

故爲子者有報父母恩之義務；人人盡此義務，則子愈多者，父母愈順，家族愈昌，反是則爲家之索矣！故子而違父母之負者，謂之不孝；此私德上第一大義，盡人能知者也。羣之於人也。國家之於國民也，其恩與父母同。蓋無羣無國，則吾性命財產無所託，智慧能力無所附，而此身將不可以一日立於天地。故報羣報國之義務，有血氣者所同具也。「公教根據這種大義，用頭號的大字寫出來：「不是一個真正愛國者，也就不是一個真正的教友。」可見愛國的意義，被公教人看起來是更較嚴厲的，假設我們談話能够認真，便不宜說我們公教人也是愛國者，反而當說我們是公教人，所以愛國。既然愛國了，即不能不希望祖國的盛強與發展。那末，給愛國二字下個定義，也統不外乎「以國家的生存及人民的福利的主旨，對外抵抗強權，謀本國之獨立與自由。對內改造政治，謀國家的統一及民族的發展。」不過愛國也有一定的範圍，如果愛的過火，便入於

過激的國家主義。剛主教很沈痛的說：「真正的愛國不可和過激的國家主義混視，以醜惡仇視與殘害，使各國重陷入野蠻狀態。」愛國仇視當然不是相聯的。愛國所以稱爲美德，是只限於「愛」字，如果由「愛」而至於「恨」便成病的了。法國的鐵血女士聖苦諭納當她佩上指揮刀，踏着烈士的血，去前線督師的時候，她何嘗恨過英人？她的目的不是爲爭「人頭」去了，她所爭的是本國的權利，所要求的是本國民族的解放。不然她也不配得一個「聖者」的榮銜。凡正當的愛國運動，剛主教不但不阻止教友們去參加，反邀請他們站在「最前線」，教宗也來電獎勵爲和平實現，教宗所切望者，乃中華民國應有之希望及權利皆被完全認可。實在是因爲目標純正，並沒有越了正軌。我們所爭的是權利，所要求的是民族的解放。我們到了爭求不得的時候，滿可爲國犧牲，滿可流血到最後的一滴。救世主耶穌在聖經上也告訴我們：「爲自己的親友捨命，無人有比這個更大

的愛。」我們如能履行這個愛德的最高方式，將來到了天國也要得一頂「勇士」的花冠。但若不把純正的目標放在眼前，一味順乎感情的衝動，愛國出於私憤，致於惹起仇外運動來，公教那時一定要立在反對地位的。那些過激黨人，把愛國原則本推翻，對內，以國家有禍，以人民為奴隸，在國家的神位前，個人或家庭的任何權利皆為犧牲。對外，施行富國強兵政策，以併吞為能事，以侵略為手段，為謀本國民族的發展，而去剝奪他國民族的權利。這種蔑視人道，背棄真理的國家思想，是決然與公教兩不相容的。剛主教所以關於此點特別警告了我們，他在米郎大學講演時，也說過同樣的話：「公教友的愛國，不要流為發自仇恨，產生仇恨，過激且野蠻的國家主義，他們的愛國思想當發自愛情，產生愛情……」與國家主義矛盾的是

狹義的國際主義，我國在這新舊思想交替的時代，一派崇拜社會主義的新

人物，開口國際主義，閉口國際主義，不但謂愛國是無意義，反想起來打破國界，推翻一切現代組織，以期拍拉圖的理想國早日實現。這般人也不過在家裡相慶昇平的時候說便易話，假設侵略主義者的炸彈真要落在他們頭上，他們非伏在國家的翼下無處藏身，敢保這種高調是唱不起來的，當歐洲大戰開始，以國際主義相號召的社會黨人立見解體，各去擁護自己的國家，以炸彈炸人，爲免的自己不受炸，這豈不是實例？我們公教人，本着基多博愛的精神，倡導世界和平，呼四海皆兄弟，祝天下爲一家，聖保錄宗徒早於廿世紀前發表宣言：「已不分希拉人或猶太人；割損的或不割損的；也不分野蠻的或文明的；奴隸的或自由的；但基多是萬有而在萬有之內。」當今教宗又重復聲明：「聖教會不分種族，不分畛域」。這樣何嘗不是一種大同思想；但當認清，公教的大同與國際主義的大同根本兩樣。公教並沒有說一切經濟權利皆爲歸公，然後用同一的法律同一的政治，融合世界

各種不同的民族，做一個大規模的烏托邦，公教所根據的只是一個超性的觀點。是因爲耶穌降世成人，不是只爲一個民族，却是爲全世界，聖教會便一視同仁的向各個民族宣傳基多之名，使他們皆受真光的照耀，共享救贖的大恩。除此觀點之外，公教並沒有別的大同。那些好引用新名詞的漂亮人物們，往往也給公教加個國際主義的徽號，這也未免太滑稽了。倒底，若論廣義的國際主義，如歐戰後產生的國聯，她的目的是在增進國際間的協作，保障世界的和平與安寧。她並不廢止各國的主權，她也不是一個太上，國家存在於一切國家之上，她只想將國際間的紛爭，不直接訴於武力，却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這種理想是我們公教人努力的擁護和提倡的。——總之，公教人固不可因爲講愛國而入於過激即國家主義，但亦不可爲了講博愛而入於狹義的國際主義，反當不偏不依，法乎中常才對，我中華公教同胞，幸有剛總主教的領導，即不難本着「公教的愛國觀」往前進行！

但是怎樣進行？剛總主教只喊了一聲「可愛的青年們，你們應當愛國！」就完了嗎？不，他還給我們指示了愛國應走的途徑。在他說了：「你們應當愛國！」以後，緊接着就說：「你們應當積極的在你們嚴格的生活上及學問上準備，在最近的將來爲國勤勞。但是愛國不在空言妄動，而在所得實用的學識及注重公私兩德的修養。」剛總主教深知一般愛國青年，徒尙形式不重實質，所以才有這般話。我們固然喊幾聲「口號」發表幾篇「宣言」，做幾個「示威遊行」也算表現了我們一點愛國的精神。到底專憑「口號」「宣言」「示威」可以救國嗎？我們也許聽見一聲「外侮」，立時義憤填胸，把食指咬破，寫兩個血紅的大字「國恥！」這樣一來，令全國的民衆聞而咋舌，呼我們爲民族精神的代表者，但是國難就能因此消除嗎？或者，我們見國家被人欺凌而傷心，跑到江灣，閘北一帶的戰場上，對着那一堆一堆的灰燼瓦礫，對着那一堆一堆的壯士的肉骨，大哭而特哭。

的，傾出翻江倒海的淚珠來，洩一洩我們的冤屈？但是，實際上可能有何補救？這一切都是形式問題，真正愛國者，爲給國家有點積極的貢獻，如按每人的地位，在嚴格的生活上及學問上準備，每一個國民皆爲記着他，是組成國家的一個細胞，而負起「蹄涔之水以補滄海」的責任，自己發奮努力，養成健全的人格。細胞健全了，國家才能健全，國家健全了，外侮才不致於發生。這個原則也正合了儒教的家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我們不想愛國則已，愛國，就不能不走這個途徑。不過這是普通公民的愛國，公教人除了以公民的資格來愛國，還當盡他一部份公教友們責任，所以剛主教又給我們提出一個

公教愛國的方策來。「你們都是寬宏熱烈精銳的青年，當以善言善表，宣傳公教義旨。蓋宣傳公教乃救國工作中之最大者。爲此可引用聖經中之格言：『先求天主之國，及其義德，其他一切需要不求自來矣。』」剛主教認清了中國的需要。

他以為欲圖振興中國，不能不提倡宗教：「一個民族，」若沒有超性的信德，或失棄仰視天國的精神，一意願從物質的要求，把人生全意義看作麵包問題，已離開了人類進步的光明道路，必不能有遠大的前程。」這話並非宗教家的瑣談，其中含有至理。宗教對於政治的功用，可以溝通全國人的思想，維繫全國的人心，法律達不到的，宗教却可以達到，她的能力的偉大是不可思議的。我國自革命以來，破壞固然是破壞了，建設却沒有建設起，我們所受精神上的損失，比較物質上的消耗還超過百倍。一般不徹底的革命家只會吹虛，製造出幾個新名詞來，惑亂衆人的聽聞，排斥宗教，厭棄道德，把民衆的倫理觀念鬧成一塌糊塗。結果：民德墮落了，人生觀頹廢了。一個個都是精神萎靡，知覺麻木的。你給他講愛國，他倒說還不如講戀愛的呢。做官的完全不懂何謂公益，何謂私弊，只知爭權奪利，刮民以自肥，政綱於是乎紊亂了，律法已成具文了，政府也變做了無用的機關，這樣的國家還怎

能稱得起是個國家，還怎能不速於滅亡？到底剛主教見到這般情形，絲毫不抱悲觀。旁人都以為沒希望了，他却喊着：「無希望中還是希望！」他似乎看見了中國的再造和復興，他對青年們說：「可愛的青年們，凡同情於中國的人士，對於今日的現像，不能不感然心憂。然而不可失望；在這痛苦的海洋中，蘊蓄着中國的再造和復興。我堅信那般只見中國的解體與衰頹而冒加批評的人們，不免有極大的錯誤。因為天主造的民族是可以救藥的。他支配民族的生存，決不以偶發事項為標準，却是根據緩進而莊嚴的歷史大道。」我們知道剛主教是具有世界眼光的，他在未登中國海岸之前，早已見到了中國的底蘊，他對中國的前途所以負以悲觀的理由，是因他見了：「中國的古信仰雖墮落，却具備各種資格，以負擔偉大的新使命；他們本性的優點，滿可做新倫理建設的堅實基礎。」剛主教的樂觀在這裏，剛主教的希望也在這裡。他自入華之後，逢人樂道的便是公教要為新中國的

救星。他始終抱定這個根本觀念。到處去講演時，總要提起中國和古代的羅馬來。最近在輔仁大學的講演仍然還是提着：「中國現在的恐慌，歐洲已有同樣的經過……那受詩人讚美的羅馬，」在太陽底下不能有比你更大的」也不免受了敵人的侮辱，蠻族入侵，直搗國門，這時候的歐洲就彷彿沈沒在昏黑的夜中……但是有一個加利肋亞的漁人，去羅馬下了永久復興的種子。果然在歐洲各外教民族的廢址上，不久全發現了公教的新文明。」這種新文明，如同剛主教說的，便成了歐洲復興的要素。中國的公教愛國同胞們，聽見這段故事，必當振作精神，負起建造新中國的偉大使命來，使宗座代表的希望，由理想達於實現，不要讓他空空的喊一陣。「可愛的青年們，你們應當自幸是公教的份子，天主召叫你們，為你們本身及國家的利益。應如同古時羅馬的教友，用你們的善言善行及公教的精神力，求社會的革新！」其實革新社會，不一定非做個國民的領袖，也無須乎樹立

什麼豐功偉業，宗座代表給我們提出的革新策略，是極平庸而簡單的，是人人能做而且當做的日常行爲，祇要公教友能夠實地表現出一個對於社會服務的責任心來，革新的條件也算滿全了。

社會服務的責任心怎樣講？宗座代表有很切實的答覆：「社會服務的責任心，應當建立在兩個公教文化的基本觀念上：第一是服從長權，遵守法律。公教教友有服從長權的責任，因為長權來自天主。這種的服從，不應只有畏懼的性質，應如同聖保祿宗徒所說，從確信愛護而來的，有遵守法律的責任，因為法律是神聖的，是各會社，各國家的保障。國內的混亂，不過是長權的衰弱所致，待恢復了長權的原則，實行遵守法律之後，這個衰弱自然無形消滅。你們，公教教友們，應當身先立表；絕對的尊重法律，父權，政權及教規，古羅馬人說：「法律森嚴，原是法律。」雖然森嚴也當遵守。第二是主持正義公道。公教教友，明知正義公道是天主的嚴

命，所以在私自或公共生活中，應具維持正義公道的決心。一旦國家失去正義，公道及社會公益的嚴格行政，國家的榮譽和元氣就不免墮落，人民的生活也就發生痛苦。」剛大主教講的這種責任，至矣盡矣，公教友如能認真的去實行，那末便是以善行做了公教的宣傳，便是散播了基多振興的種子，便是做了至高尚的愛國行爲。

公教同胞們，請你們舉目望一望浩大的中國，在這過渡時期，正如漂浮在大海洋中的一隻無舵的孤舟，她左傾右傾的蕩漾在驚濤駭浪之中，已絕危險極了，突然又以東海島上颳來一陣打頭風，把他陷於淪喪的苦境。我們公教人也是那船上的乘客，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豈可不與全國民衆戮力同心，共救危亡？前幾天才過了九一八的週年，凡是具有血氣的，誰能不覺着心頭上的刺痛？但是我們應當捫心自問，在這一年之中，做了幾件愛國的犧牲？流了幾滴愛國的血？

經過一番反省之後，知道我們自身並沒有爲國家的公益做了些許的貢獻，那末將以何名義去責難政府？以何名義去怒斥禍國殃民的惡軍閥？我們公教人一方面當呼求超性的援助，祈禱仁慈的天主速救中國，速救那些在敵人的炮彈下叫哭的東北同胞。因爲只有天主是全能的，只有他能使風平浪息，只有他能轉禍爲安，只有他是我們惟一的救星。但他一方面，還當按人力之所能，負起公民與公教友的兩項責任來，當記憶着宗座代表的訓話，身先立表，做愛國的急先鋒，對着目前的時局，不要抱悲觀，反當以大無畏的精神，努力向前奮鬥，打破種種難關，消除一切障礙，本着公教愛國的光明大道，服從長權，主持公道，爲國家造光明，爲民衆求福利。公教愛國志士們，起來努力吧！將來躍到船艙裏的，搖櫓打槳，佔有操舵者的地位，使國家得慶安瀾的，誰知不就是我公教青年？

一九三二，九，廿二，晚稿

剛總主教與國民黨

田樹聲

渡黑暗的海洋，沒有斗星或指針，失途徑是不免的，同樣處在時機危迫之秋，沒首領來指揮，失敗亦是難免。在國民黨執政之時，黨綱黨義，中山敬禮，都是要人研究舉行的。然而他對於公教信條，有無衝突？教友當否研究？對於政府，當取何種態度？處在這猶豫不定的時期，剛大主教竟有所表示，他是我們的明星指針，我們的導師。耶穌說：「聽你們的就是聽我。」又說：「你們去教訓萬民。」那末「學問自司鐸口中出」的話是不錯的；何況大主教又是教宗的代表呢？今將他指給我當走的途徑，略述於後：

對黨義

北伐成功，三民主義，定爲必修課，凡是有血氣的男女，具有愛國思想的人們，是都當讀當研究的；不然，便不堪稱爲正式的中華國民，他是孫總理四十餘年的經驗，集世界大成的救國主義。「因三民主義，係促進中國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使中國永久適存於世界。」我們中國自古以來，常是不注意民族主義，所講的的盡是些什麼平天下的大同主義，以致「外國旁觀的人，說中國是一片散沙。」他們便來用政治力和經濟力壓迫我們，定立了好些不平等的條約，故此軍事，政治，財政，司法，受其束縛，教育被其侵掠，金融爲其操縱，又霸佔我們很多的領土和租界地，作侵略中國的根據。此外更是受他們那人口增加的壓迫；他們的人口日日增加，我們的不增反減。那末他們漸變爲多數，我們變爲少數，到那時要消滅中國，豈不易如反掌麼？「近百年之內，在美國增加十倍，英國增加三倍，日本也是三倍，俄國是四倍半，德國是兩倍半，法國是四分之一，我們的人口，

自乾隆到現在，將及二百年，還是四萬萬人。（照外人的調查還不及四萬萬）同時受政治，經濟力的壓迫，和天然的淘汰，就很難渡過十年。那末我們若欲救此大難，非提倡民族精神，使人人知道，如今是死期臨頭，這樣我們民族的他位，才可以恢復。

自古迄今，國家大權，常在帝王手中把持，生殺予奪，隨性所欲；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民權二字是提不到，且百姓亦不知其為何物，但是近二百年來，歐美人民發生了覺悟，於是不約而同去爭自由平等，流了無數的鮮血，犧牲了不少的性命，然而所爭到的，還不是充分的民權，不過一個選舉，總孫理為救此症，特倡權能分離學說。人民有權若工程師，政府有力如機器，所以百姓有選舉，罷免，複決，創制四權，以管理政府，不受其壓制，政府有立法，司法，行政，監察，考試五權，為發生最大的馬力，達到萬能政治，與人民謀幸福。這樣的用人民的四個政權，來管理政府五個治權，

那才算一個完全民權政治機關。有了這樣政治機關，人民和政府的力量，不可以彼此平衡。」

人生來就當吃，不然便要餓死，這是人人所知，用不着試驗的。古時地廣人稀，易於謀生，故無所謂吃飯問題。到了近百年來，機器發明，以天然力來做工，弄得許多人，便沒飯吃。社會上呈一種不安的現象，所以這個問題大有解決的必要。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都非解決的根本辦法，且多背於情理，唯有民生主義才是好的呢！就是節制資本，免生出階級戰爭；平均地權，使人人有田可耕，此外大的事業，私人資本幹不到的，皆歸國辦，這樣人民對於衣食住行，便不覺困難啦！以上是三民主義的要義。我們公教中人當否加以研究？時機迫矣，不能復閉關自守，作那世外的生活！有人以三民主義是排外，是異端，是共產主義，所以公教人是不宜講，不宜研究的，弄得迷迷糊糊，失了定向，好似坐在雲霧中似的。恰好正當此時，可愛的陽光

到了，——剛總主教——以他的光明，示我們當走的道路。他說在三民主義內，許多是好的，或者至少不壞，多多少少與聖教社會學（如良十三新事故，天主不朽工程兩通諭及社會律）相符合，或者能將就。那末以我個人的判斷，在公立學校的，即不教授，至少可以講解。」這是剛大主教指示我們，三民主義有研究的可能，但是有很多的疑難，却是不得不回答，所以他開口又說：「要緊的是委派到學校裏去講解三民主義的教師，須在公教道理和公教社會學上，素有根底，三民主義上有宜解釋，宜更正的，譬如進化論，不過孫文只是引用，並非以此教人，好教師們反可得個發明和辯駁的機會；孫先生雖亦曾提過社會知共產主義，却獨具新解。實在說來，他是顯然反對馬克斯的社會主義，似乎他也反對包爾希維克的共產主義。」至於民生主義，剛主教說：雖有不少矛盾和不清析的地方，但他的心是願意人民脫離苦境，達到較好的地步。所以原則是好的，且是合乎公教精神的。」大

主教又引孫總理的話說：「孫逸仙在他的序上剛明說道：惟此次演講，既無暇晷以預備，又無書籍爲參考，祇有登壇之後，隨意發言，較之前稿，遺忘實多，雖於付梓之先，復加刪補，然於本題之精義，與敘論之條理，及印證之事實，都覺遠不如前，尙望同志讀者，本此基礎，觸類引伸，匡補闕遺，更正條理，使成一完全之書，以作宣傳之課本，則其造福吾民族吾國家，誠未可限量也。」所以公教教員滿可正其謬誤，自其主張中，引出不背教理的結論。因爲詮解的途徑，按上述的序文，孫先生已自勵的開給後人。剛公又說：「要記着三民主義上，未有明明反對傳教的話，自他一方面，中華百姓盼望得合理的名分，和取消政治經濟上不平等的條約，乃是根據公教正義和愛德的原則對於這個問題，教宗在一九二八年八一通電上，給了我們一個好的証據，公教並無反對中國的成見。」

（註）引上剛公語，見上海德神父法譯三民主義總主教的函序。

對孫文敬禮

政府規定，對於孫總理遺像，宜行鞠躬禮，尤其是在學校內。但這裏敬禮，是否異端？公教青年是否當參加？實是重大的問題，有研究的必要。敬偶像是把天主當受的敬禮，加於受造物，其結果是加於惡魔；詳言之，理知認受造物爲天主，意志欲敬其爲天主，外面又以敬天主的重禮，加之受造物。不過第三項，已足構成拜偶像的大罪。那末孫文遺像的敬禮，在政府腦海中，有沒有過這樣的觀念？請聽剛主教的「鞠躬本來沒有異端的意義。政府定此，不過是爲敬禮國家的公父。能是過度的，但總非敬偶像，因爲缺少敬禮偶像的意思。（政府本是無神政府）又沒有祭祀，倘有地方，擅敢在像前作祭，那便成異端，教友是萬不能參加的。我們不要製造錯誤的良心。倘學生對於國家這種儀禮，有不明之處，我們有光照的責任。」那末這件良心問題，又是剛總主教給我們澈底解決。

(註)上引剛公語亦是上海德神父法譯三民主義總主教的函序

對政府

各國的使臣，對於駐在國的權利，多是不理，所希望的是已國怎麼在政治經濟上，握着特權，這才叫作不辱使命。至於有所慶祝和希望，亦不過是官樣文章吧了。不使兩國感情惡化，發生戰爭，那還算萬幸。若說在言行上，有所貢獻，那是絕對幹不到的，至於剛總主教可大不然了，他自一九二二使華以來，在這十年之內，對於我們的政府，不但是慶祝希望，且命公教信徒，服從他，盡力有所貢獻；復以言行，助我政府在國際上，達到相當地位。

北伐成功，聖父遂於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通電於剛代表，請其轉致中華民國，所以剛總主教慶祝我們中華和平統一說：「至我教宗的心願，已於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所發之通電內，表示一切。今日得再行面陳，無任欣慰，目覩太平實現，

統一告成，本代表深願自今以後，政治維新，實行建設，則中國萬年有道之基，其在斯乎？」他於中國的希望，不但是言語，且用祈禱的神力，滿此企望。「吾僑之心願，表現於心香心祝，呼籲上主，降福於普天下最大之中華民衆，却願維皇普錫國內之昇平秩序，與公義愈穩固愈堅強，精神與物質之文明，日益發展，俾維新之中國，於國內於國外，皆得平安，一道同風，發揚威武，得能儔侶列強，坐享無上統治法權，圓滿充足，庶保我國內子民，亦萬福攸同，而爲普世太平之保障也。」剛大主教於政府是如此的希望和慶祝，真算難能可貴，且又有大過於此者，命教士信友，對於合法政府，誠心服從，竭力貢獻祖國：「凡吾僑教士，對於內政外交，本居局外，無偏無黨，從未干預；惟對於合法政府，則極端尊重，對於中華新造生命，尤極願共扶大雅之輪也。」他在傳信部演講時，又引下列重要的談話：「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五，聖父致中國各教區領袖的公函裏說，聖教會從來未許過，把傳教事業，作國家政

治的工具，歷史上證明，任何民族，任何政府，聖教會均可與之適應，聖教會教人遵重並敬禮合法長官，爲教士教民所要求的，不過是自由安全，和普通權利吧了。」

教友對於政府當取的態度，我們可自教宗八一通電中看出：「教宗特囑諸中國司牧，著手組織，及發展公教進行，以完成其傳教事業，俾公教之男女信徒，及尤屬可愛之青年，以其祈禱善言及善工，於其祖國之和平強大，及社會昌盛，有其當有之貢獻，使聖經中，神聖救世之原則，得傳佈於世，並襄助主教司鐸，以廣揚基多之思想，及因基多仁愛而得之個人與社會的幸福。」換言之，宗教囑我華教胞，爲祖國努力，至其途徑，則爲發起或推廣公教進行，至剛主發在公教進行組織上，是如何提倡？如何鼓勵？有當前的成績作証，用不着我來辭費。

若論政府之與剛主教，單看總理奉安大典，卽能知其大要，政府邀請總主教參加，他便偕各國公使，乘國府特備之外交團花車，自平南下，進謁國府各要人，國

府以其爲羅馬教廷特使，故以公使之禮接待。蔣主席致答詞略謂：茲承貴主教代表惠然來臨，不勝榮幸，敬謹感謝；敬祝貴教皇及貴主教健康，詞畢蔣前迎三步，與之行握手禮。禮畢，仍備大禮車，送剛主教出國府，那末這樣的情感，這樣的敬禮，也就不言而喻了。

從此看來，剛總主教對於國民黨，是具有信仰和感情的。給我們中國聖教增光不少，提高我們公教信友的國民地位。我們對於大主教，當如何頌揚和感激？恰好今年正是大主教到華十週，國內外中華教胞，必有一番慶祝。我所以也不揣愚陋，草成此篇，爲總主教大人祝萬歲。

剛總主教對我國共產黨之批評

郭 藩

「共產黨」這三個鴆毒的音波一打動人們底耳鼓，立刻會引起：「一隻凶惡的怪物，滿身染着猩紅的熱血，兩眼射出忿恨的毒光；右手握着一把明亮的長刀，左手舉起一枝烈焰的火箭，到處屠殺焚燒」的一種恐怖印像。這「人類公敵」的怪物自從抓住了俄國，便拿來作實行牠那理想的破壞與屠殺底試驗場，試驗底結果就是把資本家，教徒，異黨，嫌疑者以及一切良善人民底血所染成的紅旗遍樹了全俄，於是那些殘暴的獸人向着那高高樹直着的血旗狂呼：革命萬歲！共產萬歲！

萬惡的共產黨！一個若大的俄國完全作了牠的犧牲還款不足；還要打發那些狡猾的專使到世界底勞工界裏面，用資本家底專制和壓迫作激動；用公產和不等底幸福作誘餌。可憐無數勤樸的勞工都上了牠的圈套！還有那些自稱「被壓迫民族底救星」的一羣一羣地遣發到各弱小民族裏去；外面戴着一副獨立

平等與打倒列強帝國主義的假面具，以博得政府和人民底同情，時地便實行牠那陰謀險惡的共產化。可憐許多被壓迫的民族，因此就墮入更紊亂痛苦的深淵裏去了！

在這些被壓迫的民族中那受禍最大，受苦最劇的便算我們中華民族了！我們中國因為地域底廣大，人口底衆多，極引蘇俄底垂涎。於是便盡量地施展牠那鬼魅的伎倆，從政治經濟各方面一齊下手，務使這政治紊亂，經濟貧乏的中國造成第二蘇俄然後纔快哩！當着國民黨北伐底時候，詭詐的共產黨用巧妙的術法取得與國民黨合作底資格；於是舉凡印刷品，經濟，軍械，宣傳機關以及各種組織無不盡量應用作赤化的工作。果然農民起來相反地主，工人相率罷工，學生便相率罷學；都以宣傳「打倒土豪劣紳！」「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基督教！」底口號為他們惟一的天職了。可憐南方數省，便儼然成了第二蘇俄了！

可好中國真正的民族主義和愛國精神覺悟了；曉得脫離列強底帝國主義而墮入共產主義底深淵是極危險的事。於是革命成功的第一脚便是反共，以全政府底力量與這凶毒的惡魔奮鬥。但是共產底流毒已經氾濫的廣了；軍械金錢已經據奪的多了；又加以連絡各地，底土匪與敗兵，聲勢因此益加浩大了。於是到處搶劫屠殺與一總正真的權利和道德爲敵。那末擁護一切正真權利和道德的公教，更遭牠們的仇恨與侮辱了。因此凡共產老爺光臨的城區，聖堂被他們搗毀焚燒；傳教士被牠們架拆殺戮，傳教事業因此便遭受重大的打擊；而一般關心教務的莫不痛心憐惜。正在這艱難困苦的時候，我們的剛大主教以慈父底心腸來安慰我們，用高妙的手段指給我們該走的道兒。安慰我們的話就是教我們以堅毅忍苦的精神，勝過一時的艱難；因爲共產底氣箠無論怎樣緊張，我們這種天性良善的偉大民族終不致作牠的犧牲。其所以不致作牠的犧牲底理由，剛大主教

更用敏銳的觀察，深切的認識，給我們明白地分析：

(1)「中國民族最富於實際的中庸性。雖生性質樸，可因領袖的誤引越出軌道；然不久即恢復平衡，非神秘性的民族可比。」這幾句話把我們民族性切實地表現出來了。我國近年來種種擾亂的時局，可說都是處領袖地位的軍閥政客們造就出來的，與我們溫和誠樸的民族性實在不發生什麼關係。若果將來政治上上了軌道，領袖得了相當的人才，這些擾亂的現像將自行消滅了！

(2)「凡共匪以武力盤據的區域，如中部許多城鎮，人民雖無力反抗，然都希望早脫水火。」這是說我國人民因着民族道德底穩固，酷好和平的天性；雖然一時處於共匪武力壓迫之下，終究不能為那種殘暴無人道的主義所化哩！

(3)「中國與俄國不同：無大地主，農田零碎，無可分配，農民愛護祖業的意識也大。烏烟瘴氣，不着邊際的誘惑，不易使他們動心，而放棄所有。」這是天主賞

賜我國民族的特恩；在這種經濟恐慌鬧到沸點的時候，我們中國雖然民貧財盡，但是還覺不到多大的恐慌；理由就是因為我國底一般平民都有自己的幾畝田地，若勤力耕種，對於一年底衣食不致發生多大問題，不像歐美底工業國家，幾百萬工人一天沒有工做，一天便沒有麵包吃哩！

(4)「中國人家庭觀念最深；在中國家庭底重要無以復加。雖在近年革命時候，秩序紊亂，內地人民尚能照常生活工作，多賴家庭式的社會組織。由一家進為一族，守望相助，故能相安無事。今共產主義破壞家庭制度，中國人生活底根本組織將因之毀滅，豈能引起人的信仰！」不錯，我們中國底家庭制度確是共產主義底勁敵；因為我們的家庭觀念已經根深蒂固，那容得共產主義來破壞毀滅呢！

(5)「新中國政府又會屢次明白宣佈殲滅共黨的決心。征勦工作近來且很能進展。」這也有很顯明的實事作證：南京政府成立以來，第一步急切的工作

便是創共。去年蔣主席親自出馬，誓必不與共戴天的精神，真值得我們人民底稱佩了。誰知可惡的共匪又乘着武漢底災民在洪水中哀號，東三省在暴日鐵蹄下蹂躪淞滬，在頑日炮火下焚燒的時際，更盡力做牠們破壞的工作，以致使國府受着「兵臨城下」而不敢硬然出戰的恥，真使我們軍民一致痛心疾首！於是國民政府以爲若要把強暴的頑日從東三省趕出，必須先宣佈共匪底末日；不然，既無力平內亂，怎還有勁禦外侮！因此又決定大規模的剿匪，務必使若大的中國沒有共匪藏身之地；然後對於頑硬的日本纔能行相當的懲罰呵！

以上都是剛大主教安慰我們的話，教我們不要悲觀敗興；這種天性良善的偉大民族是不能作赤色主義底犧牲呵！但是他老人家不單用慈父底心腸安慰我們；要用領袖底資格給我們頒佈我們的責任和義務呵！第一教我們尊重正當的統治者及爲政府效忠；祈求天主降福政府底工作，使中國民衆底秩序，平安，

道德與物質的幸福及早實現，且永世無疆！第二教我們同心努力把已經建設了的工作，如組織公教教育聯合會，公教進行會，設立公教大學和傳教區內底各級學校，發行優良刊物，盡力向中國介紹公教社會學底純全原則，教宗通諭與他種公教作品底繙譯流傳，中國固有學術底公教解釋以及盡力發散反唯物反赤化的傳單等等工作，都該擬定大規模的宣傳計畫，預備實行；務使我們能用全付忠實的精神，助政府抵抗危害社會的謬論，並分擔建設新中國純正文化底工作。我們全中國可敬的信友們，都該在剛總主教指導之下努力工作，滿全我們這兩種偉大的責任和義務，與政府同心同德地剷除這萬惡的共產黨，然後纔能有一天我們都興高彩烈地同呼：中華民國萬歲！中華公教萬歲！萬萬歲！

剛總主教與拒毒運動

張吟貞

鴉片是一種毒物；人若長久吸食牠，一成了習慣，那人便形體上，精神上，全受了傷損，血也枯，氣也弱，腦力也灰頹，飲食也減少；一切的事務，做得都沒有精神，還怕也不暇的去做了，生活着也沒有意味了。一家之中，若有吸食鴉片的，那家必要產敗家傾，教育荒廢，道德淪喪。這等家庭。設若數目多了，那一國的衰弱，必要即刻發現。

我中國全國人民，爲甚麼有一些，在公務上做事，不認真的，爲甚麼公德的心，無形裏那樣薄弱？我不敢說，全是因爲國民染了鴉片荼毒，但十有八九，還就是因爲這個。

我國政府，眼見這類毒害，從早就公開的禁制鴉片；但可惜至今沒有盡量的剷除了牠。自從明朝末年，神宗皇帝時，鴉片傳入了我中國；最初時，是單發見在朝廷裡，後來漸漸流入了民間。到了清雍正時，已頒布了吸食鴉片的禁令；在此時，輸入的額數，還算不多，及至乾隆時，英國的東印度商會，取得了獨擅中國貿易的特權，印度又正是鴉片的出產地，於是鴉片的輸入，便日增一日，民間被牠的毒害，也日甚一日了。嘉慶時，屢下嚴令，禁止輸入鴉片；但終於沒有收效，因為專制時代，人心閉塞，當時就有很多的好商，受賄私運。道光十四年皇家的禁輸令愈嚴了，遣發林則徐去廣東（因為從前廣東是海外通商最重要的咽喉），實行杜絕鴉片貿易的政策。林則徐到了那裏，看見有從英國運來的鴉片二萬餘箱，他便勒令盡數燒燬了，同時還照罰例布告了各國：凡商船有夾帶鴉片入口的，應當船沒貨失，人即正法。美葡諸國，已經全依從了；英吉利獨不以為然，則徐同英使嚴正交涉，迫他

從命；後見英人跋扈不遜，則徐下令給他們絕糧。於是衝突益甚了，道光二十年，雙方就起了戰爭；沒成想，後來我方屢戰屢敗，腐敗的皇家，便軟化了，無心憤力擊敵；遂在當年，同外人結了南京 同虎門 兩條約。如此，鴉片的戰爭，算是結束；自從那時，我中國國家的元氣，就勢如破竹的，大見損傷；我國與外人通商的門戶，既是開放了，一切毒物的輸入，更難禁制了。

現在幸慶清 遜了位，我中華同胞有了如今的民國，得了吸些新鮮的空氣。但不幸的，是民國初興時，內亂頻作，戰事許久未斷；於是外商便乘機輸入毒物；更不幸的，是各省軍閥，又強迫人民種植鴉片；因此，鴉片的流毒，就傳染了中華 民國，愈傳愈廣，到了眼下，鴉片這種毒物，幾乎成了國產物。請看川 雲 貴 三省向來稱爲鴉片的著名 產區，人民對於鴉片，簡直如同米麥 的那樣需要。豫 陝 甘 三省的土地，多半是選擇那肥沃的，栽種鴉片，替代五穀；竟至於釀成了年來的大饑荒，人民的

生活，異常慘苦。山東及兩湖兩廣和蘇浙贛的烟苗，到現在也沒有肅清；而且晉省的烟苗，目下更繁盛的說不來了。

可見，鴉片的毒害，簡直是普遍了我們中華民國；海內的官僚富戶，有幾個是不吸食鴉片，不習用嗎啡這類毒物的？幸晚近國民黨北伐成功，打倒了一切軍閥；同志們沿照總理的遺囑，努力實行禁絕鴉片的運動；民十三，已在上海有中華國民拒毒會成立。但是天主教會在中國，百年來，雖然也不斷限制教友吸食或種販鴉片，却沒有發起過拒毒運動；更沒有人提過愛國二字。

總主教一到了中國，頭三句話，便是曉諭我民衆：「努力愛國救同胞。」這話的實行，在於和全國同胞，合力同心，為國家實地除禍難，造幸福；總主教本身來華，也無非是為指導，襄助，以實現這樣動作的。今且不必說，他在去年，中國水災時期，向教皇上疏，陳明中國的水災，請求賑濟一事；也不用說，他在中國國難的起初，即

命全國主教神父，共同祈禱天主垂憐；更不用提前年兩位義籍教士在華無辜被殺，總主教電請義政府，不要索償。這一切等等的事實，全不必提；只說我中華國民拒毒會成立的那年，正是在華的聖教公會開議的當年；總主教奉委作大會的主席，首先倡議禁絕鴉片，還規定了議案七條列在大會的議決案中。

在第一條上，即議決案第四三一條，把聖教中央部的明文訓告各地方司牧，並勸諭他們，齊起來攻擊鴉片的陋習，拔除鴉片的流毒。四三二條講論種販賣鴉片的動作，因流弊滋生而被禁。四三三條說明，若欲取鴉片當藥材用，要十分謹慎，不可使他的量數過度，又說，已染了烟癖的，若真離了鴉片，有礙生活，必不得已而用之，宜嚴格底守節制，決不准隨意濫用，致於毒害滋生。四三四條宣告，爲入子的，如不得已而種鴉片，當受何等待遇。四三五條說明，如丈夫或兒子種鴉片，做人妻或爲母的，該怎樣對待。四三六條述信友地主，租賃田地與外教人，當有的注意。四

三七條，聲明，信友若被武力迫挾，種植鴉片，當存何樣的態度和準備。

總主教制定了這些議案，過了六年，又在一九三一年上，十月二日，爲各教區從速，一致抵抗鴉片計，用以下八則，函告中華全國司牧：一，聲明了聖教對吸種，販鴉片，或類似毒品的信友，或預備進教者，所有的懲罰。二，聲明種，販鴉片，在中國現在社會上，是一種反道德行爲。三，訓告人講解聖教要理時，當說明鴉片及一切毒品，在道德上，所有的流毒。四，提明了，在公教學校出版界，當極力作禁絕鴉片及其他麻醉品的宣傳；又訓諭各教區，在拒毒運動上，要恆久與政府合作努力，堅持到底。此，外總主教又在今年，六月十二日，勸告輔大的學生，暑假期內，要人人加入拒毒運動，實際爲祖國造福。五，明言各教區，同政府當合作努力，推廣中華國民的利益；這正是傳教，應有的功作。原來我們傳教，無非是爲民衆，實際造福的。六，聲明公教教育聯合會，即將刊發拒毒傳單，和宣傳小品，分送各教區。七，報告拒毒會主席，

這就要實地同聖教合作，力行宣傳拒毒。又說國聯拒毒總部，如何在這份功作上，信賴公教機關。八、總主教表現了，他體恤我中華國民被毒的心腸。還說，一切禁絕此種流毒的根本強制辦法，願中華政府執行。

從此可見，總主教是如何盡力，為我中華社會謀幸福！況說，他同拒毒會合作。也不是從今天起的。據該會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四日，致天主教會電稱，當該會發起倡組時，剛總主教已經致書，表示贊同了。又在一九三〇年上，該會託陸公徵祥，代達羅馬教皇，請訓令在華公教會，一致加入拒毒運動。聖父給陸公回電，加了一番勉勵，表示了他的慰佩和滿意，並許以同心努力，以後，便開口稱述了剛代表在公會的議決案各條，從此又看出，總主教為我國民這樣努力謀幸福，如何體帖了聖父的慈懷！

那麼，凡我中華政府一切有益國民的建設和功作，也就是我剛總主教願中

所有的建設和功作；換言之，總主教來華，惟一的目標，就是實地爲我國民造幸福。那麼，政府的目的是在此，總主教的目的也在此。誰能想，在利國福民以外，天主教還有別樣野心呢？不過還希望在這好公教裏，別出些奸徒匪類；人人都順從教會的指導，個個全抱定了公教的真精神去動作罷了。再看剛總主教電告全國司教的第八條上，明明說了，教會對拒毒的一切根本強制辦法願付政府執行。又在孫總理移葬的那年，總主教也未會忘了前去，成禮致哀。去年來羅馬，數次的講演，無非表揚我中國的文化，和宣傳他對我國前途的樂觀。

看來，總主教的心神和情感，已完全同我國民融合結聚了。啊，這才是天主教的真精神！這才是教會的大主教！這樣的人傑，才是那基多福首的傳送者！我中華同胞，幸遇了這等總主教，我們對他該如何敬仰致謝呢！

範圍人心，鼓勵國民真精神的，也無非是一個好宗教。今後我中華民國，在社

會的建設上，有了勢力不足處，如果常能借助這樣的好宗教，同他和衷共濟，我中華民國的康強，一定是要兼程並進。吁！得我民心，謀我幸福的剛總司牧，我中華同胞，不禁的齊聲向你歡呼說：

萬歲萬歲！主賜萬歲！

附
加
文
字

王老松樞機

蔡任漁

人事的難測，生命之無常，千變萬化，玄奇怪妙；簡直有如夏雨秋雲！

宣化趙懷義主教，乘歡來羅馬，受教宗比約十一世的親手祝聖，興罷返祖國，爲聖教殷勤籌劃，爲宣化努力建設；前途正抱着無限希望與光華；然而抵任視事，尙未一年，便於夢想不到中去世了！中華聖教六大砥柱，倒了一座；宣化數萬信民，失了善牧！集寧張智良主教，「德純學碩，年富力強，代牧集寧以來，勵精圖治，成績昭彰；」然而「天主教上智叵測，任事未三年，卽長辭人世！」「主教班弱一健將，華教胞少一瞻仰。」（益世主日報哀悼張智良主教）至若我傳大三十餘國學生所敬愛之慈父，中華百餘教區所依賴的總領袖，環球傳教區域數千萬信友所目

爲紅衣教皇的部長——王老松樞機——今日對這數語，也都字字同一應驗了。

月前的王老松樞機，還能來傳大別墅，舉行祝聖五品禮；還能給我們舉行聖祭，及分賜「天神之糧」；還同我們同堂共飯；還慈顏可親，對我們訓話勉勵，然而月後的王樞機，則口不言，心不動，目不見耳不聞，與世永別了！自是安睡在威登城救贖會的墳場裏，除一美麗的墓碑，上書着「會宣揚基利斯督於萬民，爲人良善，忠於衆事之威廉瑪利諾樞機王老松安息於此——生於一八五四年九月三日，卒於一九三二年八月卅日——請衆爲彼祈禱。」與他朝夕不離形影相弔外，已無他人與他暢談，或伴隨着他了！哎，人事的離測，生命之無常，再四思味，益覺「哉斯言」。

王樞機畢生行狀的略述。

王老松樞機。(W. M. Card, van Rossum) 荷蘭人，一八五四年九月三日生

於約里 (Zwolle) 地方。年少便進了救贖會精修；一八七四年發終身大愿；在威
| 登城 (Wittem) 神哲學卒業後，領受鐸品，奉着上司的委託，任威城救贖會公
| 學學監校長等職，經歷若干年。一八九四年會長知他德行出衆，學問廣博，特召他
| 來羅馬，創辦救贖會神學院。那時王老松司鐸一身受着這個重大職務，極力籌畫
| 建設一切，結果大得上司的信任。一八九六年這大能有爲的王司鐸，竟被選爲最
| 高聖職部顧問；一九〇四年又兼任聖教法律編輯主幹，成績昭著，功勳偉大。一九
| 一一年十一月十日教宗比約第十遂選升爲樞機。同時派他爲聖職部咨議部教
| 育部及傳信部的委員；一九一二年奧國舉行國際聖體大會於維也納，京都王樞
| 機被任爲宗座欽使。一九一五年華怒德利樞機 (Card. vanutelli) 逝世，王老
| 松樞機繼他的位，任聖教部部長。一九一八年移升傳信部總長。同年五月十五日
| 在華諦爾西斯底納堂於教宗本篤第十五手，領受主教祝聖禮。一九二八年夏前

往北歐冰島等處視察教務，受了那裏君王的熱烈歡迎，殷勤招待。一九二九年王樞機晉鐸五十週年慶，教宗親函致賀，嘉獎他的傳教功勳。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九日躬行祝聖傳大新堂，歷時五六小時，不辭一切勞苦。本年七月中來傳大別墅祝聖十餘位五品。七月末到南斯拉夫瑞士等處休假一月。八月十九日丹麥舉行空前首次聖體大會於哥本哈根，王樞機被邀，惠然前往主禮。十八日偕同匈牙利韓樞機 (Card. Hlond) 到丹京，十九日晨在耶穌會大堂爲小童行聖祭。聖祭中，親送聖體達一千人以上；後參與宗座大禮彌撒，彌撒畢，又躬捧聖體出遊，並舉行大禮聖體降福；當時韓樞機見他操作這些事項，料他必困乏萬狀，難以支持，即要求助他；但王樞機堅辭曰：「我尙覺着有力！我尙覺着有力！」丹麥聖體大會告終，王樞機回荷蘭省，視他的胞妹 Gerula 姆姆 (仁慈會修女) 及本會會友等二十八日猶不辭勞苦，在尼梅葛 (Nimege) 城祝聖山西大同第一任宗座代牧鄧

主教。(Br. Joosten) 其時衆人知他精神困乏，軀體不佳；請他在祝聖中，可不必高唱序經，祝文。但王樞機始終抱着克苦的精神，行禮如儀，高唱一切。無如聖禮一完，王樞機因勞碌過度，精力盡消，遂感受糖尿症。臥床歷四十小時後，即蒙天主召其靈魂到天國領受百倍賞報去了！

王樞機的傳教工作

王樞機自從受任長傳信部後，他的一切言動，無不爲着傳佈福音着想，無不爲著廣揚基多之名經營。計十四年來，因着他的竭力建設，傳教區域，增加了新教區一百三十餘處；增加了傳教士四五千；增加了本籍鐸曹四千餘；增設了本籍教區十六處；提議頒發『夫至大至聖』及『聖教會已往之成績』二傳教通諭；提倡一九二五年聖年傳教區展覽會，成立今日拉特郎宮傳教區博物院；設立國際信德通信社，宣傳傳教區消息；建造傳大完備新校舍於聖伯多祿殿側的耶爾谷落

崗上。多收國際優秀學子……這些都是王樞機的永垂史冊的偉業。他若委選本籍主教推重本籍神職班，擴充宗座傳信會，聖伯多祿為資助本籍神職班會，聖嬰會，也都因王樞機的直接或間接努力始達成功的。羅馬觀察報九月一日社論中有云：「王樞機長理傳信部時期，可謂為傳教事業進行的黃金時期。」又云：「王樞機的遺貌，即係廿世紀傳教事業發展史中的最大背影。」這話說來，真是「信而有徵」。

還有一層，吾人應當注意：王樞機對傳教事業之苦力經營，不獨在本性方面努力；超性方面，他尤為致意。他用着超性的眼光，明瞭歸化外教，救人靈魂這件事，非有天主聖寵合作，不能達到事半功倍。所以他就異常熱誠有恒底去履行一切神修工作，來資助傳教事業的進行。每天清晨四點鐘他必起身，舉行聖祭前，到堂誦經默想必二小時；行聖祭時，恭維誠敬，非大有聖德者不能做到。彌撒畢，他跪在

台前謝主，並擬定一日方針，後率領僕人秘書等公誦玫瑰經，完後方出堂操作。年中他至少須舉行八日避靜神工一次，停止接見一切賓客，雖親至私人秘書自己僕役，他都一並謝絕。此外王樞機每年暑期來傳大別墅避暑時，校中無論舉行何種聖祭降福，他必親臨參與，從未缺席。合掌端跪，懇求「爾國臨格於地，亦如天焉！」本月初觀察報有下列數語讚稱他說：「王樞機的最大秘訣，在他的偉大聖德，及其祈禱生活，傳信部本公署成了他的精修聖殿，終日默思永遠真理，審察司鐸生活，探悟司牧使命，其人確係天主所有也。」傳信部秘書長沙大主教於九月十八日在傳大追悼王老松樞機演講中稱他以：「你們的聖樞機，」「熱心樞機，」「天主及世人所寵愛的人，」「傳教士的模範人物，」這些都是有實有據，絕非過譽之談。

愛護中華民國

十週紀念論文集

我國現有傳教區百廿餘處，要算全球最大的傳教區域；信友共二百餘萬，爲數亦屬不少；王樞機關懷教務，由是也極愛護我中華。對中國的一切光榮，幸福，興盛，無時不垂念掛慮，無時不竭力提倡。十四年間，傳教區增設了新教區百三十餘處，而我中國竟佔得五六十之半數；傳教區增加了本籍教區二十餘處，而我中國竟佔了十六處，至若『夫至大至聖』及『聖教會已往之成績』，二通諭的頒發，其根本原因，亦係爲着中國傳教的利益而通告。我們述敘到這裏，胸中便回憶到去歲九一八事件發生後，暴日出兵進攻上海時，我十九路軍持義抵抗，大獲勝利；王樞機聞悉這個捷報，便喜形於色，對傳大中文教授于斌司鐸說：『勇哉中國將士！壯哉中德軍人！』王樞機的愛護中華聖教，愛護中華民族，從此可見一斑。

優待傳大華生

傳信部大學的設立，係爲『招集各國有志青年於聖京，授以聖學，導之進德；

異日在世界各地宣傳或堅固信德。（物爾明第八通諭）牠於今已有三百餘年的歷史，產生了許多傳教士，致命主教，樞機，現在有學生三十餘國籍，內中華生佔最多數，——三十六位，——王樞機對這卅六位華生，視若中國各省派駐聖京的卅餘位代表，格外寵愛，特別優待，怕他們旅居羅馬多年，忽略了本國文學，他便特別設立中文科於大學院，聘請中文教授。想他們資財不足，或無從購備，又破格買了中文書籍多種，供他們暑期誦閱。每次于斌司鐸前往拜謁時，他必先詢問傳大華生怎樣安平否？……每年暑期，他必有一次召集華生到其寓房叙談，訓話，凡此種種，均為他國人士所不能享到的例外特恩。去歲十月初二日傳大中華學會開會時，他雖口不會說一句中國話，目不識中國一個丁，但情願駕臨會場，特為這區區學會，舉行閉幕禮，並親致訓詞等。請想他寵愛華生的心情，與華生所受賜的光榮達到什麼地步呢！

王樞機在中華學會訓話，歷時廿餘分鐘。大凡對於華生的希望，引導，勉勵，……他都完全談到。我現在照當時特派記錄員羅光君的存稿把牠和盤托出，王樞機傳對大華生的遺訓：

「親愛的中華青年，我們明白，今天我們蒞會參禮帶給你們的高興和榮耀，你們說，區區一個學會得到聖教會的大臣，傳信部的總長降臨，真算無上的榮光與造化，可愛的青年，這也不錯。傳信部長從來沒進過學生們的私學會的，但是你們該明白，今天蒞會參禮，為我們本身也是一樁極有慰藉，極堪歡忻的事。你們有志的青年們，不是日後中華的宗徒嗎？中華的宗徒，是天主光榮的工作者，你們於今組織的中華學會，是謀這件神聖事業成功的訓練所，所以我們今天親來參與中華學會，行閉幕禮，事實上滿有充分的理由！

「你們今天的演講，誰也知道我們不能懂到一個字，但是照演講員的面貌，

的表顯，與手勢的暗示，我們悟會到一種喜悅感恩的心情。在裏面活動，更是多少
次用意語提起當今聖父的名號，越見得你們對於聖父的愛戴，最可愛的中華青
年，我們於今再給你們幾句快心的話。我們愛你們並你們的祖國，有什麼理由呢？
原因是追從當今至尊聖父的厚意，他對於遠東美華博大的中國，懷着怎樣大的
愛情，怎樣大的希望？欲使中華庇覆在基多的真理中。你們只憑心一察，看他對於
中華的幾種偉大計畫，便認得清清楚楚了。

「我們感謝你們學會的會長，感謝今天的演講員，此外我們也感謝你們全體；
你們用東方的美而且悠的東方歌，表顯了你們心中所有的滿腹情感……」

「再說，我們今天到這裏來，是參加中華學會的閉幕禮。既是爲中華學會而
來，所以也應把關於中華學會的希望，宣告給你們。你們是中華修士，爲這個緣故，
我要求你們每一個應用心研究中文——研究你們的本國文字——你們的本

國文字，已有了幾千年的歷史，在世界文化中牠佔有高尙的位置。傳大的中華青年，自然該盡力攻讀哲學，神學，聖律，聖經等科。但必修科裏，你們的本國文也該佔一重要部分。因為牠對於你們的「宗徒事業」，有密切的關係；你們爲研究本國文，應不惜犧牲精力，從多方面下手；你們練習語言，不要學着鄉人俗子的句法，該至少表現出你們是受過高等教育，是智識分子。你們也該注意操練口才，希望日後能有漂亮動聽的演講。最要緊的，你們應通曉文學，發表思想，造成自己成一全才。因爲司鐸是領導社會的人物，你們回國去了，國人都恭維你們是哲學博士，神學博士，然而若你們竟開口說不出一段明瞭流利的話，竟提筆寫不出一篇順暢清白的文章，那就苦煞人了！再進一層說，你們出國留學，就好比做生意的商戶，到外洋辦了貨物，要運回到本國去賣的。如果你們竟不明瞭中國話，竟不精通中國文，縱使你們學富五車，博究天人，其實能辦得什麼大事呢？你們不獨當有學問，還

應學習能去賣這個學問！

「最可愛的青年，勉力罷！回國之前，務必要達到國學通順；在學年期內，你們沒有多餘時間去研究國學，然而暑假期內，是自由攻讀的日子，你們多費點力，多費點時間，瀏覽本國書籍，練習作文，使你們腦中的思想，能夠用文字和盤托出，你們該將「羅馬公教精神，建設在你們特大的祖國裏，造成一「羅馬公教文化。」你們的教授于斌司鐸，他對於本國文字，既有深到的研究，你們只須努力服從他的指導，那麼我們相信將來必有成功的希望。」

親愛的傅大中華同學，這位聖德高超，學問廣博，愛護中華，優待我輩，轟轟烈烈，名震世界的王老松樞機，已經逝世升天，與我們此生永別了！然而他的可死之軀體雖死，而不死的精神猶存；他的聖德，學問，偉業，愛情，特恩……件件都能使你們流淚感激；處處都能給我們仿效愛慕；我們緬想他在生的芳型。

回憶他當日的春風，實有憤然興起，步法後塵的必要。傳大同胞，其共勉之！

九月廿日王樞機逝世的第三週

草於傳大別墅

追憶先師張智良主教

楊瑪竇

是一個暮春五月的清晨，我對着書案坐的時間太長了，覺着有些疲倦，無意中出了屋門，走向穿廊的盡頭，附在洞開的窗前間望。那天的天氣是淡灰色的，城中的樓房被一縷青烟包沒着也望不清楚。院中鋪滿了亂蓬蓬的雜草，無鮮花，無鳥鳴，除了街上斷續傳來的汽車喇叭聲。其餘都是靜悄悄的。只有一片片的薄雲被微風吹着從太陽底下輕輕的逝過；遠近的樹稍綿綿不斷的搖擺着……忽然

背後有人招呼了我一聲，我轉過頭來一看，却是集寧同學H君，他的頭往下低着，臉也帶着幾分憂感，走到跟前，把一封信遞給我，並告訴是于斌司鐸昨晚寫來的。我隨手展開那封信，不覺打了個冷戰，信的開始便說：「嗚呼痛哉，夫子去矣！」然而我靜着心，接續往下念，却知是張智良主教一命歸天了！這個不幸的消息是傳信部由中國接到的電文，並沒有提張主教得了什麼病。我當時也不知是悲哀是失意，我的心靈彷彿墮了在無底的深淵裡。我感嘆張主教今年才四十五歲，在集寧任職才三年，他的學識，他的經驗，竟這樣快的隨着他的屍骸歸入墓中去了！不過，我又一轉念，天主教智的措置，自然是有惠於人的；況且張主教的功德不死，他草創的事業也要永留在人間，這個爲活人也算一點慰安。但不知怎的，自從他的噩耗傳來之後，我總覺他的清影時刻盤旋在我腦際裏，想像中也一重一重的回快起他那舊時的笑容來。其實，我做了他的學生祇三個月，我來傳大的那年，正是

他聖主教歸國的那年，但我由他得的印像却是非常深刻，我想永遠也不會磨滅的。

一九二九年正月下旬的一個早晨，空中下着浙瀝的小雨，天氣格外寒冷，那天是我來校後的第三天，也就是我初上講堂的第一天，那天十點半鐘，湊巧是個中文課，我升到三層樓上，看見一位長髯闊背的老者，肩上披着一件絨呢大衣，右手提着一隻沉重的書包，同一位高年級生在南北的穿廊內來回踱着。旁邊還有人給我介紹說：「這是張神父，我們的教授。」我走上前去，握了他的手，我見他在圓胖的臉上向我微微的發笑，露着一種和藹可親的儀容，他那光潤的額上並沒有綉紋，濃眉之下有一雙明晃晃的眼睛，罩着一副白絲眼鏡，頭髮已經稀疏了，但還保存着黑的顏色。由他的發問，我給他述了些關於路途上的景況，和我本地的一般情形之後，我們遂進講堂了。他把書包放在講台上面，自己却站在下面，同學

們圍成一個半環式，先做幾分鐘的談話，不拘是教會的是國家的新聞瑣事都要涉及的。室內瀟灑着融和愉快的空氣，使人頓時感到一種家庭父子的風味。年青的學生們，背井離鄉，來到國外，遇着一位老人撫育提攜，噓寒問暖的，真如小雛得了母雞的覆翼是一樣的，異地作客的苦簡直嘗不到了。

過的不到兩個主日，大概是在二月二日的傍晚，有的同學去城內朝拜聖堂回來的。報告說張神父已被任爲集寧主教了，他們遇見了他在路上。第二天，學生們便去給他道賀，開了個談話會，他等大家都坐好了，便述起王樞機召見他的情形來，很有趣。他說：

我一進門，樞機主教正在那裏坐着，我還沒到跟前，樞機便發言了：「張主教恭賀恭賀！」我當時不知這種稱呼是從那裏來的，所以很驚訝的發呆了……

……

當他講這段故事的時候，會話室裏滿溢着繼續的笑聲。

「至於集寧教區呢，」他接着說：「我在國內早已認識，傳教士的數目不多，還不是難題，絕大的困難是目前的飢荒，我如今正計畫着在歐洲募點款回去呢……」

自從他聖主教的消息宣佈了之後，事情也格外忙碌了，他一面準備受祝聖禮，一面又得準備歸國。但他還是照常來傳大授課，課堂上談話的趣味更濃厚了，資料也加多了。關於他聖主教的準備每次必要提及的。我還記的他說：

「這幾天接到的賀函，已堆積成山了。我不能一一答覆。特想了個經濟辦法，草成了一個法文信稿，交給××印字館去排印，不料那個排字先生不識法語，我已校閱三次了，還有錯誤呢……」

他常爲了幾件很小的事同學生們商議：

「紀念像是購墨色的好呢或是購五彩的？我想中國教友們沒有藝術眼光，還是歡迎紅紅綠綠的吧！」

「像上印的標語，我看宗徒大事錄上那句「施捨比領受更叫人有福」的意思很好。」

「至於行祝聖禮的地點，王樞機決意讓我自定，我心思本校的小堂更適宜。來賓參禮的你們也可招待……」

——很好，很好這裏適宜——學生們齊聲答應表示十二分贊同。

「你們看這個戒指，」他從衣袋裏取去一個白色小方匣來，「你們看這種顏色怎樣？」

——這是寶石的嗎？——同學們傳着看，有的套在自己手指上試一試大小。

「是的。價值也很高，不過是朋友送的。如果這種顏色不稱意，還能再換……」

……」

——但是黑色不很好吧？——

「我也是這樣想，那末……」後來果然換了一個紅寶石的。

在最後的一次課堂上，同學們給他獻了一個赤金十字。他表示極深的謝意，並親吻了十字上嵌着的苦木，他說：「我將來把他佩在胸前時刻要紀念你們。」

四月十四日他的祝聖日，那天在傳大的小堂裡有很莊嚴的禮節。部長王樞機來主禮，兩位襄禮的是秘書長馬而該的主教和現任南京惠主教，來賓參禮的擁擠了滿堂。禮節過了兩小時才完了。上午，他同王樞機留在本校用午餐，學生們給他做了熱烈的慶祝。關於這一切，當時的報章雜誌已詳載無遺，這裏沒有再述。

的必要了。但我還願追憶他那天把賓客們送出去以後，給我們說明那句有趣的話：「歐人握手時用力太猛，我手上帶的戒指又很大，所以握的手指生痛了。」旁邊聽見的人沒有不發笑的。

聖了主教相隔的日子不多，便到他起程歸國的時候了。我們的情愫也就急轉直下的由快樂變成了悲哀。他臨行的前天晚上，來到校裏做了最後的一次談話。他坐在會客室裏那條靠牆的紅緞長椅上，別的同学們皆對面圍坐着。他用了很多的言語慰勉我們，授給我們將來立志求學的大計，又道了些關於路途上的事情，和他大概要經過的地點。我只見室內的笑聲漸漸的消沉下去了，所充滿的惟有別愁和孤寂，衆人的面龐上都似被什麼憂悶侵襲着。說來因為時間有限，天色已經昏黑，才見他由長椅上站起來，向大家一一道別，臨出門時還說了幾句客氣話：「我們雖然暫且離別，但後來會晤的機會很多。你們歸國之後，若到了我那

裏務請你們多勾留幾天……」

我們送他出了學校的大門，彼此道了一聲「再見！」他慢慢的走向大馬路，一會兒，他的身影遂從衆人的眼光中消失了。第二天早晨，三五同學代表大衆到車站去歡送，直等到了無情的火車把他拖遠了，他們才返回來。從此張主教遂離別了羅馬，別了他在羅馬的親愛學子們，張主教是一九二六來的羅馬歸國的那年已是第三年了。他在羅馬時的任務並不只限於傳大教授，他在傳信部那裡接洽不少的中國教務問題。部長王樞機也很信任他，遇事便去諮詢，很多的重要文件應當翻譯的應當答覆的，部長也委託他去辦理，他才到羅馬時，法語還不精熟，後來自己在公務之暇，用了一番苦心，不到一年，便操着極流利的法語，這樣交際上又除去一種障礙，加上他爲人的忠厚，各界的人士沒有不向他表示好感的，他歸國以後，由他直接簡接的通信，也時常可以得到關於他的片斷的消息。報紙上

也屢次披露他傳教活動的一般情形，去年年底，羅馬觀察報第一頁上用大字揭載了張主教歸化教外人的一段新聞，尤其是認識他的人讀了，沒有不鼓掌稱贊的。可惜如今他已死去了，過去的一切，祇能沉溺在傷感的記憶中！至於他在集寧教區三年來所有的成績，已爲國人共見共聞，由他這一死，集寧教友也成了無牧的亡羊，中國公教失去了一位熱心傳教的宗徒。這實在是我們應爲痛哭流淚的，如今他的一個受業，情願代表他的學生們，含着兩眼熱淚，恭祝他不死的靈魂，永遠安息在天堂裏！並且懇求他代我們後死的祈禱順利！

一九三二，九，三十日

追憶先師張智良主教

二百九十四

69112

